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動物類

動物 動物為有機物之一，與植物同稱生物，有知覺、運動、營養、生殖之機能。下等者，由單細胞構成，與下等植物不能顯別。高等者，由種種細胞構成，複雜特甚。種類繁夥，在世界中之總數，達三〇餘萬種。今舉分類法之最普通者列於下。

動物界之分類：一，脊椎動物，為哺乳類、鳥類、爬蟲類、兩棲類、魚類。二，節足動物，為昆蟲類、蜘蛛類、多足類、甲殼類。三，軟體動物，為頭足類、腹足類、瓣鰓類。四，蠕形動物，為環蟲類、圓蟲類、扁蟲類。五，棘皮動物，為海膽類、海星類、沙蠟類、海百合類。六，腔腸動物，為珊瑚類、水母類。七，海綿動物，為石灰海綿類、非石灰海綿類。八，原生動物，為肉質蟲類、微水蟲類、孢子蟲類。

動物互以精神注射

俗傳蛇能吸蛙，蛙不少動而坐待其食，故云蛇有毒腺，蓋猶是精神凝攝注射故耳。而猛貓伏鼠，鼠常待其食；蟾吸蠅，自入其口，理亦同也。日本宗教大家藤田靈齋曰：「世往往有觸大蛇，或其他動物毒氣而斃者，吾人所常聞，不外此動物所蓄忿怒之情，以襲人精神之虛而已。」

動物可種

秦之北附庸小邑，有羔羊自然生於土中。候其欲萌，築牆繞之，恐為獸所食。其臍與地連，割絕則死。擊物驚之，乃驚鳴，臍遂絕，則逐水草為群，即今所謂骨種羊也。張守節嘗在秦中，問鄂爾多斯貢使，所說亦同，並云此種皆以羊骨種成之，恐古亦當然耳。其種之之法，取羊骨以初冬末日埋地中，初春末日為吹笛咒語，即有小羊從地中出矣。

乾隆時，盛京將軍某駐關東，其地向無蟹、蟹，惟軍署頗多此物。有異之者，請於將軍，將軍笑曰：「此非土產，乃予以人力種之。」法用赤莧搗爛，以生蟹連甲，剝細碎，和青泥為丸，置日中晒乾，投活水溪畔。越七日即出小蟹，取置池塘中養之。欲得螃蟹亦以此法種之。

閩人濱海種蠶，有蠶田，亦曰蠶埕。蓋蠶產卵期在春冬間，孵化後，常隨海潮飄至他處，聚於淺海之岸，稍長，即須移植，故種蠶者常買蠶苗於他岸也。

蚶田，飼蚶於近海之田，待其長大以收利者也。浙東之奉化、福建之莆田皆有之。

有種蠟者，以殼為灰，按時投之，翌歲，蠟叢生矣。

吳中人鬪蟋蟀，有大將軍、將軍之號。大將軍死，必以金為棺，將軍死，必以銀為棺，瘞於後園，則來歲於瘞所復生者，仍勇猛異常，俗謂之種蟋蟀。

老道士蓄動物

康熙時，交趾老道士某結廬潮州之金石，年百歲矣。蓄動物，皆小。有一雞，大如么鳳，置枕中，鳴即覺。一獼猴，小如蝦蟆，以線繫之几。一龜如錢大，置金合中。東莞令錢蔗山大令以埜曰：「雞，陽精也；獼猴，心猿也；龜，神靈而服氣也。皆小者，損之又損也。」

南海子動物

南海子產鹿、鹿、麀、黃羊之屬，雉、兔尤多。

新疆動物

新疆伊犁、巴里坤、喀喇沙爾、南山等處，歲產馬五萬餘匹。天山南北路所產之羊牛駝尤夥。至和闐、洛浦、皮山等處，其毛可為氈毳、氈毳、&~MDHQU;氈之屬，鏤文錯采，爛然奪目。歲輸英、俄屬地，可四五千張之多。

獐、鹿、雉、兔，所在多有，惟大頭羊不易捕得。

內蒙之獸

內蒙古之駝馬牛羊，孳生甚繁。馬以烏珠穆沁旗、喀爾喀左翼旗產者為最佳，雄駿善走，土默特、敖漢所產頗馬次之，四子王旗、喀爾喀右翼旗產者，軀小力弱，為劣。牛、駝以西盟產者為最肥壯。牲畜不喂養，放青而已。冬日草枯則瘠，夏日草盛則肥。牧人乘騎持竿而牧，一人可牧馬五百，或牛羊千頭。牲畜戀群，不至奔逸，且按戶有牲，亦無攘竊之患。

黑毛獸

黑毛獸產於團頭山，身長半尺許，毛黑色，長四寸許，其行如飛。

天目山之獸

乾隆時，有僧志定者，居餘杭天目山。山深處互一二里，榛莽森列，無道路，產沙木，可為枋。豪豬多構巢樹隙，為木工所患。某年忽絕跡，不知所往。山民喜，乃大縱斧斤。有匠某人一荒谷，見一物為藤貫死於樹上，視之，狀如牛，大逾倍，遍體皆短角，長二三寸，灰黑色如羊，角數以千計，頂上一角，紅如血，長二三尺。蓋巨藤多蔓大木，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，角為藤纏，四足架空。且藤性柔韌，無所施力，卒致餓死。始知豪豬悉為所啖，究不知此獸何名也。

海鹽八團之獸

乾隆甲寅六月朔日，海鹽八團大雨雹，海潮既退，有獸涸於輓灘，長可八尺餘，色純黑，毛如海虎，尾尺許無毛，四足如魚刺，頭如駱駝，牛眼，口若塗硃。以槌擊之，不動，以刀示之，則垂淚。土人昇至海口，遂躍入海中。

猩猩

猩猩，體長四尺許，赤褐色，形狀類人，面稍裸出，手垂及地，牡者頸有鬚，下肢頗短，故不善行立。產於蘇門答臘、婆羅洲諸島。其產於非洲者，長五尺許，毛黑而面黃，鼻小而口大，曰黑猩猩，能以全足底附地直立。又大猩猩長七尺，嘗至我國。青海所產之猩猩，毛黑褐色，牡者脣赤如硃，長僅二尺餘，無巨種。性靈警，常升樹作怪聲嚇人。遇獵者，則寂然不敢動，伺機而遁。多產於那木山一帶。

毛人

長白山之大苗溝內多毛人，遍體皆毛。或曰即猩猩也。

野婆

邕、宜以西有南丹諸蠻，皆居窮崖絕谷間。有獸名曰野婆，黃髮椎髻，跣足裸形，儼然一媼也。上下山谷如飛猱。自腰以下有皮，累垂蓋膝，若犢鼻。力敵數壯夫。喜盜人子女，然性多疑，畏罵。已盜，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。其家知為所竊，則集鄰人大罵不絕口，往往不勝罵者之眾，則挾以還之。其群皆雌，無匹偶，每遇男子，必負去求合。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，展轉哮吼，脛絕不可起，集眾刺殺之。至死，以手護腰不置。或剖之，得印方寸，瑩若蒼玉，字類符篆，不可識，非鑄非鏤，蓋自然之文，然亦竟莫知其所寶何用也。

猿

猿，同猿，形狀類人，能坐能立，四肢皆如手，各有五指，前肢長於後肢，無尾。性慧，善模倣，溫和相愛。有彌猴、長尾猴等數種。猿與猴本為同屬，惟猴類有頰鬚，且有臀疣及短尾，猿類無之。以人類學言，猿類人，猴類犬，是為猿、猴之別。

黑猿

衡州城中有一巨黑猿，項繫金釧，相傳為吳三桂府中所豢。至夜，輒入人家竊食，遺毫數口於甑端，其家即發財鉅萬。乾隆時，此猿猶在，每以孟秋月出，踞北樵樓上，嗥四五聲，遂逸，歲以為常。嘉慶初，有野僧取其金釧，遂不復見矣。

狨

狨，一名猯，猿屬也，善援木。產甘肅慶陽山中，隴人呼為金絲狨。粵東山中亦有之。毛黃如金，細軟溫煖，製為裘，可禦嚴寒，祛溼疾。厥值甚昂，不易得也。其產於四川者，能食猴。鼻孔向上，見雲起，聞雷聲，即趨避隱處，取樹葉覆鼻，兩少滴入，輒死。

獼猴

獼猴又名沐猴，亦稱獼猴，面赤色，有頰，毛灰褐色，臀疣裸出，尾短，性善怒。產四川、廣東山中，畜之可馴。

禮猴

康熙末葉，陽朔廣文王某嘗蓄一猴，極馴擾。客至，為送煙，一手持筒，一手持火燂，吹畢，跪後，兩足拱前，兩手作叩頭狀而去。人因呼之曰禮猴。

墨猴

陽朔縣產墨猴，大如拳，毛作金色，兩目爍爍有光，能於筆筒中盤曲而睡。置之書案間，欲使磨墨，則叩案數下，猴即奮然迅出，跪於硯旁，以兩前足捧墨而磨之。使之止，即止。見几上蠟蟻，即捉食之，無或脫者。且能於花盆間拔草捉蟲，搜剔殆盡。性喜飲水，即長日，惟以果飼之。或先以至溼極辣之物入水中，迫之使飲，即挖口磨舌，躁擾不寧者累日。自後見水，即閉目搖首，不敢飲矣。康雍間，蒼梧太守永常曾蓄其一，歷試其技，果然。

猴為羅某供役

餘杭、臨安、武康諸山多產猴，山中入皆蓄而役使之。有羅某者，臨安巨室也，得一猴，自其雛時，即教以雜事，甚靈慧，灑掃則地無纖塵，拔草則根株齊起，煎茶執爨，皆熟習焉。因使承值書房，澆灌花卉，凡枝葉間之蟲蟻，皆一一搜剔無遺。且能握管作粗筆畫，無不肖。

猴受齋

餘杭之天目山多猴，欲齋猴者，先往韋陀廟燒香陳祝，謂某日來山齋猴，寺僧為之懸牌曉示。屆期，主人買饅頭一千枚，置於廟外隙地。清晨，群猴畢集，有一極老者，白鬚尺許，偃偻至。旁有二猴，亦白鬚，相與扶持而來，群猴跪迎。老者南面就地坐，群猴拱手亦坐，寂然不譁。二侍者捧饅頭獻老者，老者食，然後群猴共食。食畢，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。梁履素孝廉親見之，告袁子才。子才欲往施齋，以路險草深，不果往。

猴以石擲人

溫州雁蕩山靈岩寺之左側，有谷曰棲賢，谷中群峰矗立，高可百丈。重樓峰之下，為隱龍障之頂，懸崖突出，約五丈許，人行其下，仰不見天。障旁瀑布飛流，曰小龍湫。瀑下有潭，不甚巨。其畔有岩，橫亘如席，旁刻有「鄭文公會文處」六字。鄭文公不可考，而此岩則因以會文得名。地處幽僻，游者罕至。光緒戊戌夏，有甲乙二人偕至瀑布下，納涼於會文岩上。方談笑間，忽一石飛至，粗如杯，正中甲腿。甲乙大驚，以此間無行人，何來飛石，大愕。旋又來一石，閃乙耳旁而過。乙急從石來方向察之，瞥見隱龍障有一猴，絕高大，正俯首拾石。乙招甲急躲入障下，已為所見，幸在懸崖，四旁無路可通。在障下約一小時，乃作歸計。甫出障，障上之石如雨下，復躲入。逾時再出，石下如前。如是四五次，日暮矣，猴遠去，始免於禍。

獼父

獼父，產蜀中，俗謂之馬猴，狀似獼猴而大，毛色蒼黑，長七尺，人行，健走。相傳遇婦女必攫去，故名。

人同

喀爾喀有獸，似猴非猴，漢人呼為人同，番人呼為噶里。往往窺探穹廬，乞飲食，或竊取小刀、煙具之屬。被人呼喝，即棄而走。

獅子

獅子，猛獸也，產非洲及南美之巴西國，身長至七八尺，頭圓而大，尾細長，毛黃褐色。雄者有鬣，雌者似虎。吼聲達數里，群獸聞之，無不懾服，故稱為獸中之王。古亦作師子。相傳康熙時，西洋某國曾遣使入貢，聖祖命繫之於後苑，旋復逸去。

熊羆

熊毛色或黃或黑，項下有白毛，形如新月，足粗大，前短後長，能攀援登樹，東三省產之，人呼為黑瞎子，以其睫狹而額毛蒼翳覆故也。偶入田壟，拔蘆稜而腋以肘，再拔再腋，則前腋已落，蹂躪徧阡陌，所獲不過一二莖而已。

羆大於熊，毛色黃白，頸長腳高，多力，能拔樹木。遇人，則人立而攫之，俗呼為人熊。東三省亦有之。

熊羆多喜穴居，熊或藏身於空樹中，氣熱薰蒸，冰雪消融，俗稱為坐硯。獵人悉其所在，投以木塊。熊接入，墊坐股下。再投再墊，漸以增高，俟其頂與樹口平，以斧力斫之。若木塊稍大，填塞洞口，可從旁鑽刺以斃之。否則雖彈丸洞胸，血流腸出，尚能掘泥土以塞傷口，奮追擊者致命，故雖精於鎗技，獨力不足以勝之。

熊與虎鬪，必先鬪戰場，拔盡周匝樹木，蹲伺不少動，一若矜其力之猛大者。虎眈眈林木中，不輕出，飢則覓食果腹，俟熊疲，始出鬪，吼哮風從，山鳴谷應。惟熊以力鬪，力鬪恆敗；虎以智鬪，智鬪多勝。獵者遇之，輒先殮虎，蓋熊蠢不知遁，可兩攫獲也。

遇河流，牝熊欲攜乳熊渡之，往往先啣其一去，復取大石壓乳熊於岸畔。若為時稍久，恆致壓斃，或為人所攫。

熊升樹，知上不知下，直及樹梢而跌。跌復上，上復跌，一若練習其憨健之體力者。

青海亦產熊，體肥大，豎其後趾，直立如人，長者達一丈以上。分人熊、狗熊二種。人熊掌圓，能植立半晌，坐於石，前掌不據地，身無臭。狗熊掌長，蹲地而坐，坐亦不能久，臭逼人。

熊性猛力強，能攫取牛馬以為食，嘯聲震林木。善營巢，於石壑中架木為柵。善養羞，不專肉食，穴中積奇花異果。每屆嚴冬，即不動不食，蟄居如半死，謂之冬眠，舌舐其掌不休。俗傳熊掌其一可食，牡左牝右。其一不可食，以冬日常掩其臀也。或云，後蹄肉粗，前二掌無不肥。其體純陽，毛質堅而尖鬣厚，年老者方能寢，壯年人不宜也。

熊挾人至洞

有某者，嘗自玉門關外偕某東歸，一日，行深山中，突值熊，圖匿弗得，遂被挾去。瞬抵一洞，門阻巨石，熊則釋人舉石，洞門啟，以二人置其中，仍掩石而去。時其一人委頓於地，以石隙有日光透入，知此洞頗廣，而貯有羊數百頭。方擬奔逃，瞥見洞隅尚有一熊，坐而假寐，因以匕首刺中熊目。熊遽以掌過中某面，某負痛急走。熊則大怒冥搜，每索一羊，則憤裂之。斃餘羊後，忽悟非某，置弗更裂。某惟於羊群後躡足卻走，偶遇石罅，可容人越，遂奮身以出，竟獲更生，惟同行者不知何若矣。此光緒時事也。

狗熊

狗熊，即《爾雅》所謂「熊虎醜，其子狗」者也。嶺之南，熊有三，狗熊居其一。

熊羆

長白山有熊羆，前身如熊，後身如豕，其力遠過於熊豕，味較野豬為肥美。然不多見，蓋係熊豕交合而生者。

熊膽

長白山之熊，膽有銅膽、鐵膽、草膽之分。銅膽作金黃色，最佳。鐵膽之色灰黑，次之。草膽則相去遠甚。且膽隨月之盈虧為消長，月之□五以前者，力足而體重；□六以後者，力虧而體輕。臥倉者尤佳。夏日食之有腥。

食鐵獸

食鐵獸，似熊而小，以舌舐鐵，須臾便數□斤，即《爾雅》所謂獾，謂其能舐食銅鐵者也。獾通作貊。

一千三百餘斤之羆

康熙時，聖祖幸口外打圍，遇二羆，人不能勝，召獅子攫得之。老獅子盡而斃，小獅亦逸。其羆皮實之以草，置雍和宮殿庭，懸牌於腰間，一重一千三百餘斤，一重八百餘斤。

貔

貔，形似虎，或曰似熊，毛色灰白，遼東人謂之白羆。雄者曰貔，雌者曰貅，故古人多連舉之。

豺

豺，亦作豺，與狼同類異種，狀如犬而身瘦，毛黃褐色，口吻深裂，尾長下垂，其身有臭氣，吠聲能聞於遠，性之殘猛與狼同。產於青海者，土人呼曰木狗。其種少於狼，而皮毛較粗，不如狼皮之適用。

狼

狼，狀類犬，毛色深黃，頭銳喙尖，耳尖直立，脊毛長，頰有白色小斑點，後足稍短，尾粗大下垂。性猛惡，饑則襲人，常食哺乳類、鳥類動物。產於蒙古者，毛色蒼白，間以黑色斑紋，嘴較寬。產於青海者，土人呼曰山狗。食屍多者，毛作紅色。出入成群。

狼噉人

齊、魯間故多狼，每藏深林中。噉人獨行，躡足尾其後，舉前足加人肩，人回顧，則噉喉，斷其喉管而死。然性甚怯，見兵器，則遠遁，故行旅皆佩刀以行，覺有物加於肩，出刃揚之，狼遂他去，人不敢追，狼亦不敢復來也。有輿夫夜行山中，忘攜兵器，行數里，狼來，輿夫不敢返顧，亦不敢前行，窘甚，乃以兩手握其足。狼撐持，不得脫，張口嚙之，輿夫下伏以避之，狼首乃在輿夫頂上。輿夫急起，以頭頂其口，負狼而行。狼初尚以後足踢輿夫背以求脫，輿夫持之益急。久之，狼不動，輿夫疑其詐，不敢釋。及家，家人紛執之，則已斃矣。

狼為犬所斃

桐城西鄉狼最多，某家畜一黑犬，秋日，小兒戲場園中，狼從容自外入，村人亦以為犬也，不之覺。狼矚人不備，亦弭首搖尾作犬狀，潛近小兒。犬望見，遽遮以身。狼左右伺之，犬亦左右遮之。盤旋良久，小兒駭而號，犬亦狂吠。眾聞聲趨至，狼自竄逸，犬自後嚙斷其脛，遂獲之。犬背創於狼，血淋漓然，未幾亦斃。

狼得間搏人

夏夜，村婦攜兒納涼，狼起於前。婦抱兒，走且呼。狼迫及，躍撲婦肩，婦不顧而前趨。村人以火至，則懷中兒已失其首矣。蓋狼之來也馴如犬，得間則搏，驚於虎，其脫也，狡於狐。雜犬中，人往往不辨，惟犬識之，輒吠而逐。然非人助之，為力終不敵狼也。

狼貪食豕而斃

關東未闢地多虎狼，民患之而為備。一婦高懸豕肉於土窗上，侵曉，狼至，方狂嚼間，婦以最利鐵槍由窗洞其腹，斃。鄉人得此法，斃狼甚多。

狼叩門

道光戊戌，凌循南宰宣化之龍門縣，縣治多山，時有狼患。庖丁某暇日假歸，夜聞叩門聲，出視，久之不返。妻喚之，不應，呼兄嫂同出視之，則有一狼方倚牆人立，某雙手扼其喉，見人若不相識，猶扼喉作用力狀。眾視狼已斃，喚某問故，曰：「頃聞聲開門，則狼人立相撲，乃伺隙扼其喉，以急迫，忘呼救，不意狼之遂死也。」

狼為胡某所賺

遼東多狼患，嘗百□群行於途，行人或遇之，輒飽饞吻，雖寸骸點血，無幸存者。土人設陷阱、置火銃謀捕獲，而狼殊狡詐，每望阱卻避，從無蹈其機者。轟以火銃，煙未消而狼已近，捕者反為所傷。土人雖苦之，顧莫可如何，惟相約途行者必結伴持械而已。有胡某如者，吉林新城人，以負販為業。宣統辛亥冬，自新城販鞭爆□餘萬歸，時將日暮，途經雞楓山，遙見狼數□頭，自山中出，伸舌露牙，盤踞於道。胡急反奔，群狼逐之。胡狂奔□餘里，見道旁有莊院，雙扉虛掩，推入覘之，室無居人，僅一院落，蓋土人堆置新割麥處也。念避此，必為所困，反身出。見門首有麥團，高六尺許，乃躍登顛而息，伏其輿以覘群狼之趨向。群狼既隨胡後，胡左，左之，胡右，右之。逐至此，知被逐者必避於此室也，果相率竄入。胡急由團顛躍下，反闔扉，縛以束鞭爆之繩，手力引之。徐出袋中火柴，燃長鞭萬餘，由牆頭擲入。群狼竄入室，忽聞此絡繹連珠之聲，煙塵障眼，遂自相踐踏。不一時，數□狼相繼斃於莊院。爆聲罄，胡亦倦，遂倚門而寢。及覺，天已大明，院中杳無聲息。入視之，群狼枕藉於地，數之，得三□有八，大喜，次第負之歸。時狼革價昂，每具可值□餘金，因分餽其肉，而貨其革，家遂稱小康。

老更官

東三省之乳頭山有獸，皮似貓，形似犬，長尺餘。山中之獸，無不畏之。其洩能害百獸，蹄若沾之，立即潰爛，惟不傷人。獵夫見即喂養之，夜間山中露宿，獸不敢前，故人呼之為老更官。

虎

虎，猛獸也，形似貓，全身長五六尺，毛色鮮黃，而有黑色條紋。性凶殘猛悍，食他獸畜，並傷人。寒帶、熱帶皆有之，產於東三省者，毛密而厚，其皮可作坐褥。而貴州之遵義亦多虎，有四種。斑虎與常虎文質同，黃毛虎無黑文，簑衣虎毛長被體，如簑衣狀，刀箭不能入。而朱虎最寧，康熙時，嘗於綏陽村落間二日齧三□七人，其毛殷紅，如猩猩氈。

水虎

《爾雅》：「虎有角，能行水中。」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。康熙時，朱鹿田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於池，以鐵柵圍之，曰水虎，飼以魚蝦，不食他肉。

艾虎

海城蓋平有獸曰艾虎，身之大小類墨猴，而其形其毛，與虎無異，亦能吼撲作威。夜臥於小扁葫蘆中。夏日，室有此物，則蒼蠅皆遠避。凡遇宴會群集之處，輒置坐側。而文人几案間皆蓄之。價不甚昂，惟調之使馴為極難耳。

虎聞吳虛壑痛哭而走

吳虛壑，名懷，始安人。嘗夜讀有感，撫案痛哭，聞窗外有物騰突去叢薄，作摧裂聲，簌簌動人。次日見籬上虎跡，大小不一，谷口農家之犬豕皆為虎攫去，蓋虎聞虛壑痛哭而驚走也。

孫爾異馴虎

秦州孝廉某以赴試京師，出穀、澗間，遇其同年某，亦應試者，並轡清談，不覺已過宿站。俄而暝煙四合，不辨途徑，騎入萬山中，四顧，但林木峰巒，聞熊咆虎嘯，心膽殊怯，徘徊將終夜，馬力亦不支。望巖下若有光者，趨就之。相去數武，乃辨為虎目也。虎見人，伏如故。孝廉大懼，馬亦戰慄不能起。方欲轉覓來徑，忽巖下有聲曰：「夜深道險，諸君前途恐有不便，盍就此少息耶？」孝廉卻步回顧，視蹲虎之旁，一人立焉，軀幹偉偉，虬髯若戟。孝廉疑為仙，則趨前曰：「仙師，仙師！」其人笑曰：「我

亦人耳，何仙為！」足蹴虎曰：「荷奴為客先導。」虎徐起，鼻嗅主衣，若貓犬者，乃搖尾行，其人招二孝廉從之。兩馬者，牽之亦不起，其人顧孝廉曰：「聽之，明晨來收可也。」從山石中行，可半里，有茅屋三楹，烹芋栗餉客。二孝廉皆飢乏甚，飽啖之，有餘味。主人自言：「孫姓，名爾異，故山中人也。幼年行獵山中，嘗得虎雛，抱以歸，畜而弄之，名曰荷奴。已而虎長，竟馴狎如家畜。一歲，家病疫，父母皆死，一身孑然，與虎為伴。時伶仃孤苦，負債尤纍纍。族兄某，亦一債主也。所欠纒□數千，而迫齋甚至，父母故衣數襲，欲取以償宿逋。念此為先人遺物，不忍予，因相爭奪。族兄怒，挾□數人來，將痛毆之。虎臥屋後，忽大吼而出前，爪搏族兄，裂之，血流滂沱，眾驚散。己身不得已，隱此山中，賴虎每日搏獸供之，得自給。終日在荒山中，樵夫而外，不見一人，數年於茲矣。」孝廉問其地，乃歧入陸渾山中也。明晨，孝廉去，以問山下人，則昔年果有此人此事，但入山數年後，不復聞消息，不謂其尚存也。孝廉試歸，過山下，再問之，山下人則曰：「曾訪數次，杳無蹤跡，疑其得道矣。」

蔣叔南搏狗頭虎

溫州雁蕩山產一獸，全身為虎形，頭略小，類狗，人呼之曰狗頭虎。威猛不及真虎，而凶狠過之。喜搏食牛羊，牧者常戒備。狗頭虎見人眾，亦無懼，且往往被其傷害。淨名寺門臨吉星溪，溪有橋曰吉星橋。橋之南有牆，高丈許，直對岸之山下，牆以內竹木錯雜。蔣叔南嘗讀書於寺，某年春，一日午飯後，倚欄縱眺，瞥見隔溪竹林中有一獸，狗頭虎也，黃毛蒙茸，止於林中，搏一羊，吮血嚼肉，呼同侶共觀。時有周某欲擊之，謂若能獲得，作下酒物，豈不大快。蔣與同侶五人乃各攜堅木棍以出。蔣力較諸人強，遂繞道伏於橋之南端牆側，蓋預知其必向此而行也。周率三人出大門，大聲發喊以赫之。虎乃棄殘羊向橋而奔，蔣舉棍突起，擊中其耳府。耳府鼻觀為獸之要害，最易受傷之處也。虎大吼，回身躍牆出，超過四丈餘地。五人亦大喊追之。虎沿溪狂奔，溪中白石纍纍，有粗如杯者，大如碗者，被虎爪打擊，若彈丸之出於礮口，嗚鳴四射。適一老人肩物止路旁，警告蔣曰：「君等無火器，欲與之搏乎？」五人聞言大懼，勇遂頓減，為之木立。虎漸奔漸緩，向溪東□井院而去。至院口，頻頻回顧，其目光炯炯，雖距離較遠，尚極可怖也。

金香國殺狗頭虎

金香國家雁山東內谷之芳坪村，其豚柵旁有柚樹一，大可合抱，倚牆而植，與牆相距僅尺許。一夜，有狗頭虎經牆外，聞豕鳴，即自牆外躍入，正落於柚與牆之空中。牆以亂石砌之，厚數尺。虎腹部柔軟，樹又上銳下豐，四足懸空，漸漸擠下，至不能動。翌晨，為香圃之僕所見，虎目突口張，涎沫紛垂，尚掙扎思出，惟絕未號吼，蓋懼為人所聞也。旋集眾取槍械，擊殺之。

焚斃三虎

雁蕩山西內谷能仁寺之前山，有坑，甚僻靜，曰鴉盤坑，人跡罕至，樹木陰森。坑畔有一岩，狀如覆鐘，土人曰鐘岩。其下有穴口，高約二尺餘，向為獸類窟宅。宣統庚戌冬，有芙蓉村人包某，結伴□餘人至坑樵採，遙見鐘岩口血肉狼藉，羊豕毛骨堆積甚多，心竊異焉。行近窺之，見一母虎及二乳虎盤於穴中，方酣睡。包等睹狀，驚喜，以為能捕虎，則所值殊鉅，愈於採樵所得千萬也。急招同伴移巨石塞穴口，口不甚高，頃刻畢事。旋斫巨木及雜薪，圍鐘岩而焚之。自巳至未，火燄極烈。虎被火炙，不能耐，大吼一聲，山谷皆震。已將鐘岩掀起，一躍而出。母虎以用力過猛，墜於坑底石上，折其脊。二虎子從後竄出，目為火薰灼，不能視，包某等急以樵具擊之，皆斃焉。昇回村中，鬻之，得三百金。

豹

豹產亞、非兩洲，似虎而小，毛黃褐色，背有黑色圓斑，俗稱金錢豹。行走迅速，捕食牛羊雞豕等物。其皮甚貴。

果下豹

果下馬、果下牛，人皆知之。惠州羅浮山巔有獸，小如獼猴，名果下豹。

藍狐、金貂

外興安嶺麓產藍狐、金貂。藍狐為最上品，金貂次之。藍狐毛潔白，毳毛作紺碧色，光潤柔緻。金貂色赭黃，蒙茸嬌軟，映於日光，微風吹颺，則金光閃目。然率為俄人販運，由西伯利亞轉載入歐，待價而沽。

狐

狐似犬而小，體瘦，頭尾皆長，以蹠行。性狡猾，穴居山野，盜食食物。生□四五年，皮可為裘。俗傳狐壽千年能祟人，妄也。

九尾狐

長白山有九尾狐，相傳其地即九尾狐產地之塗山也。

玄狐

玄狐，黑狐也，產奉天等處。色黑，毛暖，其皮為裘，價最貴。

飛狐

飛狐，形似狐，肉翅連四足及尾，能飛，但能下而不能上。產於口外密樹林中。陝西有飛狐嶺、飛狐口，當時蓋以物產得名也。《續博物志》謂之飛生。

狸

狸，狐屬，與狸之為貓屬者異。全身黑褐色，背有灰色斑紋，口突出，尾粗而長，四肢甚短，似狐。惟狐身瘦而長，狸身肥而短，蓋以此為別也。

三足獸

長白山有三足獸，形如狸。前二足，後一足，行即跳躍。善食倒根草。

貂

貂，亦稱鼯鼠，大如獺，尾粗，毛長寸許，色黃或紫黑。產北寒帶之地，三姓、琿春、寧古塔等處山林多有之，獵者每於雪天覓跡逐捕。皮極輕暖，甚珍貴。

銀貂

長白山有銀貂，毛純白，長三寸餘，暖勝紫貂。

捨狽孫

捨狽孫，亦作失利孫，《明一統志》則謂之曰土豹。狀如狸而耳大，有尾毛，可為裘。有馬捨狽、羊捨狽、草捨狽等名，烏拉諸山皆有之。體輕能升木，滿洲語謂之威呼肯孤爾孤，譯言輕獸，即《廣輿記》所稱天鼠也。至青海所產者，則略大，齒尖，爪不露而銳，能獮升，食鳥雛，毛細長，灰褐色。毛根紅者為上，灰色者次之，根白者又次之。

旱獭

旱獭，形狀略似獺而不入水，好穴居，東三省及青海之北柴達木多產之。宣統辛亥，東三省大疫，開萬國防疫會於奉天，認旱獭為傳疫之源。會員察驗，以為旱獭所生之蚤，能傳染腺百斯篤、肺百斯篤之病。

山獭

山獭，性淫毒，粵東山中有之。牝獸皆避去，無偶，則抱木而枯。骨能解藥箭毒。

水獭

水獭，長二三尺，毛色青黑，尾尖長如錐，四足短，趾間有蹠，穴居河岸池沼之旁。夜出食魚，惟飲其血而不食肉，與鼬之於雞同。

象

象為陸產之最大者，身長至一丈二尺，高稱之，鼻長八尺許，形如圓筒，屈伸自在。食物時，皆以鼻送之於口。鼻端小塊突起如人指，故能拾至微之物。上齒六，上顎二門齒極長，突出口外，為用甚廣。力強，性溫順。產於印度及非洲等熱帶地，我國亦有之，蓋皆自他處移來者。京師象房之象，至六月，輒出而浴於河。康熙時，朱竹垞嘗觀之，紀以《水龍吟》詞，詞云：「涼波曉色城西路，趁著熱風猶未。引來舞隊，依稀昔日，黃門鼓吹。垂鼻麟困，旋渦遠近，欲沈還起。看雲旗搖處，更番催去，偏會得蠻奴意。來岸人家此際，步踟躕紫駟難繫。疏簾隱隱，輕容小袖，笑聲齊指。赤日徐高，黃塵又徧，鈿車流水。剩白頭宮監，相攜柳下，說前朝事。」

狍子

狍子，產於黑龍江嫩江縣之索倫，性慈善，畏狗，力大善走。索倫山人寢其皮而食其肉。所食為芩麥、黑豆、小米飯，飲清水。其價，每隻可售江錢一百五〇吊，肉每斤可售江錢二吊，皮每張可售五〇吊。然與《山海經》之所謂狍鴞者不同。《山海經》云：「鈎吾之山有獸焉，羊身人面，目在腋下，虎齒人爪，音如嬰兒，名曰狍鴞，能食人。」

馬

馬，能負重行遠者也。頭頸長而有鬣，蹄極堅壯，僅有一趾。其齒有乳齒、永久齒，形態隨年齡而異，故相馬必先齒。種類甚多，古人以其毛色各別為專名。吾國產馬之地，以蒙古、新疆為最著。

內蒙多良馬，烏珠穆沁旗之佳者，每匹價值數百金，尋常者亦須六七〇金。四子王旗之馬，佳者不及百金，劣者僅〇餘金。東盟馬市甚盛，西盟無馬市，須向內地求估。

內蒙馬之遊牝期，多在立秋後〇餘日內，年一度，產馬年一次，或三年二次。馬孕時，牧人不加滋衛，產時不為調養，即病亦不加療治。

多倫達哩、岡崖等處，向為內蒙產馬最盛之地。且軍備所用之伊犁馬種，雖極高大，然實不及內蒙所產之體格較小者為良。

青海之馬，高大雄駿而首略小，有鬣長垂地者。凡內地馬，必釘鐵掌以護趾甲。甘肅多平野，馬僅釘前二蹄，而不必釘後蹄，以前蹄步重而後蹄輕，蓋馬種愈西，趾甲愈堅也。青海馬種，蹄甲更堅，行走草地，四蹄無傷，故無庸釘掌，而行速負重，他產鮮出其右，惟性頗猛劣，馭之宜得其法。

青海又有野馬，身小，善奔逸，能越溝，識泉脈，覓水者視蹄涔，掘之，泉見焉。行沙漠中遇風，群伏，埋鼻沙中以護之。獵人誘之入柵，跳擲奔蹴，數日不食而倒。

其產於阿爾泰山者，蒙人名之曰塔奇。

某獸醫謂常人每觀馬齒，以斷其年齡，非至善之法也。蓋馬逾八歲，即不更生齒，而術窮矣。然齒既長足，下眼皮上側漸顯皺紋，其紋與年俱增。故八歲以上之馬，須先觀其齒，再察眼皮皺紋，則可斷定年齡，歷歷不爽矣。

青馬

青馬之種，自海中來，性最良。

馬寶

馬寶，為馬腹所生者，如牛黃、猴棗之類。真者難得。相傳主治一切惡瘡及癲癩，醫書謂之鮓_{se}-NFTOR，質堅，似石而光瑩，色雜紅黃藍白，大小不一，如卵如栗。大者一枚，或至三五枚，或〇數枚。

蒙古人持咒將鮓_{se}-NFTOR入水中，能祈雨立降。咸豐時，有見其大如西瓜者，皮白而黃，青花纏繞，重五〇餘兩。偶墜地碎縫，搖之各各有聲。刮破處入藥，甚效。山陽常有之，然歲僅一二枚。

李宗望得馬寶

同治時，駕湖李宗望宦遊蜀中，有往來西藏之賈人某畜一老馬，拳毛捲雪，七尺昂藏，日負重二百餘斤，自藏至蜀，計程萬餘里，雖崔嵬屢涉，而未賦臄隤。後忽無故自斃，賈疑而剖之，竟於其腹中得一石，約重五〇兩，螺紋旋結，有類雲母。李見而異之，購以重價。當始得時，盛諸水盆，發泡如湯沸，經年始已。入夜則映月生光。形微圓而色白如粉，刮之甚堅，即馬寶也。

禮烈親王蕃克勒

禮烈親王，太宗兄也。天聰時，薩爾滸山之戰，殲明兵四〇萬，王功尤多。他如葉赫、烏拉諸部眾受降伐畔，亦復靡役不從。王所乘馬，名克勒，滿話稱棗駟馬阜青駿尾者也。高七尺，長丈咫，腹下旋毛如鱗，識者謂之龍種。每聞鼓鞞聲，輒矯首歎鬣，摧陷當衝。嘗病蹄，自跑地出泉，洗創即瘡，軍中呼曰聖水。舊有圖，藏禮親王府。

年羹堯蓄連錢

年羹堯好馳馬，而苦無駿足。有客牽瘦馬詣年求售，年哂之，客曰：「公何哂也？」因以錢置馬腹下，今年俯身就拾之，而馬不驚。年奇焉，酬以重金。客不受，曰：「此馬助公立殊勳，非阿堵物所能致也，望善視之。馬不死，公不敗。」語畢，飄然徑去。後年轉戰數省，皆賴此焉。征藏日，為藏人所暗殺，一慟幾絕。未幾，竟被逮。年得此馬，喜甚，名之曰連錢。

俞賢蓄老馬

田山董少司寇受撫黔時，有卒俞賢者，所乘馬，齒六〇矣，自其父兄至賢，歷數〇年，大小經數百戰，而驍騰如故。不食生芻，日需豆糜三升，酒五合耳。能通人語，高下疾徐，東西南北，語之，無不如意。天壩之戰，馳險阨，犯瘴癘，芻糧久絕，獨此馬不困而益壯。

海蘭察盜馬

超勇公海蘭察從征西域、金川、臺灣，有戰功。值內廷時，與蒙古巴林郡王巴圖相善，二人皆有駿驥。扈蹕木蘭，巴欲以己馬易海騎，不許，巴曰：「余當夜使人盜去，勿瞋也。」海笑應之曰：「大佳。」及夕，巴果使人往竊，見駿馬獨立乾草，因潛捕之。詎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韁伏其中，大呼曰：「寄語汝王，吾公行當竊王馬矣。」蓋海豫為之備也。使者歸告，王命嚴防之。夜半，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馬遁矣。俄萬帳齊呼捉賊，如山岳崩勢，巴馬皆驚逸出棧。及追轉，而名駿已失。蓋海潛至巴帳後，使從者群呼，及防者出視，而海乘馬行矣。翌夕相見，歡飲，巴深服其智，卒以馬贈之。

馬被烹

道光時，浙江撫標營有馬雄劣，不受羈，久乃少馴。撫軍出，或乘以從，馬忽人立，掀其人仆地，前突鹵簿，絕跡而馳。撫軍驚，遽命烹之。四足有龍鱗，蓋殊種也。

毘陵驛馬

客有善相馬者，告劉葆真太史可毅曰：「毘陵驛之當孔道也，羽檄急，則雲陽、錫山南北三百里，吾驛樞其中，蹄聲、鐸聲、篋聲近交衢，晝夜不絕。驛置馬，故無弗良也。江陰金逸亭部卒善畜馬，過武進，貨之驛者，一帖耳曳尾，足塗泥，浸下矣，而曰：『是嘗陷於賊，沈於淵，摧於鋒刃者，固百戰餘也。』而廢故所畜者，闌筋豎面，雄健出馬上。而馬又不任施羈勒，蹄鬣乘者，與踣。而時或風厲霜肅，林木瑟瑟下，則又仰首鳴嘶，足奮躑地，絕轡，騰躍蹶忽，若鷹隼追弗得，而他馬則馴伏纏下。方是時，相馬者等定他馬，此下之。而廢卒以馬弗良，益益他馬芻，他馬益壯，益善走，而馬亦益老。」

逸亭從李勇毅公百戰斬、黃、潛、太、舒、桐間，折西，規德安、隨州，北解南陽圍，復東下，統防休寧。軍畜名馬，多能絕塵馳，戰輒陷陳，奔突矛彈，望景不可見。葆真曰：「若客言，馬固甚凡也。」客則又曰：「馬既老，部卒以他事再至，見馬曰：『是德至此耶？昔陷於賊，沈於淵，摧於鋒刃，而卒以自全，復卒以德，毋寧其死於賊淵鋒刃，猶有令名焉，而顧鬱鬱久居此

耶？』馬似聞言悲，卒去，不食死。廐卒剖馬革，則腹脅隱旋作龍鱗文，驚報相馬者，至，大言曰：『予固言馬之良也，而驚視以死！』乃埋馬於驛之陰。」

驢

驢體小於馬，耳頰皆長，其毛夏為黃色，冬為褐色、鼠色，背之中央有黑線一，自鬣直達至尾。性溫順，能負物。

槽子驢

山左岱麓道中，有賃驢代步者，言明交半價，或竟不交價，則任客騎之而去，不以人隨，多則百許里，近則數里，不虞歧途他遁也。客不識途，則任驢自行，至其地，屹然止，雖力鞭之，不動矣。自有人牽之去，視籠口紐繫，即知欠價幾何，客不能遁欺也。號槽子驢。此亦練習之熟所致耳。

騾

騾，本作羸，驢馬相合而生者，吾國產生最多。馬牝驢牡，則體格強健，能任力役，驢牝馬牡反是。此獸之精子不成熟，故不能傳種。

蒙古人之所謂七刻貪者，野騾也。色黃，善奔，能知泉之所在。身極肥，權之，重可數百斤。耳至長。蒙人謂耳為奇勤，故必以奇勤名之。

豕

豕，俗謂之豬，本為野豬之變種，體肥滿，鼻長尾短，每輾轉污泥中，以冷其身體。歲產子二次，每次至數頭，故繁殖甚速，為肉食之常品，惟消化較牛肉等為遲。其脂肪可入藥，並為製石鹼及蠟之原料。

青海之豕，有黑白二色，皆內地種，隨處可畜。漢人所居土舍，樹高柵為樓，下養牲畜，必有豕圈。蒙番飼之者，不敢縱之野，以有猛獸為害也。

豬獾

豬獾，一名獾，狀似豬而喙尖，足尾皆短，前肢有銳爪，便於掘地，毛黃褐色，脊有黑毛一道。體肥行鈍，性敏捷，穴土而居，故常為隄岸之害。夜出捕食小動物及果實之屬。

橫寬獸

長白山有橫寬獸，狀如豕，前身白，後身黑，首尾甚小，身長六尺餘，寬丈餘，毛軟如綿而暖。

野豬

野豬為家豬之原種，可食。腳長腹小，皮膚生粗毛，全體黑褐。牡者犬齒強大，向上彎曲，鋒利無倫。棲息山野，春夏之際，夜出山麓，掘食芋類，至冬穴居。肉味頗美。

吉林多深林，猛獸恆踞伏其中，然熊虎雖猛，尚不及野豬之為害。野豬皮毛凝脂及草葉，矢彈不能入。巨齒露唇利於鋒刃。且知合群，出則百成行，大者環外，夾小者於中，虎不敢與大者抗，惟尾之隨行，伺隙攫小者去。冬日山積冰雪，野豬不得食則借出，人皆畏之。

豪豬

豪豬亦稱箭豬，產於廣西及印度、非洲等處。頭齒皆如兔，以草為食，體肥。全身生棘毛，尖銳如針，其端色白，長者至尺許，向後，舊作婦女之首飾，怒則立如矢。然性馴良，《山海經》之所謂豪彘者是也。

跳兔

跳兔產沙漠，前足僅寸許，後足幾一尺，行則用後足跳，一躍數尺，止則蹶然仆地。

沁達罕

沁達罕，兔類也，形倍大，肉鮮潔。春夏時，毛色與兔略同，至秋末冬初，則白如雪。產於興安之索約爾濟。

犬貓同牢而食

張惠生家畜一犬一貓，犬為泰西小種，矮足拳毛，僅比巨貓，而性甚馴擾，善解主人意。一日，貓與犬同乳並育，而貓忽死，幼貓日夜叫噪。犬聞，時來視之，意似大不忍者。因哺子之餘，兼哺數貓。久益狎，數月以後，毛澤豐潤，貓犬遂同牢而食。犬亦愛之，無異於己子。

犬

犬，家畜也，輕猛好鬪，視覺、聽覺、嗅覺皆銳敏，雖臥易醒，故善守夜。又能蹤跡禽獸，以助田獵。

犬之小者曰狗，俗每混之。

世界最珍貴之狗，實推吾國京師所產。有六種，一曰京師狗，二曰哈叭狗，三曰周周狗，四曰小種狗，五曰頂毛狗，六曰小獅狗。尤以京師狗、哈叭狗、小獅狗三種為最上，價至昂，西人尤酷愛而購之，其價每頭自銀幣七八百圓至銀幣四千圓。京師狗之所以可貴者，以毛色形狀皆相稱，耳大而短，鼻凹而孔上仰，腿短而彎，行時周身擺動，腿作鍵形，毛色花紋均勻。其成為此種種特殊形狀者，由於天生者僅耳大、面大、身矮數項耳，餘如鼻之凹、鼻孔之上仰、面之短，皆由人工造成。京師畜狗者於其初生後，人即以手日揉其面部使短，以指日按其鼻之中間使凹，以極淺之盆為飼餵之具。生二三月後，以人牙將尾咬去一半，並抽去其筋，面即不復長矣。至於毛色之勻淨，則歷選毛色勻淨之牝牡使交，經多次選擇，傳種之後，毛色亦愈勻淨矣。又於牝狗有孕時，其臥室壁上四周，悉精繪毛色勻淨之狗，使之日夜睇視，則所生之狗，毛色自不至駁雜矣。京師養狗之專門家，為太監及旗人。然西人之購哈叭狗，佳者至外國，則所生之仔，其種立變，鼻不凹，鼻孔不上仰，腿直而面長矣。

內蒙之犬大如犢，而性猛，鳴聲如牛，俗呼為撻子狗。漢商多畜之，日中鎖以鐵鍊，晚放之，使守門戶，盜賊多不敢近。

青海之犬有二種，一獵犬，性極馴，善捕狐兔及野鼠。一家犬，巨者大於驢，能追及豺狼噬殺之，狐兔聞其聲即遁。

蒙番牲畜貴於人，犬尤為眾畜之主，至有以羊二三頭不能易一犬者。每帳必畜數頭，帳外插木椿，用鐵鍊繫其一。人行近，必遙呼帳中人前引而後入，不得揭帳後而進，以犯其忌。每晨放牛羊群，亦攜二犬，一前導，探道路，一隨後為殿。牛羊所止，兩犬登山瞭望，無停趾，遇行道者輒狂吠，使主人有所防。野番驅牛羊，犬能嚙其衣，使墮馬，機警敏捷，雖數勇夫不能禦。歸則臥於牛羊之旁，頃刻不離，與牛羊相依為命，實為游牧不可缺少之物。凡築舍以居者，屋頂平如露臺，門外所繫之犬，夜放之，登屋而噪焉。嘗有人得其牝牡各一，日飼以番產青稞、羊脯，兼常犬數倍之食料。其毛長二三寸，厚煖勝狼皮，亦皮毛品之美者，俗名西狗皮。

哈叭狗

哈叭狗，俗名獅子狗，亦作獬八狗，蓋始於明萬曆時。神宮監掌印太監杜用養小獬八小狗最為珍愛也。孝欽后絕愛之。

鞋狗

光緒庚辛間，西人有自京至滬者，攜鞋狗三隻求售，索價百金，云得之宮中。此蓋以人工為之，法取普通哈叭狗攙硃砂於飯中以飼之，則所生者必小於常狗。又飼之如其母，所生者必更小。比至三四，小僅如鞋，售諸宮中，可得重價。

拂菻狗

拂菻狗，較常狗倍小，今為京師土產。

海狗

海狗出東海及寧古塔，土人跳冰而取之。

狗性惡棒

鄉村每多兇惡之狗，見有行人，輒狺狺狂吠。近有效歐俗攜杖以行者，然仍群起狂吠，蓋狗性固惡棒也。

狗寶

狗寶，生癩狗腹中，狀如白石，帶青色，其理層疊，為難得之物，舊以入藥。

造獵犬

寧、紹等處有改家犬為獵犬者，法於犬生五六月，即閉之木籠中，取野獸糞堆籠下，焚之。犬得熱，必大嗥叫，少頃，熱減煙升，犬必細嗅其氣。如是數次，縱犬入山，犬聞氣若前狀，亦必大嗥叫，則為獵犬矣。

犬寄詩

納蘭峻德嘗寓盤山天成寺，與水菴僧然西以詩往還，繫於小犬之項。有詩云：「相望一峰隔，相呼恐不聞。寄詩憑小犬，好去度深雲。」僧答詩有「昔有鴻傳信，今憑犬寄詩」句。此為吾國人利用犬之僅見者。以黃耳為奚奴，其事甚雅。峻德，乾隆丙辰嘗舉宏博。有女弟曰筠德，工詩。其兄即成德也。

金冬心蓄犬

金冬心嘗畜一犬，曰阿鵲，每食，必於銀盤中飼以肉羹。阿鵲死，作詩哭之，甚哀。

犬友

李逸園僦高氏宅，與方望之同居，各畜一牡犬。李之犬曰龍，方之犬曰虎，食必共，寢亦偕，若良友然。逾三四載，方設帳於鄉，攜眷往。臘垂盡，方省李，虎尾之來。龍方臥大門外，遙見虎至，頓起趨；掉尾迎，即奔詣廚下，伺庖丁出，立啣几上肉，走往飼虎。入夜，與虎交頸臥。翌日，虎隨方歸，龍乃預伺其旁，頻曳虎尾狂踊，意似挽留狀，盤旋良久。且走詣河干，龍掉尾不已，聲嗥嗥然，如怨如慕，虎亦蹣跚焉。既登舟，虎反顧，龍亦目送。頃艤岸登陸，兩兩隔溪而蹲，目注神凝，留顧未已。久之，長吠數聲而別。

犬知音

勾吳孫方伯藩，家畜一犬，聞絃歌聲，輒搖尾至，坐於彈者之側，側耳傾聽，聲暗暗然，似遙相應和狀，叱之不去。曲終自退，聞聲則又來，家人呼之為知音犬。

犬捕鼠

同治癸酉，寧波江北岸裕順洋行有西犬如獒，異常神駿，且能捕鼠，日夕所獲，不下□數。

狗荒

光緒時，譚文卿制軍鍾麟撫浙，其署中廚房所有治具，率多狼藉。蓋有外來之狗，大肆咀嚼，紛紛而至，一日無慮百餘頭，驅之不去，狺聲徹於戶牖。譚患甚，命捕之，悉納檻車中，屬中軍押海寧州，蓋援遣戍之條也。其處沙田萬畝，人煙寥寂，土人以種棉花，植靛為生。狗穴居野處，自相配偶。越一年，蕃養孳息，縱橫偏地，不能得食，則嚙種植之物，根株立盡。土人怒，纒鋤雨下，狗皆四散，少焉復合。土人具稟海寧州，以狗荒報，州官某據實申詳。譚仍命中軍統營兵一哨，多攜火器，迎頭痛勦。中軍抵其處，可二□日，始一律肅清，略無類，奏凱而歸。

犬報皮匠仇

甘泉邵伯埭有巡檢，署有犬，極靈異。同治丁卯，沈蘭洲權巡檢事。戊辰，瓜代期滿，韓振之代之。當韓履新時，寓於外，詎吉接印，未入署也。沈謂韓曰：「犬其來乎？」曰：「來矣。」蓋此犬隨印而行，歷任皆然。一日，犬戲於市之皮匠鋪，匠以刀誤傷其足，血淋淋然，返署升堂，直入內室，似覓官之所在者。韓見其狀，急喚查究。犬復奔出署門，數數顧，似招人意。因遣役尾之，至皮匠鋪，犬獨向匠嗷嗷。既，遂伏地不起。役嗾之歸，弗聽，詢悉其詞，乃負之歸，並拘皮匠去。及堂訊時，犬忽大肆咆哮，狂噬不已。韓乃申飭匠之不合刀傷其足，令具結，犬乃搖尾而去。

孝欽后蓄海獺

孝欽后自光緒辛丑回鑾後，懲排外之禍，深欲結好於駐華各使，乃召見其夫人，饋貽甚厚，蓋自以為羈縻有術也。孝欽習聞外國女子喜畜狗，一日，見某使夫人，謂之曰：「聞西人多喜畜狗，朕亦素喜之。」某夫人笑而答曰：「太后如喜此，某有一黑狗，乃意大利產，當進獻。」翌日，遂以狗進，孝欽為之命名曰海獺。自此每見各國公使夫人，無不以海獺自隨矣。

叢狗頭司狗

袁蔚廷內閣世凱初督直時，其太夫人猶在堂也。太夫人愛狗，故署中所蓄者多。叢金桂司其事，人呼之曰叢狗頭。

竹狗

竹狗，似狗而大，毛深溫厚，色鮮麗，尾有長毛，善走。皮可為裘，似狐而質稍重。

狗獾

狗獾，似狗而小，體肥，尖喙，矮足，短尾，毛深褐色。性與豬獾同，惟毛較美，可為裘領衲。

貓

貓，俗作貓，面圓齒銳，舌有細刺甚多。蹠附肉塊，藏銳爪於內，隨時伸縮，行則以肉塊著地，故足音甚輕。眼之調節機甚發達，瞳孔大小，隨光線強弱而變，晝間日光強烈，細如絲，且暮正圓，夜能視物。善捕鼠。四川簡州所產，有四耳者。

粵人相貓法

粵人相貓法，惟以提其耳而四腳與尾即縮上者為優，否則庸劣。湘潭張博齋以文調擲貓於牆壁，貓之四爪能堅握牆壁而不脫者，為最上品。

張七善相貓

嘉應州張七善相貓，嘗蓄雌貓數頭，每生小貓，人皆不惜重資爭買之，知其種佳也。七言黑貓眼須青，黃貓眼須赤，花白貓眼須白，若眼底老裂有冰紋者，威嚴必重，蓋其神定耳。又言貓重頸骨，若寬至三指者，能捕鼠不倦，且長壽，其眼有青光爪有腥氣者尤良。

貓交

凡貓交，必春貓遇春貓，冬貓遇冬貓始交，夏秋之貓亦然，否則雖強之，不合也。交之時，常於春秋二季。其初交時，則牝牡相呼，雖遠，必尋聲而至，俗謂之叫春。虎一生不再交，以虎陽有逆刺也，其痛楚在初。貓一歲僅再交，以貓陽有順刺也，其痛楚在終。餘畜之陽無刺，無痛楚，故其交無度。

貓成胎

貓成胎，有三月而產者，名奇窩；四月而產者，名偶窩。養至□二年為上壽，八年為中壽，四年為下壽，一二年者為夭。浙中以單胎者為貴，雙胎者為賤，一胎四子者曰擡轎貓，賤而無用。若四子斃其一二，則所存者亦佳，名為返貴。故貓胎以少為貴，有一龍二虎之說。

貓以臘月產者為佳，初夏名早蠶貓，亦善，秋次之，夏為劣，以其不耐寒，冬必向火也，曰煨灶貓。

貓坎分陰陽

貓坎分陰陽，雄貓則九七五，奇數也。九為上，七次之，五為下。雌貓則八六四，偶數也。八為上，六次之，四為下。但四坎者絕少，故雌者每佳而雄者多劣，皆五坎也。

貓以尾掉風

貓以尾掉風，截而短之，則不能掉，威狀大損。有養貓而故截短其尾者，殊失本真。

女貓

山東、河北人謂牝貓為女貓。

波斯貓

波斯貓極大，京師產之。

紫貓

紫貓，產西北口，視常貓為大，毛亦較長而色紫，土人以其皮為裘。

瞎貓守香菰

閩、浙山中種香菰者，恆有鼠嚙之患，土人多用貓守之。去貓之雙眼，縱之，叫遍山，以警鼠。貓既瞽而得食，即無所他之，惟有晝夜瞎叫而已。

顧橫波蓄烏員

合肥龔芝麓宗伯所寵顧橫波夫人媚，性愛貓，有名烏員者，日於花欄繡榻間，徘徊撫翫，珍重之意，逾於掌珠，飼以精餐嘉魚。一日，以過饜而斃，夫人惋悵累日，至輟膳。芝麓特以沉香斷棺瘞之，延□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，為之超度。

朱竹垞詠貓

朱竹垞嘗以《雪獅兒》詞和錢葆汾《詠貓》，詞云：「吳鹽幾兩，聘取狸奴，浴蠶時候。錦帶無痕，搦絮堆絲生就。詩人黃九，也不惜買魚穿柳。偏愛住戎葵石畔，牡丹花後。午夢初迴晴晝，斂雙睛乍豎，困眠還又。驚起藤墩，子母相持良久。鸚哥來否？惹幾度春閨停繡。重簾逗，便請爐邊叉手。」

吳世璠蓄三貓

吳世璠，三桂之子也，既敗，有三貓，為大軍之偏裨所得，頸有懸牌，一曰錦衣娘，一曰銀睡姑，一曰嘯碧煙，皆佳種也。

于文襄蓄冲霧豹

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所蓄貓，曰冲霧豹，極愛之，餐時侍案側，輒分旨甘以賜之。

戴珠淵愛貓

錢塘戴珠淵嵯尹廷燴愛貓，一日失之，成一詩，邀王素心、厲樊榭和之。詩云：「數卷殘書謹護持，銜蟬迎得浴蠶時。一宵拋卻藤墩去，便有梁間點鼠知。繡經為伴夜燈餘，肯戀鄰家食有魚。葵萋閒園還憶否？秋風黃蜨影蓬蓬。」

女愛貓

李松雲中丞之女公子愛貓，中丞守成都時，簡州牧嘗選佳貓數□頭，並製小牀榻及繡錦帷帳以獻。孫平叔制軍有女孫，亦愛貓，督閩浙時，臺灣守令所獻，亦多美者。

鄒泰和檄捕貓

鄒泰和學士有愛貓癖，每宴客，必呼貓至，與食必均，曰：「毋相奪也。」嘗督學河南，按臨商邱畢，出署，失一貓，嚴檄縣官捕之。令苦其煩，乃用印文詳報云：「卑職遣幹役四人挨家搜捕，至今逾限，憲貓不得。」

迎貓

蠶忌鼠，迎貓以辟之。宋陸遊詩曰「裏鹽迎得小狸奴」是也。嘉慶朝，富陽周芸皋廉訪凱有迎貓詩，詩曰：「元宵鬧燈火，蠶孃作糜粥。將蠶先逐鼠，背人載拜祝。【《歲時記》正月□五日作粥，登屋上食之，咒曰：「登高糜，挾兒腦，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。」蓋為蠶逐鼠也。】裏鹽聘狸奴，加以筆一束。【杭俗聘貓加筆，借逼鼠意。】爾鼠雖有牙，不敢穿我屋。」

典庫蓄焦腳虎

道光乙酉，瀏陽馬家冲某家貓產四子，一焦其足。彌月喪其三，而焦足者獨存，形色俱劣，亦不捕鼠，常登屋，捕瓦雀咬之，時或縮頸於池邊，與蛙蝶相戲。主人嫉其癡懶，一日，攜至縣，適典庫某見之，賦曰：「此焦腳虎也。」試升之屋檐，三足俱伸，惟焦足抓定，久不動。旋擲之牆間，亦如之。市以錢二□緡，其人喜甚。先是，典庫固多貓，自此群貓皆廢，□餘年不聞鼠聲。人服其相貓，謂得諸牝牡驪黃外也。

佳貓能鎮三五家

王珩亭少尹寶琛初尉平遠時，寓多鼠，乃於民家索得一貓，捕之，鼠患遂靖。此貓甚靈馴戀舊，時視其故主。旋遷入署，仍不忘原寓及故主之家，往復遍歷，三處往來，鼠耗皆絕。俗謂佳貓能鎮三五家，洵不誣也。

劉少塗蓄老貓

道光丙午春，桐城劉少塗家所蓄之老貓，生一子，白色，長毛毳毳，形如獅。方存之云：「此異種也，不易得。」養之年餘，日夕在旁，鼠耗寂然。一日，天未明，貓忽至牀，大吼數聲去，已而死，蓋訣別也。

白蓮蓄喉珠腹鏡之貓

潮陽縣文照堂僧自蓮有小貓一，尾稍屈，如麒麟尾，色純黑，惟喉間有一點白毛如豆，腹下有一片白毛如小鏡。此為相貓經所未載，黃鶴樓謂可稱之曰喉珠腹鏡。

陶文伯蓄負印拖槍之貓

陶文伯家蓄白貓，其尾獨黑，背有一團，黑色，額則無，是可稱負印拖槍也。肥大，重可七八斤。性靈而馴，每縛置案側，偶肆叫跳，鞭以竹梢，亟趨避，或俛首帖伏。其常時雖以杖懼之，略無懼色。

黃鶴樓飲貓以酒

貓之飲酒，黃鶴樓曾試之，惟謂不可驟飲以盃，須蘸抹其嘴。貓舔有滋味，則不驚逸。及□餘巡，輒醺醺也。

貓吸鴉片煙

貓之吸鴉片煙，張小涓曾試之。小涓為浙中縣尉，僑寓溫州，有貓數頭，慣登煙榻，小涓常含煙噴之，貓皆能以鼻迎嚙。久之，狀如醉。每開燈，輒至，斂具，則去。於是人皆謂張小涓家貓亦有煙癖，聞者莫不粲然。

黃伯山蓄孝貓

黃伯山大令東之宰揭陽日，嘗於番舶購得一貓，毛潔白如雪，長寸許，粵人稱為孝貓，蓄之不祥。然伯山升同知，擢知府，此貓固猶在也。謂之孝貓者，俗稱持喪服者為穿孝，貓毛純白，故有是稱。

吳雲帆蓄貓

吳雲帆太守嘗蓄一貓，色純紫，光彩奪目，長而肥大，重可□餘斤。

黃虎巖蓄印星貓

鉅鹿令黃虎巖有印星貓一雙，不善捕鼠，然署中鼠耗亦為之肅清。

貓與蛇鬪

貓與蛇鬪，俗稱龍虎鬪。山陰張冶園嘗見貓蛇鬪於屋背，蛇敗，穿瓦罅下遁。適屋下有人見之，以鋤揮為兩段，上段飛去，已而結成翻唇肉疤，大如碟。一日，斷蛇者晝臥於牀，蛇穿其帳頂，欲下嚙之，以肉疤格攔。貓適見之，登牀猛喊。其人驚醒，見蛇，懼而避之，幸未遭噬。人謂蛇知報冤，貓知衛主也。

貓有三足

電白縣水東鎮有僑居之浙人楊某，蓄一貓，而三足，後一足短軟，不具其形。眼一黃一白，俗呼日月眼。甚瘦小，聲亦細，鼠聞聲輒避。見狗，即登其背，齧其耳，狗亦畏之。

胡光林蓄獅貓

獅貓以京師為多，狀如獅，故得此名，有金鉤挂玉瓶、雪中送炭、烏雲蓋雪、鞭打繡毬等百餘種，純白者不多見。柔毛有長四五寸者。兩眼必以異色為貴，名雌雄眼，都人嘗以之與獅狗並稱。

獅貓之眼有一金一銀者。胡光林守鎮江，嘗蓄雌雄一雙，眼色皆同。黃鶴樓少居其署中，嘗親見之。

白大取宮中獅貓

歷朝宮禁卿相家，多蓄獅貓。咸豐辛亥五月，太監白三喜使其猶子曰大者，進宮取獅貓，遂獲咎，並以他事釀案奏辦。

陳錦帆蓄天目貓

陳錦帆廣文蓄貓一，曰天目貓，蓋得之於餘杭天目山也。錦帆出，貓輒從，歸則依依膝下，若幼子然，非捕鼠不離側也。

丁仲文分貓為三等

番禺丁仲文孝廉杰嘗分貓為三等，皆立美名，如純黃者曰金絲虎，曰戛金鍾，曰大滴金；純白者曰尺玉，曰宵飛練；純黑者曰烏雲豹，曰嘯鐵；花斑者曰吼彩霞，曰滾地錦，曰躍玳，曰草上霜，曰雪地金錢。其狸駁者，則有雪地、荀斑黃、粉青諸名。

半閹貓

丁仲文嘗云：「雄貓必閹，殺其雄氣，化剛為柔，日見肥善。」時俗又有半閹貓，僅去內腎一邊，其雄氣未盡消亡，則更剛柔得中。

悟一蓄兜率貓

貓性不等，有雄桀不馴者，有和柔善媚者，有散逸喜走者，有依守不離者。大抵雄貓未閹，及大貓初至，難於籠絡，故蓄貓必以小，必以雌也。妙果寺僧悟一嘗調貓之喃喃依戀不離蓮座者，為兜率貓；又為歸佛貓。

黃薰仁蓄斑奴

嘉應黃薰仁嘗得一金銀眼之貓，花紋雜出，貌惡而性馴，善捕鼠。進門未幾，鼠絕跡。因呼之曰斑奴。惜未半年，遽死，蓋以久縛故耳。佳貓多懼其逸，與其縛而損其筋骨，不如以大籠籠之也。

周藕農蓄一錠墨

周藕農令河南時，署蓄貓一，曰一錠墨，狀其色黑也。

惠潮嘉道署多野貓

同治時，惠潮嘉道署多野貓，夜深輒出，雙目有光，望之如螢火。蓋失主之貓，吸月飲露，久漸成精，故上下牆屋，矯捷如飛，夏月海鷺來時，能上樹捕食。署園所蓄孔雀，時被嚙斃，自此野貓輒不復來。或謂孔雀血最毒，貓殆飲此，或戕其生也。

貓搏雀

薛叔耘所居窗外有林，雛雀習飛其下。貓蔽身林間，突噬雀母，其雛四五噪而逐貓，每進益怒，貓奮攫之，不勝，反奔入室。雀母死，雛繞室啾啾，飛入室者三，越數日，猶望室而噪也。

貓為穀所食

平涼靜寧間有物如貓，首大色黃，人呼曰黃妖。家貓遇之，即隨之去，飲於河以滌其腸胃，至妖前，聽其食。妖以舌舐之，毛隨舐而落，磔食之。大興劉繼莊檢字書，始知為穀。穀字，呼本切，烘入聲，犬屬，似豹而小。郭璞曰：「似鼬而大，腰以後黃，一多黃腰。」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穀，白狐子也。」

堤鱗子

洛陽縣有堤鱗子，產河中，狀如貓，色淡黃，毛長而堅，頭尖平，牙露唇外如象。穴於堤，以鯉為食。錐沙如空，覺水極快。每決口，必成群結隊，力錐堤岸，即有無數小孔，水汨汨而入，沙壅堤坍，田宅漂沒，人民悉為魚鱉。故堤兵見之，即驅之入水，或投以石，或填其穴。舟子見之，咸膜拜為神，投以食餌，否則舟底被其所穿矣。

貓狸

貓狸，亦省稱狸，貓屬，頭圓尾大，毛黃黑相雜，有斑紋，頗類貓，故俗又稱野貓。性殘暴，食魚鼠等，且能竊取雞鶩。

香狸

香狸，狸屬，一名靈貓，毛黃黑色，似豹文，尾毛黑白相間，不甚分明。臍有香囊，能發香氣如麝，故又稱麝香貓。

九節狸

九節狸為狸之別種，毛黑白相間，眼金色，尾甚長，文有九節，能捕鼠。皮可為裘，毛可製筆。

玉面狸

玉面狸為狸之別種，即俗稱果子狸者是也。面白，尾似牛。常登樹，食果實。產浙江。捕鼠勝於貓，人亦蓄之。

貓豹子

青海人呼狸為貓豹子，色如狸，形似猓狨。能食家貓，捕兔鼠。皮亦可製裘。

貉

貉，亦作猪，似狸，銳頭尖鼻。性好睡，日伏夜出，捕食蟲類。毛色斑駁，其文上圓下方，質深厚溫滑，可為裘。

貂

貂，亦作納，狀似狸，蒼黑色，無前兩足，能捕鼠，舊稱即溫納獸。然貂陸居，溫納獸水居，非一種也。

狀似斑狸之獸

粵漢鐵路之初建也，將至英德，其地之土脈固堅凝而無隙，役夫鋤地，忽有一穴，見有尾修喙尖，狀如斑狸，長可逾尺，一息尚存之獸，蹙伏其中。出之，置於地，久之而起立矣。俄有叟道此，謂願放生，出重資以贖，籠之歸。

閩鼠

鼠類本至繁夥，然人家習見者，亦僅灰色、黑色一二種而已。閩鼠種類較多，或專食棗栗等果品而不肉食，或專啖肉類而不食果品。更有所謂香鼠者，與常鼠略異，兩眼絕小，尾短而粗，有毫□數莖，氣直如麝，故以香鼠名之。閩人視如神明，謂人類所以得穀食，即由此鼠竊穀種於天上，人若犯之，罪當天譴，每見此鼠，輒焚香禮之。

耕地鼠

《爾雅》鼯鼠注云：「地中行。」釋云：「地中行，鼠伯勞所作也。」一名犁鼠，謂起地若耕。有親見之者，見人則以首伏地而入，甚遽。俗云滾地猪者，殆耕地鼠也，第非必伯勞所作耳。

木蘭之地中，有鼠則土疏而墳，蓋鼠在土中穿突，土輒高起如塚也。

冰鼠

北部有冰鼠，可治小兒疳積，治箭鏃入肉。以其膽汁點眼，治目盲；點耳，治耳聾。其糞有清血之功用。若被貓犬所咬，以糞塗瘡口，亦有效。

野鼠

野鼠，漠北多有之，蒙古名曰鄂和托納，每取草實藏穴中以為食。

飛鼠

東三省之團頭山後，飛鼠頗多，即鼯也。體長七八寸，背暗褐色，腹白，尾長，密生長毛，前後兩肢間有膜，能飛行樹上。棲於深山，夜出求食，聲如小兒啼。

灰鼠

灰鼠，一名青鼠，深灰色，腹白，尾毛鬆而長性靈敏，善跳躍，吉林諸山有之。皮以製裘，灰白色者佳，灰黑次之。

鱗鼠

鱗鼠出順寧州屬之雲州，身有鱗甲，千百成群，殘食田苗，數年一出。

竹鼠

竹鼠，一名竹鼯，亦作竹鼠，似家鼠而大，毛蒼色，尾極短，目細而長，前足不分趾爪，行極遲鈍。

尾鼠

長白山有尾鼠，身圓四寸，足走如飛，惟尾長於身數寸。

火鼠

長白山有火鼠，居冰山下小洞。

水鼠

水鼠，口吻尖小如鼯，長四寸有奇，毛褐色，身扁，趾有蹼，至尾漸細長。穴居池沼河畔，時浮沈水中，以蝦蟹、昆蟲、魚類為食。

常履坦惡黠鼠

常安，字履坦，葉赫納蘭氏，滿洲人，官至浙江巡撫。一夕，方理公牘，漏下二□四刻，群鼠出穴，漸近人，促刺有聲，不知嚙何物，心惡之。頃焉，聲益甚，投之，弗中，散而復聚。亟命小僮伺之，無得，頗恚。更密伺，亦無得。眾力怠，鼠益肆，鼠若恃其黠而人莫能制者。翌日，購一狸，畜之。夜，鼠闌然。越日，獲數鼠，聲始寂。越日，更獲數鼠，自此室中不復知有鼠矣。

益陽縣署多鼠

湖南益陽縣署多鼠，而不蓄貓，咸謂署有鼠王，不輕出，出則不利於官，且日給官糧以飼之。道光癸卯，雲南進士王森林令斯邑，邀蕭山倪豫甫偕往。倪所居之院甚宏敞，草木翳翳，日過午，鼠自牆隙出，或戲或鬪，不可勝計，習見之不為怪也。一日，有大貓由屋簷下，伺而捕其巨者，相持良久，鼠力屈而斃。自此貓利其有獲而日至，乃積旬而鼠無一出者，後亦寂然。

鼠渡河

同治壬申六月，青山瀕河居民及舟中之早起者，皆見有鼠由河之東岸而來。將及河畔，乃紛紛銜尾，魚貫而行，或數□，或百數，浮水而渡，至西岸，遂散。好事者追視之，則已不知所往矣。

鼠有煙癮

黔有製煙之肆，於爐下置一籬，以洩煙氣，蓋熬製鴉片煙膏者也。同治時，經兵亂，肆閉。亂平，或就其肆重整故業，忽見爐下有奄奄待斃之鼠，不可勝數。乃知其曾受煙氣，失癮已久，故若垂斃也。

蝟

蝟，亦稱蝟鼠，與鼯鼠同類異種。穴土而居，晝伏夜出。體長尺許，甚肥，頭足皆小，全身有尖銳棘毛，由背筋作用，能攢起如矢，俗稱刺蝟。食田間害蟲，於農家有益。

邵位西員外懿辰有《詠蝟》詩曰：「追涼湖壩樹，意行不覺遠。地散月清陰，有物斃在阪。大非豪豬寧，小異蝟斯婉。厥名彙毛刺，腹似飲河鼯。天廚遺禁燔，蠹蟲踴緣苑。巨軀鼓膝肚，弱足步蝟蹇。有或躡其膚，圓轉自閑懶。剛毛拒持挈，縛取待騰緼。豎穎何怒張，挫芒就束捆。捉歸用汲衽，閑置聊下鍵。百蟲美儂利，笑爾形渾沌。屈前儕兔踣，內息類龜偃。居常穴土疏，出或蔽草尊。蠕動何闐闐，往往僕觸閫。徐趨劣免顛，庫伏稍得穩。畏人仍似鼠，警響輒踣踣。噤中病叟歎，虛室人聽宛。深秋實苞栗，佞拾看欲混。蒼然背毛礫，如眾矢集盾。持滿悉外鄉，攢鍼銳棘苑。有時翻仰臥，腹內赤婉婉。虎見驟吞噬，入咽忽偏反。還從虎腸出，以虎作糲飯。小數敗山王，用意一何佞！獨見辱於鵠，誘彼適自損。迅飛下啄肉，轉身嗟已晚。西家囊垂熟，上樹爪其本。搖落滿階庭，旋下以身輓。疊疊著體間，繫跣負之返。竊瓜尤便巧，中點貌特慍。俗云云有神，禮敬常縈繞。謂尸貨貝權，瞥見默祈懇。吾於爾無求，臥畜付庭壺。勿學癩墓精，覆瓶俟遷遞。」

海豚

海豚體長八九尺，頭小，口吻尖銳，其上下兩顎有圓錐形小齒五□六，背藍黑色，腹白色，脊鰭在背之正中，形如鎌，鼻孔連合為一。產我國山東之沿海。以軟體動物為食。捕之，鳴聲奇異。其皮見日不裂，經水不透，與筋骨皆可為工藝品之用，肉可食。

江豚

江豚體小於海豚，狀似豬，色青黑，胸有兩孔，噴水直上。多脂，可為燈油。古名鯨魚，俗稱水豬。

麒麟

麒麟似鹿而大，牛尾馬蹄，有肉角一，背毛五彩，腹毛黃，不履生草，不食生物，聖人出，王道行，則見云。今非洲內地，有獸狀似鹿，頸與前腳皆至長，頭高於地一丈五尺以上，好食木之嫩芽，名Giraffe，日本人亦譯之為麒麟。

雍正壬子、癸丑皆有產麟之事，一在山東，一在四川。山東巡撫岳濬題云：「鉅野縣新城保李恩家於□年六月初五日辰時，有牛產麟。細加看視，瑞麟身長一尺八寸，高一尺七寸，麕身牛尾。頭含肉角，頂帶旋毛。目如水晶，額如白玉。偏身麟甲，悉係青色，甲縫俱有紫色絨毛。脊背黑毛三節，中直豎，前向前，後向後。胯腹蹄腕皆有白毫。尾長五寸五分，尾尖有黑毫四縷。」

四川總督黃廷桂題云：「鹽亭縣永賢鄉□一年五月初八日申刻，風雨兼至，有鄉民楊士榮耕地避雨，見牛產瑞麟。即往驗看，瑞麟身高二尺，長二尺五寸，頭中挺一肉角，兩耳如鹿，孔內皆黃尖白毛，眼形長細，色如水晶，高鼻準頭，紅眼膛，黃凹鼻梁，其鼻準兩傍，似如意雲樣。偏身麟甲，青霞四射，微量黃翠，彷彿孔雀翎羽。各甲縫內俱白毛黃尖，夾紫毫數根。三乳兩脊，旁至尾，各有肉粒一道，如豆大，金黃色。脖項至腹及四腿內，亦皆白毛黃尖。尾根長六寸，尾尖有紫毛一縷，旁雜白色黃尖長毛。麕身馬腿牛蹄，蹄殼色如玳瑁，周身光彩。」

乾隆己未，蕪湖民家有牛生麒麟，三日而死，剖其腹，不見腸胃，中如蟹。

似麒麟之奇獸

松潘鎮總兵閃殿魁，直隸昌平人，光緒庚子，於馬廄中獲一獸，遍身有鱗，狀若麒麟，而獨角，長九尺，牛趾而馬腹，其馴亦似麟。鎮署當東，獸自西來入馬廄，馬初譁之，既屢來，則相安。獸不畏人，牧人皆得近之。或祝曰：「子果麟耶？當朝出晚歸，勿驚吾馬。」獸果如約去。翌日復來，牧人以白閃，閃因維繫之，而說其狀，郵聞於川督奎俊。奎令解省，將以聞於西安行在，意謂兩宮將狩蜀，故麟呈其瑞也。後不果獻。

角端

角端產瓦屋山，不傷人，惟食虎豹，山僧恆養之以自衛。《中華古今注》所載渠搜國獻豹犬，能飛食虎豹，此以豹犬為角端也。然豹犬，實露犬也，初不聞有角端之稱。《爾雅》：「馬出鬲，似馬，一角。」「麟，麕身牛尾，馬足，黃色，圓蹄，一角，角端有肉。」是角端固即麟屬，未可與豹犬併為一談也。

駱駝

駱駝體高八九尺，頸足皆長，性溫順而力強，能負囊橐行遠，故名橐駝，方音遂訛為駱駝。生於沙漠之鄉，行亦利於沙漠。其趾軟，行山路最傷，土路亦不甚速，惟沙地則步輕而勻。蹄無甲，陷沙不深，舉趾高，踢沙不颯。牛馬行沙漠則反是，故邊地有「牛走土，馬走草，駱駝走沙不用叫」之謠。老馱戶言草地駝行二□步，馬行二□五步，能追及，馬速於駝也。沙漠馬行二□步，駝行，□五步已追及，駝利於馬也。且塞外運載，莫便於駝。駝有雙峰者，有獨峰者，獨峰者力足，雙峰者毛長。胃中附小囊累累，預貯飲料，行路時以之解渴，故能數日不覓泉。肉峰之奇，有如其胃，中藏脂肪養料，飽即能行七日程，待肉峰隱，再給以水草。飲水不多，食草又不擇。每一駝負米一石五斗。後駝鼻絆於前駝之背架，連環相絆，一夫照料，多至□餘駝，工省而費少。

恤駝之法，宜備軟屨以護其肉峰，扁鞍以護其背，慎牽以護其鼻，【鼻破則力減。】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，扶整駝具以防其傾側，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，防其驚逸。

駝之遺溺與他獸異，直向後方，故行其後者須慎防之。

有要事須攢程前進者，日行八百里，可數日不食。惟須於起程時，以草裹鹽置其口中，而以布蒙其外，嚴泐之。抵其地，於口旁以錐刺孔，使緩緩出氣，以漸放大，至經寸二三而後去布。蓋行急時，不及換氣，刺以孔者，令其氣呼出也，若即去其布，即倒斃矣。

人行沙漠中，僅備乾餼，取駝之遺矢，近火燃之，略無牛馬矢之臭。

駝能識泉脈，取水時，令一人騎而任其所之，無三里不得清泉者。

飼駝之法，飲水畢，少飼以鹽。

駝知風響，風欲起，即趨避，故蒙人常以駝為占風之獸。

駝以青海之柴達木所產為首選，土人云，柴達木種，肉峰高而負重多，胃囊大而耐渴久。中途遇有狂颯，他駝行背風，此獨逆風而前。旋風驟至，捲沙成柱，他駝或為捲倒，此獨植立不動。其軀幹重，筋力強，能禦風沙也如此。

駝毛可製種種厚毛織物，其柔軟精細者，和之以絲，可織美麗之衣料。蒙古所產，輸出於外國者甚多。柴達木所產，豐厚而多毳，製為氈毯，輕柔細潤，非他產可比。

安塔哈

安塔哈，即野駝也，似駝差小，頂下垂瘦毛，產朔北野馬川。

鹿

鹿生森林中，四肢細長，尾短，性質溫順。雄者生有枝之角，每年脫換，年增一枝，既老則否。壯時毛茶褐色，有白星斑紋，俗稱梅花鹿。雌者無角，毛色較淡。種類甚多。

木蘭為較獵之所，又謂之哨。哨者，哨鹿也。哨鹿者，著鹿皮衣，冠鹿角冠，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，則牝鹿啣芝以哺之。蓋鹿性淫，一牡能交百牝，必至死，死則牝鹿含芝草以生之，故哨之以取其芝也。

馴鹿

馴鹿，西陵產，性伶俐，體細長，角生枝，毛褐色，無斑紋。產於東海鄂羅春奇稜部者，牝亦有角，與常鹿稍異。其能負重也似牛，可載人也似馬。

斑鹿

青海產斑鹿，皮毛美麗，見水即照影自顧。不遇急，不輕涉河。山中皆有之。獵者每伏於山麓河濱，以俟其至。

瑞鹿

康熙己丑，聖祖秋獵，行圍於巴顏陀羅海，所獲有瑞鹿一，其角長七尺有九寸，叉之數□有六。蓋鹿之角，自兩叉、四叉、六叉以至八叉，歷數□年而後成，其踰八叉者，不可辨其年歲，千萬中一遇而已。乃命藏之武庫，以誌山靈之獻瑞焉。

二寸許之小鹿

康熙丁未冬，商邱宋牧仲尚書奉謁相國柏鄉魏文毅公裔介，座次，見小鹿一頭，長二寸許，雙角嶄然，與大鹿無異。

羊乳鹿

乾隆時，臨安山中產鹿，於清明前後生子，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行，若無雨，終不能行也。土人覓得歸家，以羊乳之，長大，即隨羊行走，野性稍馴，可為園林點綴品，曰羊乳鹿。

鹿茸

鹿茸本為我國特產，東三省最著名，所謂關東鹿茸是也。鹿潛居深林幽谷間，獵者捕之，割其茸。日本人謂之袋角，蓋角根軟處有如袋然。三姓、琿春等處亦有飼鹿者。

製法，以北產為良，而品質不及西產之厚。然西產製法，亦未嘗不佳。最上者曰旋茸，其法得一生鹿，閉於柵，眾圍之而呼噪，鹿性躁，驚距奮擲，足無停趾，其體純陽，兩角更甚，數小時，約其熱度達於極點，有力者猝入，以利刃斷其首，長桿丈餘，上穿鐵環，綴八尺之鐵鍊，而角繫其端，力搖而旋轉之。甲疲乙易，乙疲甲易，不知其幾千萬轉，其精血靈活和勻，無孔不入，無竅不通。稍停，則精血凝滯之處，易生微蟲，精血不到之處，元氣不足，非全材矣。

俄屬亞西亞中，鹿茸之集散地，有名之處甚多，其較大者為阿爾泰，為北貝加爾，為南而輕斯科，為氣夜庫他，為北斯特來輕斯科，為黑河，為蒲拉鄂愛西輕斯科。惟自海參崴至蒲拉鄂愛，多為麋鹿茸，僅海參崴有梅花鹿茸而已。

海參崴附近飼鹿較盛之地，為細氣米，在海參崴西二百里，距琿春我國境百里；洞南，海參崴入口之島；馬牙山，海參崴西二□里；甘溝子及青島，海參崴東二百里；夾皮溝，海參崴東四百里。海參崴附近之飼鹿場，尤以細氣米之俄人亞西甫思氣所設者為最大。其牧場背山沿河，長闊均百餘里，地多高下，樹木極繁，中間道路四通，周圍繞以鐵網，飼鹿其中。項懸小圓木牌，上載鹿之名稱及號數。別作名簿，可以查點其數。有大小梅花鹿二三千頭以上。以此，可推俄人飼鹿之繁盛矣。

鹿之用途，雌與雄不同，養雌鹿欲其蕃殖，養雄鹿欲取其茸。年取一次，率在二月。茸初生長，身體強壯者，至四月中自落，謂之出回之落茸。身弱者，至六月中旬始落。成長過度，即非佳品。最劣者，至七八月尚不落。既成角，僅可製膠，必至次年二月再生新茸之時，其角自落。故養鹿者於新茸既生之後，須保護之，例如鹿鬪必用其角，恐傷新茸，故不使其群居。取茸時期，大概在四五月間，酌量其成長之度而割取之，勿待其自落也。

俄人割取鹿茸之法亦有二，一取於死鹿之角者，一取於生鹿之角者。細氣米及甘溝子等處，牧場中生取鹿茸之法，頗為完備。於其牧場門側設採取之場，圍以柵。柵之前後有門，後門有足容鹿二三□頭之屋。屋前更有一小屋，屋中以板隔為三，每一隔可容一鹿。最前一隔之板，設有機關，由後屋中放鹿三頭入前小屋，其小屋之最前一隔，機關踏動，左右後三面之板，緊貼鹿身，前面之板，支住鹿之下顎，不能動。然後操刀割取，以藥塗其傷處，開前面之戶板放出，以漸由後放鹿使前也。

俄人養鹿者甚多，每年售與我國之價格甚巨。但此猶為天然品，如欲適於食用，必加製煉，其法甚多。俄人不知其製法，故僅以生貨售與我國人。其法，一月約可製一次，燙以熱湯，置之通風良好之地三日，再以火煮，反覆數次，【此即九蒸九晾之法。】二□日後始畢事。此項精製品，其質堅緻，可切成極薄之片。如遇陰雨，尤費事也。

麋

麋，似鹿而大，牡青黑色，牝褐色。牡角有枝，每年脫換，年增一枝。其枝末分簇，並與鹿同。目下有兩孔，能夜視，即沙鹿也。

麀

麀，亦稱駝鹿，滿洲語謂之堪達罕，一作堪達漢，產於寧古塔、烏蘇里江等處之沮洳地。其頭類鹿，腳類牛，尾類驢，頸背類駱駝。而觀其全體，皆不完全相似，故俗稱四不像。角扁而闊，瑩潔如玉，中有黑理，鑊為決，勝象骨。大者重至千餘斤。其蹄能驅風疾，凡轉筋等症，佩於患處，為效甚速，世人貴之。

麝

麝，似鹿，無角，長三尺許，毛灰褐色，甚長。牡者犬齒突出口外。皮可製物。盛產於青海之南北二境，每年輸出甚巨，角之長者與鹿茸並貴。西藏江拉、希拉之間，皆重巖複澗，深林密箐，野獸種類無數，斑鹿、香麝之類尤多。獵者重披毳裘，著皮帽革鞞，負火鎗、腰刀械、藥彈、糗糒，伏處崖谷，風餐露宿，鮮火食。

山有何種獸跡，見遺毛矢溺，即可辨之。有麝之山，其香特異。凡荒山深壑，有三種香味，毒瘴一也，草藥二也，麝香三也。寒瘴不香，熱瘴微香，毒瘴最香。瘴愈毒，香愈烈，惟其香帶塵土氣。野花、山藥，其香氤氳而有味，聞之精神軒爽。若麝香之味，遠聞之，香烈而略帶腥，忽隱忽現，若即若離，愈近麝穴，其腥愈不可聞，循其腥而尋之，百不失一。蓋麝臍最穢，常流血液，晴時必仰臥於草地而曝其臍。臍眼凸出，大如鉢，腥臭異常，蚊蠅蟻蚋飛集蝕之，臍眼突縮入，微蟲碾如蠶粉。一日數次，脂漸凝厚。此為草頭麝，藥肆常用之品也。曾吸入蜂蠍蜈蚣毒蟲類者，臍有硃紅點，謂之紅頭麝，其品已高。最貴者曰蛇頭麝。毒蛇吮其臍，麝驚痛而力吸，跳踔狂奔。蛇身伸屈盤結，堅不可脫，須臾，蛇身截然而斷，首即腐於內矣。臍有雙紅珠，是為蛇眼，得之以合藥，香經久不散，治毒症，至有效。麝捷足善走，遇人追急，輒自招臍眼使破，知為焚身之累也。獵之能者，四散伏而捕之，聲東擊西，使之無暇自招。若受傷而為人追及，猶伏地哀鳴掩其臍，或以四蹄緊抱之。麝多，俗名麝熟；麝少，俗名麝荒。麝熟之年，藥商西來收買，茶□斤可易其一，較內地之價僅數□之一耳。

獐

獐，與獐同亦名麕，又謂之麋，似鹿而小，無角，毛褐色。其革細軟，用與麕皮同。

麂

麂，獐屬，牡者有短角，毛褐色，腳短力勁善跳越。其革至柔軟可製手套、表袋等物。

麇

麇，獐屬，俗謂之麇子，色蒼赤，其毛易落。皮僅供車帷之用，肉味美，供食。

瑞麇

乾隆辛未，高宗秋獵塞上，蒙古台吉必力滾達賴以麇獻，色純白，睛如丹砂。《抱朴子》稱鹿壽滿五百歲則色白。壬申又於巴顏河落圍中生致一。白麇性特馴擾，亦周法所僅見也。

布魯特牛羊

布魯特之牛羊，喜飲雪水，不雪，則延毛拉咒經，以繩繫龜殼一，活蝦蟆一，懸淨水上咒之。龜背見水珠點，頃刻即雪，謂之下筭筈。有病者，毛拉禳之，屠羊於前，擊鼓荅舞，謂鬼附羊身以滅。

牛

牛種類甚多，毛色各異，其體肥大而毛作黃褐色者，俗稱黃牛，性馴而力強，農家多畜之以助耕。其齒脫換，與人齒同，滿三歲，則門齒、白齒盡為永久齒，故視齒可知其年齡。其肉與乳，皆為滋養品，皮脂骨角，皆為工業之原料。

青海之牛有三種。曰犛牛，尾大毛長。長毛者毛直而潤，為上種，短尾者毛拳而微燥，次之。自頸至腹，毛垂及地，僅露四蹄，良工採之製冠飾，謂之羽。毛之最美者，在腹下近腎處，正中一線，兩旁毛裹之甚密，名曰胎桿，以乳汁浸而熟之，能摺疊不斷，放之，直如故，了無摺痕。價最貴，一縷之製，可值百金，後亦亡其製法矣。次則曰鐵桿，毛堅而兩端粗細如一，經風不亂。長尺有二者，價亦數□金。此二者必運至平番，經匠人手製，而後成美材，他處製法不及也。又次者織羽布，最粗者亦製毛布氈毯。且多力，能負重，健勝駝馬。惟性劣難馴，乳味亦稍遜。俗呼毛牛，有黑、斑、黃三種，是為青海特別之產。曰犏牛，身臃壯，皮革至厚。牡者轉運，牝者資以取乳，和茶，製酥油，味最勝。曰黃牛，身小而馴，耕田之外，兼以採乳。

跛牛為王詞卿所救

常寧王詞卿仁而愛物，里人陽姓畜牛而跛，屠人鬻之，將就宰，遇諸途，詰之曰：「值幾何？」屠窺其意，曰：「百金，不返也。」詞卿載髻怒指，厲叱之曰：「私宰耕牛，律有明禁。不還，我將鳴諸官。」牛駭棘不前，長鳴作謝狀。屠者懼。償以原值，牛得活。畜之家，戒牧人勿盡其力。呼鬻牛者告之曰：「牛跛而授之戮，寧不計未跛時為汝耕乎？一念之涉，恐足以召兩大之災也。」於是鄉人皆感之，無鬻牛者。

水牛

水牛為牛之好泅水者，惟吾國與印度有之。體大於常牛，額短狹，角甚長而微彎，毛短而硬，色黑，力亦較大，為用並如常牛，印度人兼用以搬運貨物。

犀

犀較象略小，角生鼻端，為用甚廣。其皮皺襞極堅厚，古人恆用以製甲。產於青海者，皮厚而無毛，鼻上生前後兩角，後之所產祇有一角，為奇驗之解熱藥。

牛黃

牛黃，藥名，多於病牛膽中得之。犛牛、犏牛、黃牛皆能生黃，犀牛所生者尤珍貴。狀如雞子黃，投入水中則硬。凡牛有黃者，輒出入鳴吼，夜視有光，坐是而食草不多，行走不捷，日漸癯立，兩眼瞼皆黃色。計其吐黃之期，須終日按脈而伺之。仰繫之則不吐，俯繫之則隨吐隨食，必俯繫之而以其舌不能及地為率，又須防其蹄踐也。吐黃以後，體益臞健。如逾期不吐，必斃，剖腹取之。黃無精采，其色淡黃紋理細者，上品也，《本草》謂主治驚癇，療小兒百病。出陝西、甘肅者，謂之西黃，出廣南者謂之廣黃。

真犀黃，作金黃色，紋理粗。晷日置於案，蚊蠅不集。研末少許，置沸湯中，無巨泡。必於巖穴叢箐中遇之。

犀力猛可與虎豹角。得犀而剖腹驗之，往往無黃，探其穴，藉草之下，有土光滑可鑑者，掘之始有。蓋吐黃時每隨吐隨食，惟吐於藉草之上，吮食不淨，餘液下漏，沈入土中也。然探其穴，得之又不多。

牯牛怪產

光緒庚辰七月，婁縣水浦橋農家牯牛產一犢，六足二尾，其四足與常牛同，兩足在腹下甚短，其二尾之下，各有一肛門，每遭矢，則一時並出。主人怪之，不敢畜，有江北人出銀幣六圓買之去。

山羊

山羊古稱吳羊，毛短，色多白，牝牡皆有角，而向後彎曲，毛亦可用，江浙多畜之。額下有長髯。舊謂野生之羊為山羊，後以家羊酷似野羊，故亦稱為山羊也。青海之山羊似綿羊，而毛光潤。有&~TQSJR;&~TQRR;，黑多於白，角削身小。皆孳養繁息，乳肉味咸美。

羚羊

羚羊為羊屬，狀似山羊，背甚高，角短而直，可入藥，角尖後向。毛長，黑褐色，有白毛雜生。足底上凸，故行時能留其趾痕於地。嗅覺銳敏。夜則懸角於木以防患。產漠北、青海，青海所產稍遜採乳不節則不育，故番人罕畜之。

綿羊

綿羊，可食，味勝於山羊，體稍大於犬。牝者無角，牡者有小角一對，卷曲如螺旋。亦有牝牡俱有角，或皆無角者。毛長而軟，多卷曲。口眼甚小。性溫順。其毛可織呢氈之屬，並以為裘。青海之綿羊，頭小尾重，毛豐而拳，多氈，孳生最繁。

青羊

羊有青者，南人所罕見，塞上多有之，善走巉巖間，為山羊之一種。

羊有煙癩

光緒壬申，漢臯某館舍之庖人，買一羊於市，歸而繫之廊下。不逾時，羊昏然倒，四足直伸，伏於地，俄而口鼻皆流白涎，意謂羊病矣，將烹之。適有好事者自外人，戲曰：「此羊殆有鴉片煙癩乎？」遂以紙裹煙灰而燒之，薰其鼻。須臾，白涎漸乾，自地躍起，雄健如初。次夕復爾。至除夕，庖人殺之，剖其腹，見肺孔中有紅首蟲無數，乃即以鴉片煙薰之，蟲皆蠢然出。庖人棄肺於野，群犬皆不食。後知此羊乃一鄉叟所蓄，叟有鴉片巨癩，每吸煙，羊輒以首探牀上，聞煙香，積日既久，遂亦上癩矣。

野山羊

內蒙盛產野山羊，俗稱黃羊，蒙名羊媽古列惡所。形同山羊，角較長，體較小，身多黃黑斑。雛羊方產即走。惟性野難畜，群居溝凹地，竄走甚捷，捕之維艱，雖狡黠如狼，亦難以傷害之也。皮可製褥，惟毛脆易折，不能作衣。肉亦可食，味較綿羊為劣。

植達石

植達石，出蒙古、西域，色黃白，或圓或扁，生於羊腹中。既生，則羊日瘠矣。而駝腹中亦有之。

蝙蝠

蝙蝠自手足至體之後端，有膜連之，故能飛翔空中，捕食蚊蠅。全體密生暗灰色軟毛，口中有齒，後趾短，有鉤爪，息止，以之鉤物，而懸其身。以乳哺其子，故為哺乳動物。

七里坡石洞有白蝙蝠

伊陽縣城北鳳凰山七里坡有一石洞，為古名儒讀書處，洞甚深。宣統末，有往探者，燃燭而入，有時上行，拾級如梯，有時下行，俯視若井。最終，見有透光處如豆，聞有蠕蠕聲，捕一蝙蝠，色純白，大如節。

青海之鳥

青海樹林叢密，而枝上無鳥巢，蓋平野無層巒扞蔽，狂風四至，捲樹如束，震撼摧折，鳥不能安其居。野獸毒蟲，充牣林箐，輒升樹捕雛而食，群鳥不能禦，又無民居相倚，荒僻處所，遂無一枝可借。是以大小羽屬，多棲於斷崖荊棘之中，種類又不繁息。

西康之鳥

鷹、鳩、雁，西康所在均有之。鳧，乍了、德格、巴塘均有之。鴉，有純白者，如人死，棄之於山，必先白鴉食其睛，群鴉乃食其肉，裏塘有之。鴛，巴塘、鹽井有之。鴿，名鳩鴿，德格、巴塘、乍了、察木多均有之。鵲，巴塘、德格各處均有之。鸚鵡，巴塘、鹽井均有之。鴝鵒，巴塘、乍了均有之。鷓鴣，土黃色，西康有之。鷓，巴塘、乍了均有之。鸛，巴塘、乍了均有之。鳩，巴塘、德格均有之。餘，貢覺、三巖、巴塘、江卡均有之。鷓鴣，即黃脰雀也，巴塘、乍了均有之。雀，巴塘、乍了、石渠均有之。燕，巴塘、乍了均有之。

墨色鳥

淮安有墨色之鳥，長可六寸，身瘦尾歧，形似燕而較大，鳴聲如黃鸝然，不若黃鸝之悅耳。飛集必雙，片刻不離，常於樹顛見之。

大頭鳥

長白山有大頭鳥，嘴短毛白，身長三寸，頭大於身。飛落石上，每見其首，不見其尾。

四翼鳥

長白山有四翼鳥，頭圓尾細，前兩翼長，後兩翼短，色淡黃，形同蛺蝶，聲似黃鸝。人有見其雌雄雙飛者。

虎嘶碧落

塞外地方有名虎嘶碧落者，譯言怪鳥也，在二〇五臺東去六〇里。相傳某年其地有鳥，見回人，即啄之；見華人，則飛鳴高舉，不敢近，亦真奇矣。土人因以為地名。

博白多鳳凰

博白有綠合村，其山多鳳凰，有高三尺者，備五采，冠似金杯，常棲高樹顛。又有大如鵝者，尾甚長，動其羽，聲如轉輪，名大頭鳳。或為瑤僮所射，緝毛為裘，涅而不滓。

兩江溪洞中出鳴鳳，形如孔雀，頭上有彩，毫光如掣電，冠上垂二弱骨，長一尺五寸。其鳴叶宮商。

烏鳳

烏鳳，大如喜鵲，紺碧色，背上帶赤，腹白，羽黑而微赤。頂上有冠。眼大臉青。尾長尺餘，有軟骨，能迴轉。鳴聲清越。其巢兩端有口，此人則彼出，以尾長故也。生左、右江溪崗中，極難得。

倒挂鳥

粵產倒挂鳥，即桐花鳳，日間收香氣於翼，夜則倒挂放之。

孔雀

孔雀，形略如雉，體長三尺餘，翼短小。雄者特壯麗，尾有長羽，能開張作扇狀，金色，有翠綠斑紋，作眼球形，排列於上。觀其文彩，雖取百鳥之美羽集於一身，不能成此絢爛，實雌雄淘汰最佳之實例矣。展尾徐步，且行且鳴，以自矜其美，名曰示威運動，亦悅雌之慣性也。或曰，雄者最喜美麗，性妒忌，自矜其尾，遇婦女、童子服錦綵者，則展其尾如羽狀，必逐而啄之。

孔雀產於熱帶地，吾國園囿所蓄，多由印度群島及暹羅輸入，故畏寒，不易畜也。朱竹垞曾見其舞，而為《八寶妝》詞以詠之，詞云：「庭暗娑羅，山明躑躅，正值好春時候。不用紅樓三〇級，合在迴廊疏牖。朝來彈指，阿誰妒殺芳心，綠蕤響處開難驟。絕勝織成步障，編他銅鈿。看場壓倒窗櫺，一迴舞，旋更教人立屏後。數項翠尾花如縷，怎染出輕紈圖繡？除非是邊鸞好手。郝伊聲裏低丹味，問飡眼蠻奴，莫銷殘碧暗金否？」

鶴

鶴種類甚多，最貴者為丹頂鶴，高三尺餘，嘴及頸腳皆長。翼大，飛翔至捷。體純白，頂赤，額頰及自咽喉至頸黑色，翼尖亦黑，尾羽白。喜食魚。鳴聲高朗。產東三省及西伯利亞等處，至冬，遷居溫帶地，春歸舊土，候鳥也。

鶴獻芝

福州城西有一園，山環水繞，境頗幽勝。園有雙鶴，丹頂白羽，品殊不凡。梁茵林中丞章鉅撫桂時所得，攜之歸，以贈園主之祖者也。畜之久矣。時或振翅長霄，刷翎茂樹。每遇風清月朗，引吭長鳴，意若自得，飄飄欲仙。一日，主人之母八〇壽辰，各啣一靈芝獻於庭，如祝壽然，賓客皆驚異之。

鶴

鶴，似鶴而頂不丹，頸嘴皆長，全身色灰白，翼尾黑色。巢於高樹。青海有之。

鷹

鷹，嘴長於鳶，嘴自根即鉤曲，兩翼張度至二尺五寸，背暗褐色，腹白色，有黃褐色橫紋。腳四趾，其三向外，其一能前後回

轉，皆有鈎爪，勁而有力，眼甚銳敏，盤旋空中，無微不矚，獵者多畜之以逐禽兔。一名鵝鳩。

遼東皆產鷹，而寧古塔尤多，以俗名海東青者為最貴，純白者上，白而雜他毛者次之，灰者又次之。神俊猛鷲，能見雲霄中物，善以小制大，尤善捕天鵝。隴人呼為海青者，實即海東青，以產地殊，故異其名。產於西域霍罕汗者，則曰白海青。

鵝

鵝似鷹而小，體長尺餘，羽灰色，腹白，有黃黑或赤白色之斑點，尾有淡黑色橫條。人每豢之，以捕小鳥。雄者腳極長。又雉之屬。《爾雅》：「青質，五采皆備成章曰鵝。」

鳶

鳶，狀與鷹略同，惟嘴較短，尾較長。全體褐色微紫，翼張度至四尺許。飛時不甚動，若靜懸空中，喜迴旋，作大環，尾常開展，或平或傾側，以調節其勢。有所搏擊，則自空疾下。常攫取蛇、鼠、雞雛等，亦嗜食腐敗之肉。俗謂之鵝鷹，又稱老雕。

鵬

鵬，本作雕，鷲鳥也，一名鷲。嘴強大，中央鈎曲。大者之翼，平展至七八尺。其足有羽毛覆之。性較鷹為更孳猛，嘗攫食獐、鹿等動物。其羽可製扇，可為箭翎。有狗鷲、羌鷲數種。

直隸產鵬，嘴及四趾均如鈎狀，毛色淺黑。其產蒙古者，上部灰色，下部黑色。產長白山之木頭峰者，有三種，曰大鵬，曰坐山，曰白尾。青海所產，則兩翼廣及數尺，可製箭翎、羽扇。

骨託

沔州有禽，名骨託，狀類雕，高三尺許。其鳴之聲若骨託然，因以名之。能食鐵石。或謂鐵石至堅，非可食之物，遂有人以三寸白石，繫以絲繩，擲其前，即吞之。良久牽出，視石，已軟如泥矣。

王鷲

王鷲產直隸，黑褐色，鈎嘴鐵爪，頭有瘤狀突起，性猛烈。

角鴟

角鴟，形與梟同，惟耳邊有長毛似角。全身褐色，有白斑。頭稍類貓，眼圓大，帶赤黃色，周圍有粗剛毛圈。亦名鴟鵂，又稱怪鴟，俗稱貓頭鷹。視力甚強，暗中睹物，而晝間反不能視。《莊子》所謂「鴟鵂夜撮蚤察豪末，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」即此。

鴟鵂

鴟鵂，與角鴟同類異種，身小而眼圓大，有毛角如兩耳。俗與角鴟同稱為貓頭鷹。

梟

梟，亦作鴞，狀與角鴟同，而無毛角。晝潛洞穴，夜出捕食小鳥及鼠類。

鳩

鳩，亦作鴆，毒鳥也，一名運日，又曰同力鳥。狀似鴟，紫黑色，赤喙黑目，頸長七八寸。好食蛇，巢下數百步，草木不生。鳴聲如擊腰鼓。以其羽畫酒，飲之立死。廣東有之。

鬼域鳥

海南有鳥名鬼域，出深谷中。當受胎之際，各含一沙，又折枝遍插各徑口，為符號，以阻人往來。若不知而誤入之，則噴沙以射人，中之必死。

啄木鳥

啄木鳥，嘴銳直而堅，足四趾，二趾向前，二趾向後，便於攀木。舌細長，尖端有鈎。以嘴叩樹，察有木蠹者，穿孔鈎出之。種類頗多，常見者為紅啄木，背翼均黑，雜以白斑，頭尾有赤羽。次為青啄木，背尾綠色，頭灰白，額頰皆黑。

鳩

鳩，狀如野鴿，頭小胸凸，尾短，兩翼長大，善飛。其特性，能自嗉囊分泌一種乳汁，自口吐出，以養其雛，如祝鳩、斑鳩之屬是也。古人於鳥類，多以鳩名之，如鴉為鴉鳩，鷹為鷓鳩，布穀為鳩鳩，則固非以形態類屬，特假借名之也。

鴉

鴉，即祝鳩也，長尺許，嘴細長，上嘴鈎曲，羽黑褐色，頸旁有黑色及青灰色之鱗狀斑點，肩與脊上有赤茶色斑點，胸淡赤褐色，尾羽黑褐色。晴時鳴聲有緩，將雨則急，故俗又稱之曰水鴉。

斑鳩

斑鳩，一名鴉鳩，體小於祝鳩，羽色淡白，頭頸及下面色灰白微紅，自肩脊至尾皆灰褐色，後頸有黑色之斑輪環。陸璣《詩》疏所謂「項有繡文斑然」者是也。

鴿

鴿，鳩類，有野鴿、家鴿二種。野鴿全體暗黑，惟背之中央為灰白色，頸及胸有紫綠色之光澤。群棲林中，出食田禾，為農家之害鳥。家鴿為野鴿之變種，形態羽色，種別甚多，飛翔頗捷，記憶力甚強，放至遠處，能自歸，故古人用以傳書。俗稱鴿鴿。其肉與卵皆可食。

養鴿者，每於鴿尾以鈴綴之，朝日初升，鴿群乍放天際，鈴聲悠揚飄忽。

蘭州藩署之鴿

蘭州藩署棲鴿數千，相傳嘗有盜夜來劫庫，鴿乃大噪，異於恆。管庫者訝之，起視，盜因被獲，緣此官中月給二四金以為鴿俸。

鴉

鴉，與鴉同，烏鴉也，純黑。反哺者謂之烏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。內蒙古之鴉，大如雄雞，蒙人呼之謂喀爾客列，作鴉鳴，眼光至銳，喙長而利。駝行道上，所負行篋中如藏有肉食，雖裹以厚革，能嗅而啄穿啣去。產於青海者，高二尺許，食穀類果實及小鼠毒蟲，又貪食人尸，故肥而多脂。

太廟多鴉

太廟多鴉，每晨出城求食，薄暮始返，結陣如雲，不下千萬，都人呼為寒鴉。民間學塾，往往視為散學之候。

火鴉

儋州有烏鴉，能食火，每啣火置人屋上，以翅煽焚，則群鳴飛舞，其名曰火鴉。居人多以食物禳之。

鷹兒

鷹兒，亦鴉之一種，內蒙古名之曰烏郎火燒，體小性柔，易豢。

慈烏

慈烏，烏之別稱，體稍小於鴉，嘴之尖端較細，體黑色而有紫綠色光澤，多鳴於早晨。好食田圃之農產物，亦食害蟲。知反哺，故稱慈烏。

烏啄蝗

康熙壬子夏，吳中大旱，飛蝗蔽天，竹粟殆盡。蝗亦有為鴉所食者。長洲褚稼軒家庭中之椿，有烏巢於上，以其朝暮飛鳴，方憎惡之。至是，獨喜其捕蝗。中有一無尾者，攫啄尤多。胡汝源聞之，喜而作歌曰：「昔人曾稱鴉種麥，今日喜見鴉捕蝗。吳民

徵輸困來久，況復連遭水旱殃。苗未插蒔田未墾，催科已比五分糧。仰屋躊躇莫措手，忽聞蝗來西北方。老人昔年被災沴，談虎色變如虎傷。無稼可食且集樹，繩繩振振滋駭惶。園竹岸蘆到即罄，黃衣三使徵夢祥。浙中消弭賴刺史，吾蘇漫漫無短長。烏鳥啞啞高下翔，奮迅攫啄如鷹揚。承蠅之捷猶掇爾，就中尤羨秃尾狼。群鳥相將飽枵腹，吳氏或得療飢腸。臺上快睹等捷凱，擬草露布為張皇。白公大嘴可勿諂，竟當進號烏鳳凰。瞻烏爰止在鄰屋，愛之卻彈將弓藏。」

鵲

鵲尾長六七寸，與身相等，背黑，有紫綠色光澤，肩腹及翼之下羽皆白色，嘴腳皆黑。俗以其鳴聲為吉祥，亦稱喜鵲。性最惡溼，故又謂之乾鵲。

雀

雀，體小，褐色，有黑斑，俗呼麻雀。

山雀

山雀，體赤褐色，頭部有黑斑，嘴強直，能破堅硬之物，飛翔山林，捕食昆蟲。性慧，能習諸種技藝，人有利用之以營生活者。

鬼雀

鬼雀，產內蒙古之烏蘭察布盟北鄙，與土謝圖汗部交界處。形似麻雀，學馬嘶、犬吠、獺鳴，維妙維肖。與鼠同棲，騎鼠而戲，鼠恆受其指揮焉。

芙蓉鳥

芙蓉鳥，狀似雀，羽色黃，翼淡黃微白，鳴聲可愛，人多畜之。

竹葉青

竹葉青，一名竹林，大如雀，翼長三寸許。雄者上體作青碧瑠璃色，甚美麗，胸黑腹白。雌者背部黃褐，腹下微白。善鳴。夏日來自婆羅洲等處，冬歸，故為候鳥。

千里紅

千里紅頂有紅毛，喜食蘇子。俗呼蘇雀，黑龍江稱為老鎗雀。出俄羅斯地，雪後即來，群飛入海。

淨池鳥

太白山有一峰，直上三千里，盛夏雪霰不融，人不能登，惟六月可上。上有太白神殿，以鐵瓦覆之，水池五。有鳥紅色，大如雀，池有滓穢，則啣去之，人呼曰淨池鳥。山奇寒，無林木鳥獸，亦不知其棲止何所也。

白玉鳥

白玉鳥大如雀，嘴粉紅而羽白，皆有黑條紋，俗呼之曰白燕。

蘆虎

蘆虎，似雀，青斑長尾，好剝葦皮，食其中之蟲。

雞

雞，亦作鷄，雌雄皆有肉冠。食道之一部為嗉囊，其胃分前胃及砂囊二部。腳強翼短，不能高飛。雄者之羽毛美麗，鳴管發達，以時而鳴。肉及卵皆有滋養之效。產青海者種極大，閉於時，育卵最繁，在宣統時，八錢可購一枚。

雌雞化雄

康熙時，繁昌吳士明家畜一雞，生卵已久，忽化為雄，冠漸紅，羽漸長，鳴聲嚶嚶於子午候矣。

歸安孫在豐年六，以冠軍入庠，適雄雞生卵，而學書來。家人以為不祥，殺雞佐黍，投卵於河。孀氏聞之，曰：「此佳兆也，姪他日必作狀元。雞宜畜之，奈何並卵而棄之耶！」後孫竟以第二人及第。

慈雞

盛氏園畜二母雞，黃白各一，桑麻掩映，分柵而棲。各養數雛，晨夕挈雛出入，二雌同行，宛若人之治比其鄰者。一日，黃者被人竊去，失母之雛悲鳴不已，白者頻來顧視之，若代為惻然。自後得食相呼，歸棲逐隊，蓋亡形於黃白，而皆視為己子矣。盛之友訪盛而見之，因呼之為慈雞。

蚊母鳥

蚊母鳥，大如雞，體灰白色，頸及背腹部有黑斑，尾黑褐色。夏日居於黑龍江等處，冬赴熱地。晝伏森林，夕則飛翔河邊，食蚊蠅羽蟻。嘴小深裂，張之則成大口，食蚊無算，故為益鳥。舊說以為吐蚊，誤。《爾雅》作「蟲母」。蟲，古蚊字。

雉

雉之形狀習性，與雞相類。雄者甚美麗，目赤，尾甚長，雌則否。棲息山野，食穀類嫩葉及蟲，侵及禾稼，故為害鳥。漢呂后名雉，故諱稱野雞，至今沿之。產於內蒙古一帶者，重斤許，羽灰色有鱗紋，望之似斑鳩。

木蘭產雉，初在草中，為人馬所驚，輒飛起。然僅飛於兩山間，不能越山而過，力竭則撲而下，入草中，尚能衝一餘丈。至此，則以首伏叢薄，不見人，即自以為人不見矣。俯而拾之，尚活。

趕翎雉

東陵後山產雉，較他處野雉稍小，肉嫩而鮮，名趕翎雉，可馴養。

錦雞

錦雞，古名鷲雉，形狀大小略似常雉，羽尤麗。雄者頭青茶色，頸有純白輪紋，胸腹紅銅色，有光澤，背與尾帶金黃色，尾甚長。雌者亦似常雉，惟胸腹黑斑較少。

秧雞

秧雞，全形似雞，又名水雞，嘴長於頭，根部赤色，前端褐色，背黃褐，腹灰色。棲息水田，食小蟲魚，鳴聲如人之擊柝。

馬雞

馬雞出秦州，大倍於常雞，形如馬，偏體蒼翠，耳毛植豎，面足赤若塗朱。宋荔裳在北平時嘗畜之，為之賦詩。

山雞

山雞，形似雉，雌雄毛色各異。雄全身紅黃，有黑斑，尾長。雌者黑色微赤，尾短。古名鷓雉。

鷓

鷓，通稱白鷓，似山雞而色白，有黑文，尾長三四尺，嘴及爪皆赤色。長江以南產生最多。亦伯鷓。

食火雞

食火雞，與駝鳥同類異屬，身高五尺餘，羽色黑，頭小而無毛，頸亦裸，頂有肉冠，脛較駝鳥稍粗短，善走，產澳洲及新幾內亞島。舊說能吞火炭，故名，今簡稱之曰火雞。道光時，英人佔舟山，攜火雞以來，遂有遺種。今定海人豢之者甚眾，歲由甬船載以至滬，供西人之食者，不可勝數。

吐綬雞

吐綬雞產於巴峽及閩、廣山中，雄者高三尺許，雌較小，羽色彩甚美，頭部無毛裸出。上嘴根有肉冠，能自由伸縮，伸之長一二寸，垂於嘴下，縮則前頭部成小塊，時時變青白藍紫紅等色，煥爛奪目。亦稱火雞，日本曰七面鳥。

雷雞

蘇州拙政園有雷雞一，大如鸛雀，羽毛五彩，類吐綬。觀者故觸其怒，則撲翅掉尾，有聲隆隆，震地若雷鳴然。

竹雞

竹雞形如鶩而較大，尾短，羽褐色，有棕色斑紋，喜居竹林中。

樹雞

樹雞形似雌雉，腳小有毛，肉味與雉同，以之作湯，尤鮮美。然較雉難得，多在深林密藪。黑龍江以為貢品，謂之飛籠，或謂即《爾雅》之鷓鴣也。

半翅

《爾雅》：「鷓鴣，寇雉。」郭璞注：「鷓大如鴿，似雉，鼠腳，無後指，歧尾，為鳥愍急，群飛。出北方沙漠。」盤山有之。土人呼為半翅，即沙雞也，可食。

鶩

鶩，亦作鷓，亦名黃鸕，又名倉庚，背灰黃色，腹灰白色，尾有黑羽，雌雄常雙飛。初春始鳴，聲宛轉清脆。俗稱黃鶩，關內呼為水鴉兒。以歲旱時，忽樹頭睨睨數聲，則滂沱立至，故獲此名。

杜鵑

杜鵑，一名子規，亦稱杜宇，嘴扁平，上嘴末端稍曲，口大尾長，背黑灰色，腹白，有橫行黑線。不自營巢，生卵於鶩巢，而鶩為之孵育。鳴聲淒厲，能動旅客歸思。好食毛蟲，有益於森林。

布穀

布穀，一名鳴鳩，又名郭公，絕類杜鵑，而體較大。全體灰黑色，腹白，亦有橫行黑條，嘴尖，趾前後各二。鳴聲如呼割麥插禾，故名。好食毛蟲，有益於森林，為益鳥。

燕

燕，體小翼大，尾甚長，分歧如翦，喙短口闊，頷肥大，背黑腹白。歲之春分前後，來自暖地，巢於人家屋梁，秋分復去。

粉紅燕

康熙時，蘇州吉由巷民家有巢燕，哺三雛，一白，二粉紅色，時以為奇，人皆相率往觀。

金絲燕

金絲燕，燕之異種也，體小於燕，背褐色，尾腹間白色。產我國南方及印度，恆居巖穴中。

海燕

海燕以產於熱地，須越海而至也，故名。

沙燕

沙燕較海燕略大，產於大漠。

鵲鴝

鵲鴝，《詩》作脊令，《爾雅》作鷓鴣，形似燕，飛時作波狀，行則搖動其尾。棲息水邊，食害蟲，故為益鳥，種類甚多，背黑者為黑鵲鴝，頰下白者為白頰鵲鴝，自胸至尾鮮黃者為黃鵲鴝。

翠雲鳥

翠雲鳥產鄂中，大如鷓，五色陸離，至可愛玩。秋深時，千百為群，飛鳴空際。然去地絕遠，不知其棲息何所，疑為水鳥。

鸚鵡

鸚鵡，產熱帶地，廣州有之。嘴大而短，上嘴鉤曲，覆其下嘴，舌肥厚。翦其舌端，善學人語。足二趾向前，二趾向後。毛色純白。有純赤者，毛羽鮮妍，類猩紅剪絨之狀。又一種純赤，惟兩翅綠如翠鳥。又有五色者，紅黃白綠碧皆具，尤珍麗，每一隻，索直至二□四金。

白鸚鵡詔洪秀全

粵寇洪秀全據金陵時，畜白鸚鵡二，命人教以語言。洪每出，則白鸚鵡必高呼萬歲，其所謂文武者乃效之，呼聲震天，洪乃揖而退。

葵花鳥

葵花鳥，形似鸚鵡，羽純白，翎間微黃。頂有茸毛，如錢大，長寸許。晴霽日，則張如葵花，故名。廈門有之。

鸚鵡

鸚鵡，亦作鸚鵡，俗名八哥。全體俱黑，兩翼有白點，巢於樹穴及人家屋脊中。翦其舌端，令圓，能效人言。通常所蓄者，僅能效百鳥鳴，或逢婦女至，則頻呼好娘娘不止，此均不得為上品。

湖北某縣有一老嫗，廣蓄鸚鵡，其靈敏者，能奉主命，至戚友家傳達音問，銜取鍼線，人以烏衣使者稱之。某日，鸚鵡又奉命至某姓家借鍼，比返，過鄰村，見場上有遺穀，因置鍼碌礮上，俯而啄穀。鷩有飢鷹盤空下，奮爪攫之而去。鸚鵡見有一熟識婦在旁，哀呼曰：「婆婆，吾被鷹攫去，煩寄語阿姥，今生不復面也。鍼在碌礮上，阿姥可自取之。」婦述諸嫗，嫗終日哭泣，幾喪其明。

某姓蓄一鸚鵡，善窺人隱私，搬弄口舌。其家有童養媳，值翁姑他出，潛取廚下年糕者食之，慮為鸚鵡所窺，預以飯籠罩其頭，以為無事矣。比翁姑歸，鸚鵡喃喃自語曰：「飯籠罩了八哥頭，鑊裏年糕滑溜溜。」翁姑聞之，乃責其媳。

乾隆時，錢塘黃寶田有打八哥詩云：「打八哥，打八哥，八哥無匿處。但解陰晴不嘴飛，沙明露白久延佇。紅蓼洲，青蘆渚，兩啣呼，告其侶。於今高飛亦何益，膠網不設黏竿舉。吁嗟乎，八哥爾何苦，鳩舌作人語。爾不見人作禽言人不顧，禽作人言人捕汝。」

翡翠

鳥有青羽者，俗稱翠鳥，亦名鷓，其羽可為裝飾品。瑞安項叔明著《翡翠曲》，託意深遠，措詞爾雅，有風人敦厚之遺。序云：「春寓郡中之設翠肆者，每朝，野人數輩集其門，輒籠生翠□百至。主乃取翠羽鑷剔而縱之，隨鳥之多寡酬值焉，間有垂損傷斃者，因歎多材為累之說不虛也。其捕之之法，至水濱，取鷓媒翳細竹間，張絲網於其外，吹筠管作翠鳥聲，翡翠爭集，見類而從之，遂冒網上，不能去。」詩曰：「瀛州巢密珍禽小，時戲蘭苔出杳渺。羽毛奇麗比黃金，無鳥張羅偏擾擾。擊波得魚人不爭，吹管忽作相求聲。鷓媒翳翼隔幽篠，千絲結網齊牽縈。提籠卻向三條市，列肆威蕤笑朱紫。翠毛零落刀鑷施，何如老蚌相持死。放爾鸞環掠石磯，焚身未許惜殊衣。飾釵嬌愛等懷璧，語巧情親皆禍機。始知賈害緣文采，疇侶招呼意先改。」

山翠、水翠

湘中出翡翠，有山翠、水翠二種。山翠大而色老，水翠小而色嫩，用飾物品，其色極鮮。交、廣所產，遠不及湘，人鮮知之。即有知之者，亦不知因以為利也。

相思鳥

相思鳥，產於蘇屬近海之地，湖南、福建、四川亦有之，蜀人呼為應山猴。大與瓦雀等，喙紅，羽黃綠，顎下純黃，第一級飛羽黑色，鳴時，聲小而韻，飛則並飛，止則並止。至秋季，鄉人輒羅致之以鬻於市，愛之者以雕籠畜之。籠分二格，鎖其一，其一

雖放之不去，而仍飛翔於籠之左右上下，少頃亦自入籠。若失其一，其一必悲鳴而死。此殆比翼鳥之流歟？惟自秋畜至明年之初夏，輒殞。性喜浴，雖嚴寒冰雪時，必置盆水於籠下，聽其自浴。

嘉慶初，湘有候補知縣陳玉聰者，在藍山縣得雌雄各一。詰旦戒行，雄忽飛去，攜其雌返長沙，籠置廊下。自藍至省千餘里，城內人家□萬戶。一日，其雄忽至，望門投止，繞籠翔舞。開門納之，偃倚啁啾，如訴久別狀。陳為詩紀其事，一時和者甚眾。

畫眉

畫眉產四川，全身黃黑色，其眉如畫，巧於作聲，如百舌，亦有色純白者，人家多飼養之。廣西之陽朔亦產畫眉，雖羽衣鮮潤，而清啾罕聞。土人云，此地畫眉，貴鬪不貴鳴。古語吳人尚言，粵人尚力，人誠有之，物亦宜然。

山畫眉

山畫眉善鳴，塞外所產，與他處不殊，獨以卵珍，大僅如蓮子，綠如松石，亦有白色及斑褐文者。土人鎔蠟實其中，以為簪珥之飾，鬻於關內。

白頭翁

白頭翁，體大如畫眉，全體灰黑，腹白，翼尾皆黑而帶綠，老則頭白。冬日群棲原野，鳴聲喧噪。

百靈

百靈為汴梁產，善鳴，能作百鳥聲，故名。且以能學貓叫者為上乘，由一二聲、四五聲、八九聲至□三聲，惟三五聲者多，九聲者少，至□三聲，真希有矣。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南部及席勒圖佛界，均盛產之，□百千萬飛舞空際，棲於草際，食棘棘草子。夏產卵，至秋而繁。

豢養百靈之人，大抵為市中游手。在乾隆時，秦淮妓院中人尤多，俗所謂龜者是也。蓋自朝至暮，無所事事，既不便應答門戶，又無煩搗米鹽，盥漱既畢，即捧籠至官道旁鵠立，俾稠人走過，以壯其膽，且誘令開朋發歡。開朋者，舒展兩翅，立於臺而歡鳴也。午後，乃爭往王府園茶寮，千百籠紛投杳至，互較短長，鳥聲沸騰，不聞人語，彼此顧盼，以為笑樂。泊夫曜靈西匿，三五成群，聯襟蹋歌，則攜籠而返矣。

蘇州某公子酷嗜百靈，剖琅玕竹為籠以貯之，以雲母砂平鋪籠底。底之中央，矗立一小臺，如春菌然，以旃檀為之，諺所謂百靈臺者是也。籠之四周，盆、盂、瓶插諸品，一一具備，所取材者率珍品，或以羊脂玉琢之，或以名窰佳瓷為之。故一籠之費，恆在數百金以上。他若調護之殷勤，飼養之周密，雖孝子事其所生，亦無以過之。一日，公子偶他出，欸由鄰屋來一狸奴，見而垂涎，破籠銜百靈去。家人譁逐之，狸奴被擒而百靈死矣。公子歸，撫之大慟，如喪考妣。飾終之典至優，斷文柩為棺槨，嵌白銀為題湊，瘞於園隅，加土三尺，稱百靈塚焉。又以殺百靈者為狸奴，設酷刑治之，以核桃二枚對剖之，去其核仁，實以鎔化之鑿汁，凝合於狸奴之四足上，如馬蹄然。狸奴不勝慘痛，輾轉呼號而死。乃解剖其肢體，以祭百靈，此成、同時事也。

光、宣間鳥販之售百靈於滬者甚多，豢之者皆游手好閒之人，每集於茶肆以比較優劣。

鷓鴣

鷓鴣，一名巧婦，俗稱黃脰鳥。嘴尖，全身灰色，有黑色、褐色細斑。取茅葦、毛毳為巢，大如雞卵，繫以髮，至為精密，故《莊子》謂「鷓鴣巢林，不過一枝」。

繡眼

繡眼，全體綠色，腹下灰白，眼緣有白毛圍之，嘴尖而青黑，足灰色。性溫和，甚惜其羽毛。嗜食紅熟之果實。人多飼畜之。

蠟嘴

蠟嘴，全體似桑扈，惟嘴淡黃作蠟色。尾腳皆短，鉤爪頗銳。又一種，體略小而嘴紅者，別稱洋蠟嘴。

鐵嘴

長白山有鐵嘴鳥，嘴長而尖。

鐵腳

鐵腳，天津有之，以其爪黑，故名。體大如麻雀，首之毛有藍色，尾兩邊白色。春令始至，可食。

鶉

鶉，本作鷓，與鶉同類異種，狀亦相似，惟羽無斑點，頸腳皆長。棲息於茅葦之間，捕食小蟲魚。舊有鷓、鴛、斥鴳等稱。

鶉

鶉，形如雞鶉，頭小尾禿，嘴腳均短，背濃褐色，翼黃褐色，皆有黑斑，腹赤白色。性活潑，喜跳躍，猛鶉能搏鬪，有馴養之以供游戲者。與鶉不同種，今混稱鶉鶉，誤。

鷓鴣

鷓鴣，形似鶉，稍大，背灰蒼色，有紫赤色之斑點，腹灰色，胸前有白圓點如真珠。其鳴聲如曰「行不得也哥哥」。

麥啄

漢陽、黃州一帶，麥將熟時，有鳥群飛於隴上，形狀毛色，似鶉而稍大，喙長半尺，細若竹枝。夜宿，則插入麥根土中，故掩捕甚易。可食。以其性喜食麥，故呼之曰麥啄。

鴻

鴻，較雁為大，背與頸灰色，翅黑腹白。性勇，聽覺敏銳。喜集湖邊，食菱、芡等物。

雁

雁，狀似鶉，嘴長微黃，背褐色，翼帶青灰色，胸部有黑斑，鳴聲嘹亮。飛時，自成行列，秋來春去，故謂之候鳥。古以雁、鴈為二鳥，今無別。

鵠

鵠，似雁而大，全體色白，故或稱為白鳥。頸長，嘴根有瘤，色黃赤，故又謂之黃鵠。飛翔甚高，鳴聲洪亮，俗名天鵠。

陝西榆林府邊界毗連蒙古之鄂陶部落，有高至三四尺，昂其首則幾丈餘者。兩翼健翎之外，率皆茸毛，溫如狐腋，不類羽族，其色潔白，取以為裘，禦寒辟溼，土人頗貴重之。

鵞

鵞，亦作鶩，似雁而大，身白頸長，嘴大而黃，身軀肥滿，而尾腳皆短，翼力弱不能飛。種類甚多，毛黑者謂之蒼鵞。

鶉鴒

鶉鴒，一名鶉，俗呼之為淘河。體大於鶉，色灰白，頰白色，頭裸出無毛。嘴長尺餘，直而廣，頰下有大喉囊。腳短力強，四趾有蹼，能竭小水取魚，先則連水吞入，貯喉囊中，後吐其水而食之。

鶉

鶉，狀如鴨而小，俗亦謂之野鴨，常棲息湖澤中。雄者毛羽甚麗，頸綠色。翼長，能飛翔空中，為□字形排列。體肥多脂，肉供食品，味甚美。

鷓鴣

鷓鴣，大如鶉，高腳長喙，頭有紅毛冠，翠鬣青脛，甚有文彩，俗稱茭雞。

鴨

鴨，人家所畜之水鳥也，嘴扁平，足短，兩翼甚小，拙於飛翔。趾有連蹼，能浮水。性質木鈍。產卵不擇地。古謂之鶩。

閩中鴨凡四類。他處所常食者曰水鴨，氣味過腥，價至廉，為村野人家常食品耳。一種較他鴨為碩大，名曰家鴨，謂其最善育卵，營業家因以為利，不供匕箸也。更有性至敏者，凡養鴨為生者必蓄數頭，能取締群鴨出入，不至散失，因而價值極貴。京師及江寧均尚填鴨。填鴨者，即取鴨之肥壯者，以食填之，數日後較尋常者略肥而已。閩中所謂填鴨者，較家鴨稍小，腳與雞為近，而頂有冠一球，作藍黑色，大如胡桃，狀亦相類，味極肥美鮮嫩，而價過家鴨三倍，筵宴中胥用之，允非他處號稱填鴨者所能比擬也。

雌鴨化雄

桐鄉陸姓家養雌鴨三隻，已三年。一鴨連日產卵三枚，尾忽禿，數日生綠毛，頭翅盡綠，而白頸，嘴距變紅，形聲俱化為雄矣。

魚狗

魚狗，《爾雅》謂之鴻，又曰天狗，大如燕，喙尖長，足短色紅，能在水面捕食小魚，如獵狗然，故名。全體青綠色，背淡黃，常在水邊掘穴築巢而居。

鷺鷥

鷺鷥，體大如鴿，頭背翼皆蒼黑有斑點，胸黃腹白，嘴短而黑，尾亦短，翼小不善飛，而巧於潛水，俗稱潛水鳥。棲息淡水洲渚之上，以蘆葦營巢。

信天翁

信天翁，一名信天緣，體大，張翼達丈餘，嘴端鉤曲，背部灰色或褐色，翼黑，飛翔力甚強，多產於太平洋。性魯鈍怯懦，凝立水際，魚過其下則食之，終日不易地，故有此稱。羽柔軟，可作褥。

鸕鶿

鸕鶿形似鴨而黑，喉白，裸出無毛，頷下有小喉囊，嘴長，末端稍曲，善潛水取魚。一名烏鬼，俗稱水老鴉。山陰高月垞員外鳳臺有《鸕鶿行》以詠之云：「秋江波淼淼，雲鱗澹堆墨。出沒千鸕鶿，衝起浪花白。生長漁師家，鉤喙箭爪形如鴉。雙睛閃閃翼拍拍，無篷船載聲啞啞。頸繫紅綠久馴熟，舞勢翩然立一木。須臾指揮若陣排，翻身都在水中伏。鸕鶿穿浪疾於梭，斷髻絕鬣擒魚多。小魚入口吞腹吐，大魚撥刺泥猶拖。漁師大呼助聲勢，深懼鸕鶿不能制。牽之曳之登瓜皮，一尾幾欲船艙蔽。漁師意欣然，鸕鶿齊上船。點篙尋港去，晒翅斜陽邊。賣魚沽酒漁師醉，烹鮮作餚誇味脆。迴看一木排鸕鶿，枵腹垂頭倦欲睡。」

鵝

鵝，頭圓大，長寸餘，嘴長二三寸，全體黃褐色，雜以灰黑及赭褐色斑點，胸腹白色，趾長無蹼。常棲水田中，捕食小魚昆蟲。

鷗

鷗，嘴鉤曲而強，羽毛白色，翼灰白色，長過其尾，前三趾間有蹼。常集海上，捕食魚介，喜隨海舶而飛翔。

鷺

鷺，羽純白，亦稱白鷺，頸腳皆長，腳青色，嘴長二三寸，頂有白毛，頗長，肩背胸部亦生長毛，是稱蓑毛，毳毳如絲，故一名鷺鷥。棲息水邊，捕食魚類。西洋婦人取其羽以為冠飾，鄂人多收之，由海舶輸出甚夥。朱竹垞嘗為《臺城路》詞以詠之，詞云：「謝池最愛鮮禽好，當年惠連曾賦。紫葍絲邊，水荳花外，長見伊窺魚住。乍翻淺渚，訝拍拍隨波，欲低選舉。占得圓沙，慣拳一足久延佇。采蓮舟漸近也，笑紅裙按楫，不教鷺去。荻岸偏明，蘋風慣浴，涼月毳毳鱗羽。曲江人渡，指隱約秋潮，望中生處。纔挂魚罾，又飛來別浦。」

鴛鴦

鴛鴦為水鳥，雌雄未嘗相離，朱竹垞嘗作《花犯》詞以詠之，詞云：「曲池塘，天教付與，雙棲夜深並，綠蒲分映。任夢裏隨波，煙外交頸。圓沙一片斜陽冷，多應睡未醒。看足了浣衣人去，蜻蜓移釣艇。采蓮渡頭最愁他，清歌纔起處，驚飛難定。齊浴罷，花潭下翠牽紅凝。休緣卻竹弓射鴨，還自去空江千萬頃。正好伴水亭風檻，低垂羅袖影。」

鸚鵡

鸚鵡，一作谿~IPMHZ;，似鴛鴦稍大，羽五彩而多紫色，故又名紫鴛鴦。頭有纓，尾羽上矗，如船舵。

龍

龍，舊說謂為鱗蟲之長，能興雲雨，利萬物，故為四靈之一，而目之為神物。而地質學家尚不能斷定其有無，且疑為海蛇，然大抵與古代之恐龍相近。若果有龍，則不但有尾，且可必其甚長耳。至古之所謂神龍者，非他，乃氣象學上一最可驚異之現狀，即俗所謂龍上水或龍噴水之龍，及繪畫中怒目吐舌乘黑雲而飛騰之龍是也。

《易》曰：「雲從龍。」其實龍即雲也。兩地之氣壓不平均，則生風。凡空氣上升，體積增長，溫度降低，則生雲。湖海上之水龍，即神龍，實為一極低之氣壓而成。其初生也，海上有旋轉之風，旋渦之中，離心極大，氣壓因而低減，海面之空氣因而上趨。旋轉愈力，中間之氣壓愈低，而自海面及四周之風趨之愈捷，因而黑雲層積。且新來之風，一入低氣壓，體積即增大而生雲霧。是故其雲愈降愈下，卒至極近海面，臨岸觀之，不啻黑雲中有怪物下降。且氣壓極低時，其力足以吸水上升。至水升過高，則復散於空際。無怪村夫鄉老見之，驚駭怯走，不敢逼視，而群稱之為龍上水也。惟相傳已久，今亦姑仍舊說耳。

或曰，龍之為物，論其身首，實為壁虎之類。其特異者，變色龍有長舌，恆隱口內，伸出時，約四五寸，【□五至二□生的適當。】舌具粘膩之涎，昆蟲在前，龍身不動，但疾伸其舌，黏蟲食之。身扁平，背高聳墳起，類雞冠而長，外皮似鱗非鱗，有時身腹脹鼓，類氣囊，實則內脹其肺也。有四足，長而且細，其足各五趾，或向後，或向前，靈轉自如，如鳥之爪爬無異。尾甚長，能升樹，以尾環繞枝頭，目臉上下相合，略似皮囊，且翕張如意，上下左右可隨意環顧。

宋牧仲見龍尸

宋牧仲嘗於順治乙酉見大內所藏真龍之尸，全身盤屈，貯篋中，一角五爪，鱗甲如鐵，長丈餘。

王衡門見諾龍

順治戊子二月五日，桐城植林居民王衡門，偶於山澗中獲一物，狀如龍，長五尺餘，頭角鱗爪皆具，剖視腹中，有石子升餘，烹食之，味殊甘美，無他異。王文簡公士禎謂即《太平廣記》之諾龍，體似蜥蜴，微具龍形者是也。

李鴻雷家見龍

康熙王子，某日正午，新城李巖副鴻雷家，忽有一物，蜿蜒數尺，鱗鬣可畏，遍體金色，爛然奪目，自院入室。已，復出，形漸長大，知為龍也。忽雲霧滄然，庭中晦冥，遂不見。

蘇州龍鬪

乾隆甲寅五月，蘇州有龍鬪於空中，風雨驟至，天昏地黑，掀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，壓斃若干人。至六月二□九日味爽，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，約丈餘，鱗大於碗。

岳州廢井出龍

道光季年，岳州有一龍，出自某村廢井，長丈許，遍體黑色，爪角畢具。農人不知其為龍也，群執農具，逐而擊之。龍不能抗，避入禾苗中。方搜索間，忽見白霧自禾中出，始如輕煙一縷，繼則蓬蓬勃勃，佈滿空中，霹靂一聲，龍乃夭矯而上。嚮之長丈

許者，後則長數百丈，遍體燦爛作黃金色。踰時霧散，群往探視，則稻田數畝已化為深潭。

鍾祥見龍

鍾祥城南二里有地曰周家塢者，往往見龍，或垂空蜿蜒而下，腥雲四塞，或拔地騰去，留窟深邃不可測。同治己巳四月二日有四日，忽有青蠅百千萬億，壘集地上，徑長五餘丈，高三尺，尾五尺，頭倍之。撥視其下，別無所見。旋撥旋合，三日方失。蓋龍身多蠅，此墮地而隱形於其間者也。

龍頭骨

廣州陳天如太史家藏龍頭骨一具，高尺許，縱橫皆倍之，重四斤有奇，作灰黑色，中有二骨平起，多橫槽，瑩澤如漆。見者皆以其形似龍，因以得名。出土之年為同治庚午，蓋其先人命工鑿池，深至二丈，於土色層轉中得之。其時地質之學未明，即有格物家，亦皆蔽於舊說，物藏其家，向不示人。輒近科學昌明，海內外博物學家遠者郵書問訊，近者踵門索觀，評察各殊，仍未判定。惟陳居西樵山麓，水道滌洄，按之《水經》，在漢以前，皆為大海，此物遺骨奇朽，疑為太古時代之水陸兩棲類動物，沒入地層中，歲月已深，因而化石，故二骨平起處，浸為礦質，獨多光澤也。

土井子石龍

新疆之地有曰土井子者，多大風，即風戈壁也。光緒初，張勤果公曜令裨將前往開路，於戈壁上紮帳棚，棚中穴地以避風。一日日暮，黑氣遠來，知有大風至，士卒以群槍排擊之。夜半，聞有物墮地，聲甚厲。次晨相距里許，有一物，似蝎虎，長三丈，作深綠色，脊背墳起，大小如覆盂，色紅，兩目外圍紅白數圍，鼻孔露黃毛，頷下如硃砂，皮厚如指。墳起處，刺之，出白汁，著手即腫。此物每吐黑氣大風立致，能挾風而騰。食駝馬。士卒支解後，於其腹得金銀女飾四餘兩，馬鐙、馬掌有吞而未化者。土人謂之石龍，實即蜥蜴也。

薛叔耘見龍

無錫薛叔耘中丞福辰嘗以盛夏過揚州，方旱，艤舟窮堤下，忽見密雲轟南面，耕耜走相告曰：「龍見矣。」須臾，天四圍如墨，有二龍皆長數丈，垂雲端，夭矯蟠紆，乍有乍無。俄大雨驟至，雷風隨之。二龍去薛益邇，暴長丈餘，屈伸良久，始香龍之前，白雲擁護之，故不見其首。明日，渡揚子江，復有三龍錯見如前狀，已而遇雨。

吳中有龍災

光緒甲申，吳中有龍災。蓋五月癸卯晦，日晡，有龍自吳江雪落樣地方馳向青浦澱湖之南潁，攬金澤港而東，狂風雷雹隨之，至婁縣之徐家墩始騰而上，大為災。

龍鳴如牛

光緒戊戌，有由海道赴粵者，舟至中途，忽覺波浪翻騰，顛播殊甚。於窗次注視，見南方有二龍，蜿蜒向東行，其體屈曲，高處如山阜，且行且鳴，聲類牛，又與吹竹筒之音相似。鳴時海水壁立，舟益播蕩，舟中西人咸驚恐無人色，亟轉舵向北行。一時許，波浪始平。後詢其所見何物，則以大海蛇對，華人則皆謂為龍也。

南匯有龍挂

光緒丁未六月初六日午後，雲霧滃鬱，有龍掛於空際，大風拔木，南匯四圍沿海浮屠之棺，吸入雲際。少時墮地，棺悉裂碎，至有飛現僵尸者。

蛇

蛇體為長圓筒狀，修尾，無足，以肋骨自由伸縮而行。全體有鱗紋透明之表皮，年年更脫，謂之蛇蛻，舊以入藥。舌分裂兩歧，齒曲如鉤。其有毒者，別具毒牙二，自能起伏。常穴居土中，喜乾燥之地，亦有產於水中者。種類甚多，可大別為有毒、無毒二種。

蛇之無毒者，其類不一，太原府即有之，人呼曰涼蟲。唐申王體最肥，夏畏熱，玄宗命取無毒蛇置於腹痕中縮處，此即是矣。北方少蛇虺，青海之島中則常有之，而又見之於柴達木之溼熱地。頭塞鼠穴，張氣吹之，鼠暈死，蛇徐徐入，咀嚼之。鼠中毒者，肉皆紫黑，最易傳染，牧養牲畜者宜慎之。有雌雄蛇，長僅七八寸，背上赤練凡數節，伏於大樹根，兩蛇環結，口對如交餽狀，行時方解，互相前後，不辨雌雄，蒙人名之曰業夏格爾膏希，其毒劇烈，屢害人畜，垂涎滴草上，牛羊食之立斃。斃者必棄之荒谷以免傳染，窮山毒瘴，半由此種凝結而致也。

蝮

蝮，毒蛇也，多居溼地，長尺餘，頭大，形如三角，頸細，毒牙如管狀。全體灰暗，有褐色斑紋。至尾，則驟短小。其毒最烈。

蚺

蚺為蛇類之最大者，長者至三四丈，有斑紋，如古錦纈。肛門兩側，尚存後腳之跡。產於嶺南，南美等熱地亦有之。常棲於樹，雖無毒齒，而筋力強大，能絞殺人畜而吞食之。肉可食。頭方口闊，目光如鏡，其皮有黑白斑，尾甚細，尾末可貫錢數百文。土人言蛇大如人臂，行即生風，常豎身三四尺而逐人。性最淫，婦女山行者，須佩觀音籐一條，否則必為所纏，以尾入陰，即死。觀音籐全枝有倒刺，似虎杖而較柔，人見山有此籐，即知近處有蚺蛇矣。肉能祛風，愈瘡瘍，功效如神，以燒酒浸之，可歷久。人用其皮以繃三絃之鼓，必硝熟，始可用，生者易蛀，且易裂。蚺骨有名如意鈎者，形如錢，惟雄者有之，為房中術上藥，口啣之，可通宵不倦。其腹之油，能縮陽，不可近。

廬山周鳴皋客太平時，有小僮出外，見人宰蚺蛇，歸忽大哭，問之，以失陽告。裸而視之，陽物與二卵俱縮入腹中。一僕云：「方聞蛇腹時，僮以手理其腸胃，必沾蛇腹中之油，故至此也。」問僮，則於弄蛇腸胃後，旋即溲溺，手曾一撫陽耳。遍求解之之法，皆云：「蛇生幾年，則陽縮幾年，屆期自出，無藥可治也。」

蟒

蟒，大蛇也，體長二丈餘，有鱗，背鱗小，頭上及眼部鱗大，故又稱鱗蛇。背黃褐色，有褐色大斑，腹白，肛門兩側尚存後腳之跡，無毒。常蟠於樹以伺獸類，雖大如麋鹿者，亦能絞殺而食之。

三大王捕蟒

揚州邵伯埭之東偏有小村，農民數家居之。咸、同間，距村數里有小廟，以被粵寇之擾，荒龕無主，佛火久寒，有巨蟒踞之，村中雞鶩豚犬，時有死亡。夏日，有牧童坐牛背，徜徉遊戲，而大雨忽至，乃急引牛入廟暫避之。甫及門，則見有電其目、歧其舌者，夭矯盤屈，自棟下垂，粗如量穀之斛，長不知其幾何也。大驚，急冒雨驅牛歸。其父母問之，久始言所見。自是村人耕牧，皆不敢近廟，而蟒乃益肆，時出逐人，遇犬豕，噓以氣，輒迷悶，乃食之。農人既畏蛇，田汗不治，村亦漸荒廢，人乃謀所以捕逐之者。顧憚其悍毒，莫敢近，揭榜於眾，募能祛之者，贈百金。月餘，忽有少年過此，手三尺劍，跨驄馬。少年見榜，告眾，謂力能治之。乃先至廟審視一周，曰：「此易與耳。」命村人盡拔東南大道上草，凡里許，不許一莖。少年訂約以翌日來，遂策馬去，其行如風。明晨，村人之怯者，皆不敢出，其壯者則猱伏樹杪，或操火槍遙踞屋頂以伺之。少年至，去廟百步內，下馬，趨入廟。蟒方盤兩楹間，少年把劍一揮，即出而上馬。俄而砰訇一聲，廟毀，蟒直竄而出，疾如風，身中斷，猶可六七丈。少年鞭馬狂馳，瞬息達里外。蟒追之，亦垂及。而大道上蔓草盡除，蟒稍失勢。復可二里許，有短垣在前，驄一躍越之，蛇亦躍過之。垣既古，不勝重而倒，蟒被壓。方欲起，少年回刃一擊，腦裂矣。是日，村人見蟒被創，追少年急，知其必致死，皆為少年危，男婦老幼群集遙望。忽見塵起如霧，一騎疾馳而來，鮮血沾染殆遍，視馬上人左提蟒首，右握寶劍，眾皆歡呼爭趨迎之。權蟒首，重

六口餘斤。少年不受謝，惟索酒肉。既醉飽，繫馬柳陰下，而眠於其旁之大石，村人不敢驚。久之往視，則人馬皆不知所往矣。

越數日，村人聞捻寇將過境，已與官軍接戰，大懼。旋聞捻敗，其酋三大王者，中槍被擒。尋官軍擁俘囚駐營村口，有見三大王者，即曩少年也，以告於眾。村人哀之，呼與語，不答，明日遂懸首軍門，一村皆哀之。

錦鱗被補

香山某鄉地連萬山，異物數見。嶺上古塔，建自元代，以荒廢故，人跡罕至，惟窮氓無告者，或縊其中。久之傳有怪異，附近牲畜無故亡失，行客或偶履其地，輒攝去，異跡傳播，視為畏途，有牧豎放牛隴畔，與眾嬉戲，俄回首視牛，則佚去，懼歸受責，急與眾童分路追逐。輾轉尋覓至塔下，素聞怪異，欲返身去。然恐怖之心，終不敵懼責之心勝，徘徊瞻顧，覺塔之最上層有物動搖，諦視，露雙角，豎陰計曰：「得無吾牛果為所攝耶？」四望無術，惟離塔不遠，古樹交柯，其高參天，乃躡足猱升其上，以枝柯自蔽。平視塔中，歷歷在目有一巨鱗，首如五石瓢，鱗甲森然，眼射金光。適空中群雁飛過，鱗仰首呼吸，雁翩然墜下，如矢投壺，鱗一一啖之。豎大悸，幾墜者再，抱樹徐下，狂奔，返告眾。眾因集議籌所以除之者。或獻火攻策，眾以為善，挾硝磺，束葦往，勁弩隨其後。甫抵嶺下，鱗若豫知，昂首塔外，噓氣成雲，毒燄薰灼，前行者當之，輒仆地斃。眾懼，狼狽走。自是而嶺下居人皆遠徙，每夜中有遙望者，時見塔上光燄燭霄，雖月晦亦然，度必鱗睛。屢懸厚賞，募人捕獲，無敢應召。

歲餘，一老翁經其地，日暮，叩門投宿，鄉人款之。詢悉翁姓古，世為蛇師，操術至精，僉告以所患，翁微笑曰：「往視當報命。」眾喜而導之。翁探懷出小瓶，以藥塗鼻，並分給眾人。既至，翁審視一週曰：「彼方倦寐。」即登樹杪，窺覘良久，吐舌而下曰：「此錦鱗也。僕往來江湖數年，未見此毒物，無怪若曹受創。」鄉人固懇捕治，願厚酬。翁曰：「須招門弟子數輩至，通力合作，或冀能克。」鄉人乃館之於家。數日，門人繼至，翁日率之登峰採藥，歸輒搗碎，裂茅絮為長束，凡口餘，傳藥其上，曝日中，令乾。豫備畢，集眾告曰：「此鱗每於子午二時吐毒，銳不可當，惟未後可往。」眾如言，偕至嶺下。翁命眾溼泥塗身，攜以末藥，使奮力鳴金，曰：「鱗畏金聲，可驚之。」急與諸弟子登樹，分燃藥束，煙燄向塔注射，遂見黑氣自塔衝出，瀰漫空中。諸人雖塗藥，尚暈眩，幾不能自持。鳴金益力，響振山谷，黑氣漸微，翁更燃藥束助之。藥束盡，黑氣亦滅，翁躍下，招眾曰：「速登，彼已醉於藥，無能為。少緩，不可制矣。」身先眾人馳登塔頂，腥穢觸腦，人畜諸骨狼藉遍地。鱗蟠其間，瞑目不動，五色斑斕。眾驚呼卻立，翁前刃其首而斃，剖腦，獲巨珠，類桃核大，納懷中。去其雙角，授眾曰：「此最辟毒，凡中諸毒，磨水灌之立愈。」眾扛鱗下，聚薪焚之，臭聞數里。翁曰：「諸鱗中惟黑鱗性馴無大害，餘均毒甚，錦鱗尤為鱗中之巨擘，不多覩。茲幸捕治尚早，稍延歲月，變幻莫測，雖有智者，無能為力矣。」眾大悅，願酬之，翁不顧而去。

康山後有鱗穴

揚州康山後有鱗穴，藤蘿翳之。某工人誤發之，穴中之鱗大者如甕如盎，細者如竹如箸，數不可計。時值冬月，穴中熱氣蓬勃。頃之，黑煙噴起。工人歸，大病幾死。其中巨鱗一，黑質白章，長可八九丈，寺僧嘗見之，然不為人害，故亦無捕逐之者。

雞頭蛇

康熙己卯，新安胡簡侯行鹽崑山，有僕陳選偶至鄉，見一人於橋下濯足，被蛇螫，立斃。告其鄉人，共發橋下石，得一蛇，長尺餘，頭似雄雞，冠正赤，身黃，赤斑，即擊殺之。

岐蛇

溫州雁蕩窮谷中多蛇，樵者入山，皆攜藥以防，雖偶受蛇傷，亦無礙。全山產岐蛇，俗呼五步蛇，以被噬後行五步，即毒發難救。山中人見之，捕而焙於火，貨之藥肆，可治瘋毒。

白花蛇

白花蛇，毒蛇也，產蘄州者可入藥，故又稱蘄蛇。黑質白章，側有方勝文二口四，腹有圓斑。日常閉，口中有絲放出一二丈，誤觸之，則緣絲而至，無有脫者。

量人蛇

廣東瓊州有量人蛇，長六七尺，遇人輒豎起，量人長短，然後噬之。土人言此蛇於量人時，輒長鳴，人應聲曰「我高」，蛇即自墜而死。

金蛇

金蛇，小蛇之體作金色者。《本草》云：「生賓州、澄州，常登木飲露。」

黃額蛇

黃額蛇色青綠，長者至六尺餘，背有黑線四條。其行遲緩，無毒，常入人家捕鼠食之。

四腳兩頭蛇

同治壬申，上海老閘鎮南之新街王姓家，出積薪以曝之日，忽見一物自中躍起，有丈餘之高，復跌至地，狀似蛇，長約八寸，兩頭有首，一頭如子魚，一頭略小若蛇，各有口眼，生四足，背黃而腹白，有細鱗甲。擊之即死，簽以竹梢，曝之於日中。翌日，足尚能伸縮，旋以火炙而埋之。

飛蛇

飛蛇為蛇之一種，粗如錢，長七八尺。距頭尺許，有兩翅如蝙蝠。飛食小鳥，亦齧人。性畏金，持寸鐵擊之，則遁。

墨蛇

某歲廣東信宜大人山，以大雨，山忽裂開數丈，出一大墨蛇。山中有瀑布流出，至三口餘里，猶濃黑如墨。粵中固有麻瘋病，相傳墨蛇所潛伏之水可醫治，鄉人爭取之，試之果驗。

摩該

摩該，蛇名，生水中，渾身有金點，準鳴兩部有之。

吳振臣斷蛇

康熙時，吳漢槎之子振臣隨戍寧古塔，某年夏六月，見有一蛇，長三四尺，以小刀斷為三四段，頃刻即連。又斷四五，旋復其舊，行更速。再斷之，每段用木夾擲於牆外，有懸於樹上者，始不能連。蓋其肉可製以為續弦膏，弓弦斷處，以膏續之，則膠固異常，雖用之年久，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也。

蛇食猴

乾隆時，有茅八者，少曾販紙入江西。其地有深山，多紙廠。廠中人每於日將落時，即鍵戶，戒勿他出，曰：「山多異物，不特虎狼也。」一夕，月皎甚，茅不寐，思一啟戶玩月，瑟縮再四，自恃武勇尚可任，乃啟關而出。行不數武，忽見猴數口，奔泣而來，擇一大樹而上。茅亦上他樹遠窺之。旋見一蛇自林際出，身如棋柱，兩目灼灼，體甲皆如魚鱗而硬，腰以下生九尾，相曳而行，有聲如鐵甲然。至樹下，乃倒植其尾，旋轉作舞狀。尾端有小竅，竅出涎，如彈，射樹上。猴有中者，輒叫號墮地，腹裂而死，乃徐啖三猴，曳尾而去。茅懼，歸，自是昏夜不敢出。

蛇報怨

吳白華總憲將生時，有紅芝茁塔下，為封君踏碎。再索，將誕，復有紅芝生室中，因拔之而供諸案。越日，產稷堂少司寇。封君晚發顛疾，顧博學多著作，類傲世不恭之談。嘗以所作郵寄其弟古心太史，太史展卷大驚曰：「是足以赤我族矣。」遂焚之，手書讓其謬妄。封君得報，顛益甚。一日晨起，見所蓄犬對之大嗥，起喝之，遂狂吠，傷足，旬日毒發而殞。家眾縛犬殺之。夜夢封君冉冉自外人，面有喜色，語眾曰：「予少時嘗掘蛇穴，盡殺無遺。向者發顛，為蛇所祟，將以覆我宗。幸祖宗厚德，遣老僕某託

生為犬，噬予至死，俾予一生受之，蛇怨亦消，此後可勿慮。犬非仇予者，奈何殺之？慎勿棄其骨。」醒而諸人所夢皆合，乃埋犬於祖塋之側。不二年，昆季大貴。

小蛇攝大蛇

黃稼田司馬嘗為人言，其鄉某孝廉禮闈下第，乘薄笨車南歸。一日，忽暴熱，當午歇涼，御者憩於白楊樹下，見一小蛇，長尺許，竟體褐灰色，昂頭向上，樹間則蟠一大蛇，粗如碗，垂頭向下，兩頭相向，見小蛇口中呼吸，大蛇為氣所攝，漸癱軟。御者以小之制大也，頗不平，急起，以足抵小蛇力踏之。小蛇負痛，掉尾鞭其足背。御者固赤足著履，足頓腫。小蛇既瘞，大蛇屈伸久之，始蜿蜒穿樹而去。

蛇食人

秀水王某自新疆歸，嘗語人曰：「予在甘肅遇一武員，面猙獰如獸，鼻脣皆闕如，惟兩目炯炯，齒牙崢嶸而已。詢其故，則謂弱冠時奉差烏魯木齊，歸時隻身走千餘里，所過皆崇山峻嶺，窮三晝夜，無人煙，食則啖乾糧，渴則飲澗水，夜則以皮囊懸於樹，蜷伏以臥。一夕，睡未酣，忽覺渾身如火灼，囊亦如沃湯，以手摸其面，軟如爛瓜，皮毛盡脫，耳鼻與脣亦隨手而落，恐怖萬狀。幸心地尚清，急探腰間匕首出，於暗中力割，惟聞腥臊氣，兩手滑膩，亦不辨為泥為血。并命再割，乃見一線光。須臾，用力割之，遂出險。心惴惴不知所措，坐石上休息片時。遂巡行半里，見一大蛇盤繞山谷中，粗可合抱，投以小石，頑然不動。俯視之，蛇已死，無首尾，乃悟云，昨夕身入蛇腹，若稍遲醒半時，骨肉皆為所消化矣。今年四餘，五官之不具，面目之改觀，皆以此也。」

蛇竊蛋

吳中某甲以開設雞鴨行致富，行中積蛋，不知其幾萬億也。而月終統計，必少數百枚。既而旬日計之，無不少者。甲疑為司事者竊取，其人不肯，早暮伺之，見有蛇長丈餘，身圍如碗大，高踞梁上，而下垂其頭以吸蛋，相距尺許，蛋即升而上。既吸數枚，則環蟠於柱，力束其身以破蛋，如是而一餐畢矣。明夕又至，亦如之。司事者恍然悟，乃取堅木，削為蛋狀若干枚，置筐中，而以蛋覆其上。明日，蛇至，如前吸取，蛋與木蛋相間而入。吸畢，環柱蟠束如故，而愈束愈緊，尾左右揮掉，若甚不適者。久之，直竄庭中，旋滾不已。庭前有隙地，綠草叢生，蛇復竄入草間，自起自落，踉蹌傾跌，上下以數尺計，而木蛋終不可化。如是者歷三晝夜，乃死。司事者招甲至，刺刀蛇腹，得木蛋，乃言其顛末，藉以自白焉。

蛇與烏鵲鬪

新安山中嘗見烏鵲數，共鬪一蛇。蛇長盈丈，黃質黑斑。烏鵲或上或下，嘩噪不已。蛇則盤屈為一團，而張口吐舌以禦之。久之力不支，竄草中烏鵲猶隨而啄之。及秋燔山，蛇乃相率奔避，或不及，則焚死，中有大如車輪者。

蛇鼠互噬

溫州人蛇雜處，蛇不傷人，每居壁中，與鼠為鄰，至冬而入蟄。鼠飢則噬蛇，而皆自尾食起。蛇雖負痛，乃略不移動。至驚蟄後，尾已去其半矣。至此，蛇氣已伸，則追鼠而吞。鼠狂竄而叫，聲吱吱然，人聞之，即知蟄蟲起矣。

蛇食雞

方翔卿嘗至溫州雁蕩山之靈峰，登右谷之長春洞。陟嶺過半，瞥見嶺旁叢草蠕動，知有蛇，察之，則有一蛇長約六尺，通體純黑，背有鱗，色深赤，映日光，斑斕刺目，出草叢後，循嶺而上，昂首吐舌。方驚愕失措，舉步疾奔，幸嶺級紆屈，蛇沿而上行，勢甚緩。將抵洞門，洞中人遙見之，知有異，咸趨而問訊，以蛇狀告。洞中人啞然曰：「此偷雞蛇也。我居此數年，習見之，不為害，惟常捕雞而食耳。」

捕蛇

吳縣泔墅關西鄉，向有巨蛇出沒，左右數里之居民，至夏多染瘡疽疾，皆以為中蛇毒也。於是徧覓捕蛇者，得甲乙丙三丐。甲，師也；乙、丙，徒也。索資甚巨，鄉人釀與之。不數日，丐攜一籬，籬貯蜈蚣無算。既得蛇窟，甲啟籬，盡蜈蚣食之，體漸腫。運氣片時，腫消，右手食指、中指大幾如股。令乙丙立左右，甲即以兩指探入窟。有間，甲力舉手拔之，乙、丙各以鐵鉤助甲，倒戟而出，蛇已挺然僵斃，惟緊啖甲指不釋。乙、丙復以藥水洗甲指，頃刻愈。蛇之長，八尺有奇，粗逾杯，斫而焚之，臭聞數里。

竹葉青被捕

某鎮西石橋為鄉人出入通道，某年月日，有過橋而病者，全體臃腫，不竟夕而亡。初猶不以為意，久之，凡經是橋者，皆得腫病而死。鄉人知有異，遠立而觀之，見飛禽走獸之過橋者，必墮水死。眾皆視為畏途，橋側人家亦遷移一空。歷餘年，喪人不知凡幾，禳禱無靈，且有因之而致死者。鄉人無如何，聽之。

有捕蛇丐至，入境即駭，將近橋，卻步不前，詢鄉人曰：「經是橋，有以病死者乎？」鄉人乃詳告之。丐曰：「此一種毒蛇耳，生有翅，能飛，不必噬人，人嗅其毒立斃。其名竹葉青，長不逾尺，色與竹葉同。不殲除之，年久，其毒愈甚，恐此間人無同類矣。」鄉人因請其捕治，曰：「非得巨黃鰻蛇。不足以語此。」鄉人許以重酬，丐請先付川資，往覓黃鰻蛇。鄉人慮其誑，猶豫不決，丐慨然曰：「戀小利而忘大患，君等之謂也。某雖貧，亦頗知義，不忍坐視生靈塗炭，終當捕之，惟多需時日耳。」某紳察其誠，付以百金。丐受之，揚長去，約一月還。屆期，丐不至。久之，仍杳然，鄉人於是疑其詐，某紳亦無言。月餘，丐肩荷巨囊至，揖某紳。並告眾以爽約之由。蓋丐覓黃鰻蛇久不得，即有之，亦不足以當敵，後於荒山中覓得，即肩上所荷者。鄉人始感其誠，款待之甚殷。丐囑鄉人覓旱煙管數百枝，削之，收其煙油，得一缶，數於身殆遍，手臉亦厚塗之。削竹鞭二，長及丈，交叉作鉗狀，亦以煙油敷之。己則穿厚棉衣袴，鞋襪亦用厚棉製成，復以厚棉蒙其首手，僅露目及指，然後荷黃鰻蛇往，囑鄉人遠避。丐將近橋，出黃鰻蛇，竹葉青已飛至，踞黃鰻蛇項。黃鰻蛇被噬，不能脫，委於地。丐見黃鰻蛇不敵，慌甚，揮竹鞭助之。鞭著竹葉青，竹葉青怒，向丐飛來，其疾如矢。丐怖，欲反奔，已不及。於時黃鰻蛇起立若植竿，乘竹葉青不備，乘其後，疾噬其腦，同墮於地，鬪益力，丐以是獲免。自顧己身，覺漸腫，知毒氣盛，不可近，遠立眺望。久之，見黃鰻蛇蜿蜒行動，不復鬪，知已告厥成功，出藥燃之，薰散毒氣，攜甕往。竹葉青已死，黃鰻蛇昂首吐舌，若迎其主人者。丐以竹鞭鉗竹葉青起，納之甕中，以黏土固封其口，仍盛黃鰻蛇於囊，招鄉人以細長竹竿擔甕，掘土及丈，埋之野。往觀者中其餘毒，身猶臃腫。丐出藥末自服，並治鄉人，隔宿腫即退。鄉人出巨金酬之，丐受，謝而去。自是，多年畏途仍為康莊大道矣。

王老者狎蛇

溫州有王老者，家小康，中歲得一蛇，貯之甕，日飲食之。歷三餘年，蛇日以長，粗如碗，長過尋。老者呼蛇為朋友，每叩甕呼朋友，蛇即蟠甕而出。老者每食，蛇必丐其餘潤焉。已而老者病，蛇蜷伏不自得，日必數繞榻前，若視疾也者。老者疾革，蛇旋繞不忍去。溫人固狎蛇，然粗而長者，亦非耳目所習，子息輩頗惡之，然重為父執，亦姑忍之。

無何，老者死，方殮，陳尸堂廡，蛇蟠而上，撫其尸。老者戚屬繁，聞耗畢集，衣冠者滿堂上，卒睹巨蛇，咸有戒心。老者之子乃語蛇曰：「吾父不幸物故，弔客睹君偉大之軀，皆踟躕不自安，請暫避。」蛇乃退。棺既蓋，撲朔一聲，蛇復從梁上下，班班首目，往返蟠旋之。有頃，蛇以首擊棺蓋，若人之搶地狀者，蓋以表其哀悼也。吾國舊俗，人死，日必三祭，七日以外，日亦一祭。老者家屬如禮致祭，蛇必與焉。老者之子乃謝之，請他徙，謂驟睹者戒，相習者慢，蛇與主人兩有所不利也。蛇點首者再，若會其意，遂去，不復見。

鱷

鱷亦作鱷，爬蟲中之體大而猛惡者，長者至丈餘，背有鱗甲，甚堅硬，四肢短，後肢有蹼，口大，齒為圓錐狀，有齒槽，尾

長。性兇暴貪食。居熱帶地方之河口或沼澤間，吾國亦有之。廣東潮安縣城東北鱸溪，【一名惡溪，又名意溪，即韓江也。】唐時溪有鱸魚為害，韓愈作文驅之。是夕，暴風震電起溪中，水盡涸，自是潮無鱸魚之患。宣統己酉，江寧南城外農人於山間獲其一，由暨南學校中人送兩江師範學校日本教員解剖，製為標本。庚戌，陳列於南洋勸業會之教育館中，其體約長四尺餘。

鼉

鼉，狀似鱉而甚大，頭有磊塊，故俗稱癩頭鼉，背青黃色，居於江湖。古以其肉為珍味。浙江布政司署前之池蓄之，游人往觀，輒投以燒餅、饅首，與之食。

南匯漁人獲鼉

光緒辛巳秋，南匯海濱漁人獲一鼉，頭如小甕，有四足，甲外有裙，重百餘斤。朱石香守戎以錢三千文購之，蓄於香樓前荷池中，月餘即死。

鼉

鼉，與鱸魚為近屬，俗稱鼉龍，又曰豬婆龍。長二丈餘，四足，背尾鱗甲，俱似鱸魚，惟後足僅具半蹠。生於江湖，我國之特產也。相傳力猛，能損蝕隄岸，鳴聲驚人。其皮可冒鼓，通作鱗。

寧國有蛟

康熙己卯，有寧國老嫗傭於長洲褚方為家，是冬久雪，因告褚曰：「寧國山中雪甚時，可掘蛟。」蛟伏處，雪輒融，土人尋得其處，老幼男女咸往相助，蓋為一方除害也。土深一丈，蛟重百斤。深二丈、三丈，則更加重。其形如豬腰，無頭尾，色淡黑。或云，即龍蛋。相傳野雉與蛇交，子生石上，遇雷雨，入土一尺，沉至極深，積久，則化為蛟。

蛟為暴於金谿

乾隆癸卯二月，金谿北鄙崇嶺崩，蛟也，大雨雹以風霆，山下村幾墟，民幾魚。某年，小山出九蛟，得九穴，然不為暴。某年，夏雨甚，大水，陳坊橋漲及於梁，有田父荷鋤過橋，見兩巨蛇，黃色，隊行水中，即以鋤擊之，斃其一，致之橋上。聞者皆來觀。已而見上流有浮萍如席，去梁數丈，盤旋不前。浮萍者，相傳蛟屬行水中，用以自覆者也。於是觀者皆走避。浮萍乃奔下，勢若山裂，浪沸起，高丈許，梁不盡塌，漲亦頓落，而人幸無損。

龜

龜腹背皆有甲，僅露頭尾四足出入之孔。甲之表面，蔽以表皮變成之紋片。雌者背甲隆凸，雄者否。頭似蛇，有鱗，色綠。性遲鈍，耐饑渴，壽至百歲外。古用龜以下，故稱靈物，以為介蟲之長。種類甚多。

綠毛龜

綠毛龜，龜背生綠色絲狀之海藻者也。甲色如象牙，小者徑寸，雜以金色，璀璨可玩。乾隆時，金冬心嘗蓄之，大如錢，甲上綠毛斑斕如古銅。

呬蛇龜

呬蛇龜似常龜而小，性專食蛇，我國南部有之。某年，法教士得二三頭，攜以歸，蓄養孳生。法屬西非洲與德屬連界之處，近日開拓，種植棉花，而毒蛇極多，妨於農事，有人於其地專賣此龜，每頭可值二佛郎也。

瀏河巨龜

乾隆辛亥六月，太倉瀏河口有沈某，以販售養貨為業，於海中舉網得巨龜，長丈二，載至梁姓行，數人曳之上岸。沈意龜必有明珠，索價二千兩，無售者。越二三日，不飲不食，觀者填門。梁厭其喧擾，詭稱有司查訊，沈懼，仍放入海。始舍之，圍圍焉，船乃入口，約離三里許，龜鼻發白光丈餘，忽濁浪排空，左旋右轉，而海水滔天以去矣。

破迷放龜

乾隆時，浙東漁者於海畔網得大龜，重六百斤。杭州破迷禪師進香普陀山，以一萬錢贖歸，集僧眾舁之，上招寶山絕頂，浮巨舶，面海放之，龜迴波頰首者三而逝。大興舒鐵雲作詩以紀之，詩曰：「龜之藏於海者不知壽凡幾，海不知幾萬里，海水不乾龜不起。皇天鑿此久沉淪，漁父絡龜出海底。龜出海底龜有神，龜來自何處？龜重六百斤，或言七百不等云。一顧轟轟空龜群，碧落黃泉春一笏。翻身跳出蛟龍窟，雨不作朱鬃浮，晴不作白鷗沒。漁上青松象渡河，爾何不銜走泥牛月？使為一目羅，則不如千絲網。載龜一船，蓮華丈。鼉鼓送行小海唱，鮫人淚祖珍珠帳。人生何處不相逢，龜見漁而擒，僧見龜而放。僧來南海風馬牛，佛香一瓣飄中流，忽來眼睛鼻孔大於斗。攪成金網無時無，踏破鐵鞵有時有，河圖、洛書天不守。一萬錢，六萬字，龜六百斤拜其賜。字字摩娑有生意，險把鯨鯨京觀封。焉知鸚鵡漁翁利，擒龍容易縱虎難。吾惟見蒼蒼之海山，擡龜上山璞可完，掀龜入水珠可還。梵音海潮音，山鬼泣露紅斑斑。斧柯可爛牀腳不可徙，一物不容海所恥，一錢不直才所使，一字不識眾所指。【破迷不識字。】讀破相貝經，幾為勸學死。鑿開混沌竅，留取報恩子。搖頭擺尾無人吞，俯者靈，仰者謝，三足謂之賁。寧為巨鼉戴蓬山，生不願河鯉登龍門。三面之海一面網，水到成渠，葉落歸根。君不見來處來去處去，我歌有句如無句。來者疇有緣，去者疇有權。來時一去時，□有二萬年。法師耳鳴，聲聞於天。新豐美酒斗□千，脫下袈裟當酒錢，刀鐮無恙春無邊。」

楊利叔愛龜

秀水楊利叔，名象濟，喜畜龜。嘗於某將軍座中見白龜，懷之，亟策馬以去，復夜行百里。及探胸出視之，已死矣，哭而瘞之。又嘗羅列大小龜於庭中，一一洗之。適某中丞來謁，竟不顧，俟洗畢，始起與為禮。

螞蟪

螞蟪為龜屬之最大者，亦名蠍龜。體形扁闊，背甲皆相密接，不作覆瓦狀，腹甲扁平，尾露甲外，四肢成鰭，有爪，大者至五六尺，舉動遲鈍。常居海洋之中。分兩種。背暗綠，有主紋片□三枚而食植物者，曰保蠍龜。赤褐色，有主紋片□五枚而食軟體動物者，曰赤蠍龜。其腹甲常以之充玳瑁。

玳瑁

玳瑁，亦作瑇瑁，產海洋，體長三尺餘，形似蠍龜而嘴尖，前足長，背有主甲□三片，重疊如覆瓦，淡黑而微黃，有黑斑，胸甲黃黑。性強暴，往往噬人。其甲，熟之甚柔，可製各種裝飾品。

鰲

鰲，俗作鰲，長四五寸，背褐色，腹白，口尖，背甲圓，邊緣柔軟，成肉幫。產於淡水，食小魚及甲殼類。肉多滋養分，可食，其甲舊以入藥。

漁人得如鰲之物

光緒壬寅，廣州漁人釣於珠江之白鵝潭，得一物，狀如鰲，有裙無足，有尾無首，背色青黑，腹有文如龜，純白。有九口，中惟一口有牙二枚，如人指。權其重，幾二□斤。陳某以二金購歸，仍命人放之於白鵝潭。

醋鰲

青島海濱有小螺可治難產。普陀亦有之。蝸紋而小如珠，或謂即醋鰲也。海沙中有之。置諸筐，雖久，得醋輒活。有難產者，服數粒，則兒生，醫家寶貴。以醋試之，如珠之走盤也。

守宮

守宮，俗稱曰壁虎，體扁平，色灰暗，有四足，趾端平潤。善附著他物，遊行牆壁等處，捕食昆蟲，為有益動物。

蜥蜴

蜥蜴長六七寸，頭扁，有四嘴，似壁虎，俗名四嘴。雌者褐色，雄者青綠色。舌短，尾易斷，斷後復生。常棲於石壁之隙，捕食細蟲。

雲蟲

中州山嶺有物如蜥蜴，天將雨，則自石罅沿緣而上，仰口噓氣，如珠，青白不一，直上數丈，漸大如甕，須臾合併，滄然彌空，遂成密雲。山人稱爲雲蟲。

蛤蚧

蛤蚧，與蜥蜴同類異種，長四五寸，首如蝦蟇，背綠色，有白點，或鮮紅斑紋，其鱗如粟粒，爲二行。居梁棟破壁間，夜出食蟲。舊以入藥。產於廣西。

蛇舅母

蛇舅母，與蜥蜴同類異屬，而形相似，舌甚長，尖端叉裂，伸縮自由，略如蛇舌，背灰色，鱗片粗糙，尾甚長，亦易脫落。其習性與蜥蜴無異，舊與蝾螈混合爲一，非。

蝾螈

蝾螈有尾者長四寸許，色黑，腹赤有黑斑，四肢短小，不適於步行，尾扁，爲游泳之用。山寺池中常見之，即此。古以爲即守宮，其形相似而實不同。

鯢

鯢，一名山椒魚，長者至四尺餘。幼時頸側有小鰓，既長全失，以肺呼吸。體暗褐色，有黑斑，頭圓扁，四肢短小，拙於陸行，尾大而側扁。居溪流中，以魚爲食。

蛙

蛙體短闊，上銳下廣，喜居於陰溼地。雄者大率能鳴，雌者則否。種類甚多，有金線蛙、蟾蜍、蝦蟆、山蛤等，皆捕食害蟲，於農家有益。其子即蝌蚪。

群小蛙見大蛙

朱霞溪赴山西潞安守任時，道經壺關，息於小亭。亭畔有池，池背大山，山麓有石洞三。俄見一大蛙從中之石洞躍出，踞洞口南面而坐。隨有數蛙，從兩旁石洞一一躍出，依次排列，前兩足伏地，向大蛙作朝拜狀。拜已，均昂首向大蛙注視，寂然不動，若弟子受業於師者然。於是大蛙發聲一鳴，諸小蛙輒以次齊鳴。既而大蛙閣閣雄鳴，小蛙亦閣閣鳴不已。少頃，大蛙不復鳴，小蛙亦戢然止矣。朱見而異之，不覺吁氣有聲。大蛙聞而驚，遂聳身躍入洞中，群小蛙亦相繼歸洞矣。

蛙鬪

光緒庚辰夏，粵之南海盤步鄉外，有蛙數千，鬪於田畔，甚小，背紋有紅線一縷，橫束腰際，各成一隊，閣閣怒聲，幾成雷鳴。鄉民聚而觀之，踰二小時始散。

蝌蚪

蝌蚪，蛙之幼蟲也，一名活東。頭圓大，尾細，色黑，春月游泳水中，其後生肺而鰓萎，生四肢而尾脫，遂能跳躍成蛙。自以鰓呼吸之魚，經過有肢有尾之蝾螈、鯢魚之形，始成無尾之蛙，階級甚明，實足表動物界漸次進化之狀態也。

蟾蜍

蟾蜍爲蛙之大者，《爾雅》謂之鼃。體暗褐色，後足之趾間有蹼，皮膚有疣無數。疣內分泌白色毒液。體肥，行遲緩，不能鳴。棲息於陰溼之地，夜出捕小蟲食之。

金襖子

金襖子爲蛙之別種，長寸許，足有吸盤，頗大。生山間清流中，鳴聲清亮，入秋爲多。

山蛤

山蛤爲蛙之一種，褐色，兩頰及背皆有黑斑，雄腹部白，雌淡黃或赤褐色。棲息原野草莽間，跳躍迅捷。

雨蛙

雨蛙爲蛙屬，體小，色鮮綠，亦名青蛙。腹白，前趾無蹼，後趾有半蹼，末端皆具圓形吸盤。善攀木，常棲樹上。雄者將雨則鳴，人或飼之，以下晴雨。

紫蛙

淮徐山谷產紫蛙，其形似青蛙，稍大，四足尤長，皮如蟾蜍，遍身有泡。常居深巖邃澗中，土人呼爲石獮，亦曰山獮。同治甲戌，錢塘徐印香、丁修甫兩舍人計偕入都，遵陸北上，見之於清江浦。

蝦蟆

蝦蟆爲蛙屬，亦作蝦蟇，似蟾蜍而小，居陂澤中。體暗褐色，背有黑點，亦有疣如蟾蜍。善跳躍，其鳴作呷呷聲。

大蝦蟆有酥

康熙丁丑，蘇州王貴往衛基捕蟋蟀，誤探一洞，內有大蝦蟆一，群蟆擁護之。王擊以大石，大蟆立死，酥濺其左目，痛不可忍，叫號彌月，哀慘之聲達於戶外，至目睛突出寸許而死。

雪蝦蟆

西藏產雪蝦蟆。

蝦蟆遊行杭城

康熙己巳三月，杭州城外布大蝦蟆狀如牌匾，小者數萬。大者行，小者悉隨之往。大者止，小者則環聚而擁護之。如是者三日，遊行諸城門殆遍。

蛤士蟆

蛤士蟆生鴨綠江淺水處之石子下，上半似蟹，下半似蝦，長二三寸，鮮美可食，人以之爲滋補品。皇帝祭太廟，必用此物，蓋亦不忘土風也。

張海鬼論海底動物

張海鬼，光、宣間之甬人也，能竟日夜居水中，人稱之曰海鬼。又擅拳勇，時持尺刃入海，與水族鬪，輒殺之，曳以歸。嘗言海中有山，有平地，有深谷。自海中映日光視之，霧沸騰湧，與眾水別。時有黑物，若探首，若掉尾，出沒其間，人不能辨，雖鯨鯢蛟龍皆不敢過。百丈以下，有數處水熱若沸，生物皆不敢近，其熱百倍於溫泉。山中亦有泉，如人世，自巖穴壅涌。鼃鼃之屬，皆居山間，鯨鯢則浮水面，鯨鱷之類則往往狙伏猝起，如虎豹焉。普陀之東數里有深海，水作漩狀，奇溜無比，雖魚龍皆畏之。其附近有樹一叢，互餘里，寬亦數里，與人世無異，但皆半透明如玳瑁。林下有方石餘，高五六尺，手捫之，凸凹處類有字跡，疑其爲古碑也。林深處多巨蟹，物入者輒爲所噬，故不敢入。凡怪物孳惡者多在深海，時或至水面獵食，然不久復入水底。若稍遲，則鼃鼃鯨鱷共搏逐之，或殲或逃，乃已。一日，群魚忽驚避，則有物如人，長二三丈，遍體被鱗甲，其頭若牛而長鬚，攫得生物，輒啖之，大懼。已而有巨蟹數，若結陣者，環而攻之，磔物爲數段，段段皆跳動不已。海鬼得其鬚，可七尺餘，粗如兒臂，其末端如籐鈎，粗如無名指，以示人，人莫識也。

海鬼嘗於衢山東北海中得一物，大如升，其圓若毬，質如水晶，有赤光照數步，取之。不數武，則水族群集，前接遮圍，若

將搏噬者。患之，仍投海中，有大魚銜之，眾水族擁以去。海中蝦蟹之大，殆如鯨鯢，而蟹為最猛，翻車魚次之，雖鮫鱈不能敵也。潮在海中，自分數股，眾水族各就所適，不相攙越。凡海底、海面，各因深淺以為界，水族各以類居之。或誤入他界，必受攻擊。魚龍之大者長三丈，珊瑚之高者過數百尺，初入水者，見之無不驚異，久之乃識物性，趨避固無難也。

魚苗

魚，水族之屬，大抵有鱗及鰭，冷血，卵生，而以鰓為呼吸，脊椎動物中種類最繁者也。至若魚苗，則為魚子之始化出者。凡魚生子，有牡魚隨之灑白，覆之數日，始化出。亦稱魚花，為池魚之種。有專養魚花以販鬻者。其稍大者曰魚秧。

魚牌

粵西溪潭中巨魚所散之卵，至端州境，始出子，九江堡民於灣環處所取之，以為魚苗。自封川江口至高明，為魚苗阜者九百所，每阜分上中下，納稅於府，名曰魚牌。

雪魚

閩中地暖，恆不雪。同治壬戌，延平大雪經日，出雪魚，若鱸，味美值昂。蓋必有雪始有魚，時二年未雪，故魚殊不易得也。

佛魚

齊齊哈爾之依克明安公旗有泉，水至清冽，且甘美，煮茗極佳。泉旁池一方，約半畝許，其中游魚，歷歷可數，蒙人謂此泉為佛水，因謂魚曰佛魚。

嘉定小練祈港之大魚

康熙乙亥，有巨魚鬪於海中，聲如雷。一死，流入嘉定小練祈港，龍首人身，長五六丈，腥聞數里。

南匯海口之大魚

國初有大魚過南匯縣之海口，蠕蠕而行高如山，過七晝夜始盡，終不見其首尾。

海州沿海之大魚

嘉慶丙子，海州沿海有大魚，兩目已被剝，身長三丈六尺，自脊至腹，高七尺有餘。居民咸饕食之，其肪甚厚，腥不可聞。

鱒

鱒，形扁而長，大者長三尺許，色白如銀，肉中多細刺，腹下有角鱗，可食，多脂肪，味美。每年夏初產於江中，離水即死。

鱒

鱒，亦作勒，可食，狀如鱒魚，小首細鱗，腹下有硬刺。乾者曰鱒鮓。

鰱

鰱，古謂之魴，體廣而扁，頭尾皆尖小，細鱗。產於淡水，可食。

月魚

月魚，一名香魚，長四寸，細鱗若魚月血。月寸一寸，至歲暮，可長尺有二。味鮮不腥，溫州雁宕山之珍品也。

發發綠

鴨綠江有魚，極鮮肥，形似縮項鰱，滿語名曰發發綠，滿人喜食之，夏月最多。吳漢槎之子振臣隨戍寧古塔，每於日晡時持竿垂釣，頃刻便得數尾以歸。

石斑魚

石斑魚，體狹長側扁，鱗圓滑而細，頭黑脣紅，背淡綠，有淡黑色斑紋腹微紅，長二尺許。天暖時，集於淡水。

車扁魚

車扁魚，身與肩形圓如卵，長一尺至六尺不等，高略同，或僅得二分之一。兩眼皆在左側，右側之目則瞽，作白色，明者作黃棕色，瞽目亦能染色，故名之曰雙色側魚。平時喜食小魚及有殼之水族，且能引食水中之物，惟在水沙之下，以口翕張誘小魚往，遂吞之。又能變色，每與沙色相同，蓋所以自衛也。其變色之故，非色從外來，實內經自主。試去其目，別置他色地方，則不能隨此處變色。故知其所變之色，在內不在外，但以皮下色胞變之而已。

白魚

白魚，一名鱈，古稱陽鱈。長者三四尺，產淡水，色青白，體扁鱗細，肉中有細刺，俗又稱白花魚，可食。

白鱈

白鱈，即鱈魚，產於淡水，大者長尺許，形狹長，背淡黑微青，腹白鱗細，好群游水面。一名鰲亦稱鱈魚，可食。

屠修伯畜鱈魚

道光初，錢塘有屠修伯齋尹秉者，性嗜山水，所居庭中，恆置盆池，畜鱈魚數百，顧以為樂。錢塘江有石，俗名曰水蘭，蓋沙與水相結久，遂成石形，多瘦透，峰巒洞穴畢具，色正綠，漬以水，易生苔蘚，植以小樹，無土亦活，爰峙盆中。六合縣有山曰靈巖，產五色石，狀類瑪瑙，文理縝密，光明可愛。大雨後，山中人多取而售諸市。修伯曾得數枚，散貯盆間。清泉碧嶂，綺石文鱗，互相映發，自謂生意化機，咫尺千里，居然有世外仇池之想也。

銅

銅，產近海，體扁圓，兩顎有強齒，鰭亦堅強，鱗鬣淡紅，離水變赤，大者至二尺。以小魚及貝類為食，肉肥而美，俗呼銅盆魚。《本草》所稱火燒鰱，頭尾似魴，而脊骨更隆，上有赤鬣連尾，黑質赤章，色如煙薰者，即此魚也。

海鱸魚

海鱸魚之鱸，亦作鵠，即鱸魚，俗稱鮪魚。體扁平如盤，大者方五六尺，尾薄而尖長，背鱗生其上，胸鱗闊大，圍於體之周緣，背蒼黑，腹白，眼後有噴水孔，口鼻鰓孔均在腹面。游泳甚拙，常伏於海底泥沙中，吞食小魚。

鯉

鯉，可食，體扁而肥，鱗大，口之前端有觸鬚二對，背蒼黑，腹淡黃，大者長三尺餘。產於淡水，喜群居。

德鯉

德州鯉魚鱗鬣作金色者，土人呼為德鯉，味尤美。葉槐生有詩曰：「緝槿編茅自結廬，漁家大半繞隄居。網來德鯉人爭羨，有客停舟喚買魚。」

吳淞巨鯉

同治癸酉，吳淞口有捕魚船，有漁人網得鯉魚一尾，重一百三斤，上有銅牌，綴於翅，驗視之，則康熙時某氏放生魚也。一客以銀幣二圓購之，仍投之於江。

三百餘斤之大鯉

江陰南鄉青陽鎮西有王家村，四周為河，游魚聚蓄其中。每冬，村人皆施網罟，得魚市錢，視為利藪。春則購魚重蓄，歲以為常。宣統某年春，下魚苗，至冬不可復得，村人大愕，乃以水鴉捕之，鴉下俱死，傷餘翼。眾益駭，因辱水使涸，以覘其異。水盡，見河底有大鯉一尾，玉翅修鱗，長九尺有奇，權之，得三百六十一斤。魚身短腹闊，巨口翕張，望之可畏。攜以入市，售錢三千焉。

鯽

鯽，即鮒也，形似鯉，無觸鬚，脊隆起而狹，鱗圓滑，頭與口皆小，背青褐色，腹白。產於淡水，長者至尺餘，可食。

無目鯽

高宗第六次南巡，於杭州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，掘地為池，下鋪數尺，適得舊池欄杆，皆白石所琢成者，雕鏤精絕，蓋德壽宮舊基也。池底泥土中，獲鯽魚□餘頭，長可尺餘，而無目，大抵埋於地下，年久之故。工人烹之，食數尾，頃刻皆暴死，乃懼，舉餘者棄之江，浮至中流，風浪陡作，有大魚數□附翼而去，人皆異之。後此池又沒為平地矣。

金魚

金魚為鯽之變種，體小，種類不一，或腹大，或額豐眼凸，頸短尾歧，或金紅色，或白色，或黃白相交。一稱金鯽，又稱五色文魚，江、浙人多喜蓄之以為玩物。錢塘章豈績有詩詠之云：「生趣無過是養魚，小盆擺列近庭除。如金如玉□分似，不短不長二寸餘。略動紗兜攢影出，【兜以紗為之，乃施魚食者。】慣銜蒹草弄晴初。也知未必成龍去，濠濮居然在息廬。」

朱竹垞觀玉泉魚

康熙時，杭州玉泉寺池中有五色魚，凡千頭。中有翠藍色者，為朱竹垞所深愛，因為《玉人歌》詞以詠之，詞云：「輕漣白，愛一種嫩隅，暈藍拖碧。練塘風煥，蒼玉恣拋擲。丹砂泉淺游朱鬣，受盡人憐惜。又爭如雨過天青，者般顏色。濠上未歸客，投香飯青精，日斜與食。蓮葉東西，何事便深匿？翠鱗六六空搖尾，懶遞閒消息，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。」

鱧

鱧，可食，形長體圓，頭尾幾相等，細鱗黑色，有斑文，腹背兩鰭，均連續至尾。亦名鮓魚，俗名烏魚。其腸舊以入藥，謂之鱧腸。

石首魚

石首魚，以頭中有石狀小塊二，故名，亦名黃花魚，俗稱黃魚，可食。體扁口闊，上顎長於下顎，鱗細，色黃如金。集於近海泥底。曝乾曰鮓魚，俗稱白鮓。其鱠可製鱈膠。

石首魚每於棟花開時，結隊趁潮而至，一網可得數百頭。漁者多放船，候於山礁間，截竹為笛，每至，則海風吹腥，江湖噴雪。網得者，盛於淡水，沃以厚冰，可支數日。四五月間，漁艘市冰以往，滿載進黃浦，小船插三角粉紅旗，鳴鑼集市，日販冰鮮。吳俗最尚此魚，每嘗新時，不惜重價，故有典帳買黃魚之諺。

鮎

鮎，俗稱鮎魚，體圓長，頭大尾扁，無鱗，多黏質，口曲而闊，兩顎生細齒，有鬚，背蒼黑色，腹白，長尺餘。產於淡水。

黃頰魚

黃頰魚，一名鮎亂，亦名黃鱮魚。狀似鮎，體較小，背青黃色，腹黃，鰓下有橫骨，觸鬚剛硬。力強，能飛躍。產於淡水。

鮠

鮠似鮎而大，長者至三四尺，色青白，背有肉鬚，無鱗，可作膾。產於淡水，俗亦作鮠。

比目魚

比目魚者，鰈與王餘魚等之總稱，其目皆比連於上，故名。體扁平而闊，故俗稱為板魚，可食。頭小齒銳，鱗細作圓形，上面灰褐色或黑色，下面白色，常以白色之面附著於海底有泥沙處，而平臥其上。以小魚蟲類為食。游行時，以有色一面向上，而播動其體以為進行。其幼魚兩側各有一眼，游泳如常魚。漸長，伏於泥沙，眼之位置亦漸移易。故其生育中，必幾經變態。種類甚多。兩眼比連於左側者，如鰈及鞋底魚是；比連於右側者，如王餘魚是。

鰈

鰈，一作鰈，大者長二尺許，左側面甚發達，色淡黑，有淡褐色斑點，兩眼俱在其前。右側白色，為其下面。背鰭甚長，自眼前起以達於尾。有胸鰭。古亦曰鰈。日本人則稱兩眼之在右側者曰鰈，而以在左側者為鰈。

刀魚

刀魚，一名鱈魚，亦作鯊魚。體狹長側薄，頗似尖刀，故名。產江海中，我國之揚子江有之。鱗細色白，背部微黃，二觸鬚甚硬，胸腹兩鰭成棘鬣，銳利如刀，味較鱈尤美。其產於太湖者，全體色白如銀，俗稱湖鱈，味略遜。皆於春暮登市。

鯖

鯖，身如圓筒形，長二尺許，青黑色，鱗大，產於淡水，俗稱青魚。又有一種，長一尺五六寸，體扁如梭，鱗小而薄，背青綠色，有黑色波狀紋，頭部有黑點，日本人亦謂之鯖。

海青魚

海青魚出寧海州，其至海，水有聲，去則水激如箭。可食。

鰮

鰮體圓頭扁，狀類青魚，而色黑口小，骨軟如鰮，有黃脂，長者尺許。產近海。

鱖

鱖可食，形長身圓頗似青魚，而色微灰，江湖中處處有之。食草亦謂之草魚，又作鱖。

鱖

鱖，可食，似鱖而小，鱗細，背濃藍，腹白，體長者至二尺餘。產於河海，夏日，溯河流而上以產卵。

鱖

鱖，頭小形扁，細鱗肥腹，色白，產於淡水。俗呼白鱖，亦名鱖魚。可食。

鱖

鱖，產於江湖，似鱖而黑，頭甚大。俗呼黑鱖，又稱鱖胖頭。可食。

鰮

鰮，可食，大者長尺許，體扁圓，頭小項縮，頭背及鰭皆蒼色，腹淡，鱗至細，肉白，骨軟，多脂。產近海。

馬鮫魚

馬鮫魚，狀頗類鱖，而肉似鰮，色白，有黑斑。可食。

鱖

鱖，可食，色白，有黑點，巨口細鱗，頭大，鰭棘堅硬。居鹹水淡水之間，春末溯流而上，至秋則入海，大者至二尺。古所謂銀鱖、玉花鱖者，皆指此。康熙時，錢塘徐若園茂才秉仁有《秋鱖》詩云：「斫膾喧吳市，江南鱖正肥。秋風吹木葉，薄宦幾人歸？晴渚三篙水，寒潭一釣磯。垂綸今古事，適志莫相違。」

四鰓鱖

松江之四鰓鱖，味甚美，自魏、晉以來，即稱名產。狀與土附魚相似，大僅五六寸，冬至前後最肥美，蓋別為一種也。

遮鱖

寧古塔之川有魚，其取之也，不網而刀。月明燎火，棹小舟，見魚而撻之。有遮鱖，大可百餘斤，有骨而無刺，如內地之鱖，味更勝。

鰮

鰕，可食，巨口細鱗，背鰭有刺甚硬，色青微黃，有黑斑，腹淡白。亦名鬪魚。

沙魚

沙魚，為魚之胎生者，一名鮫，長者達二丈餘。體為梭形，後部漸細，以達於尾。骨骼柔軟，皮厚色黑，鱗為顆粒狀，粗糙而堅，口與鼻孔皆在腹面，鰓孔裸出，無鰓蓋，胸腹兩鰭闊大如翅，尾鰭兩葉，大小懸殊。產於熱帶下之海洋，凶暴無敵。其鰭曝乾為魚翅，入饌。皮可飾刀劍，磨治骨角。種類甚多。背淡灰色，腹白，長八九尺者，曰白沙；藍色長丈許者，曰青沙；背茶色微紅，體側有紅斑長三尺許者，曰虎沙；腹左右有鋸狀突起長四尺許者，曰鋸沙；頭有橫骨作丁字形，眼在其兩端，長二丈許者，曰雙髻沙。以上數種皆常見。

兩首魚

惠來神泉埠濱海，戶口數千，半以捕魚為業。光緒末，有漁人得一魚，重不過斤，而一身兩首，形如沙魚而略短，銳口無鱗。

鯊

鯊，小魚也，產溪澗中，長五寸許，黃白色，有黑斑，鰭大，尾圓，腹鰭能吸附於他物。口廣鰓大，常張口吹沙，故又名吹沙魚。俗稱沙魚為鯊者，蓋將沙魚二字誤合為一字也。

引沙魚

大海中有小魚，土人謂其善引沙魚，因名之曰引沙魚。此魚多浮於沙魚之前，如導引狀，或居沙魚胸翅下，或左或右，或去或留，其疾如飛，不久又至沙魚之前。熱洋中實有之。專喜偕藍沙魚同游泳，彼此相資，小魚得食，大魚得其引導也。

無刺魚

浪洞河介居黃平、餘慶之間，上下流各三□里，有無刺魚，可食，味鮮美，細鱗無刺，全體僅有一圓長骨以撐持之。每尾重者僅半斤。

飛魚

滿洲楊岱彭，字半嶺，杭州駐防之防禦也，博學工繪事，尤精花卉翎毛草蟲。性迂古，不多作。嘉慶乙亥，卜居長生橋下，其後軒臨西湖，暇日嘗以垂釣自怡。一日，獲一魚，長尺餘，類鰕，背有兩翼，蓄之盆盎。一夕，忽飛去。或云，即飛魚也。

人魚

道光初，廣東南海郭某謀生外洋，同治時返粵，時年五□餘矣。曾言在北美洲之某帆船充廚役，一日日過午，陰雲四合，遙見二人，行海面，眾皆驚愕。船主以遠鏡窺之，見二人裸體並臂，同行於驚濤駭浪中。約半小時，二人行漸近，覺臍腹以上具人行，腹以下為鱗族，同立水上，以尾潑刺而行，海波奔騰，船隨濤上下若浪狀。水手之健者，設法捕獲之。船主乃盛以大盤，滿注水。長約三尺，短髮蓬鬆，耳目口鼻手乳皆與人無異，惟遍體涎滑，腥不可聞。一雌一雄，在盤上，似甚親暱。人集視之，絕不驚怖，時或微笑，惟口不能言。或以麵包投之，亦知攫食。越數日，放之海中，悠然而逝。

藥叉魚

海南地近熱帶，所產動物至詭異。有藥叉魚者藍面若鬼，乳以上類人，乳以下則魚焉。

毛魚

毛魚極細小，外視之似腐，可食。閩人重之，視為珍品。

秋生子魚

秋生子魚出蓋平清河，形類白鰮。

滑子魚

滑子魚長五寸許，形狹而修，產平泉州山溪中。

納和

納和，魚名，長二三尺，腹甚扁而闊，多腴，可食。準噶爾部產之。

蟲魚

蟲魚，一名尖口魚，大可尺許，銳口細鱗。產塞外山溪中。

達法哈魚

歲八月，達法哈魚自海入江，積數至眾，或有履魚背而渡者。寧古塔、黑龍江土人每取魚炙腊，積以為糧。

竹魚

竹魚翠色如竹，產黑龍、混同兩江。

鰓

鰓，亦稱鮑魚，殼為橢圓狀，長二寸許，小於石決明，有吸水孔八九個，殼薄，外為淡褐色，內帶真珠色，附著海底巖石間。

無鱗魚

青海有無鱗魚，可食，背無鱗而有紋，斑色，分黃白二種，長一二尺不等，略同內地之鰕魚，為青海特別產品，多產於布咯河、巴冷泊中。

魯赫依

魯赫依，魚名，產回部，無鱗，口圓，身微扁，大者可七八尺。

雙脊魚

長白山之江中多雙脊魚，色紫無鱗，其背雙脊，尾亦雙尖。偶一得之，味苦不能食。

裙帶魚

裙帶魚，產海中，寧波甚多，可食，大者長五尺許。狀如帶，至尾而尖，無鱗，有強齒，背鰭連續甚長，背淡青，腹白。金山衛饒海鮮，最佳者為鱒魚、河豚、石首魚、裙帶魚。國初，海禁嚴，順治己亥，海塘外均豎木牌，漁人裹足，海味不可復得，而裙帶魚價至廉，斤值銀三釐。至康熙中葉，則貴至一錢三分矣。

鰻鱺

鰻鱺，亦稱白鰻，生於淡水。體長為圓柱狀，皮膚甚厚，有膠質之黏液，鱗柔軟，細不可辨，大者長至三尺。體色隨居處而異，有蒼黑、茶褐等色，腹純白。可食，味濃美，含滋養料甚富。亦作鰻&~NFHHE;，又作鰻鱺。

鰮

鰮，一作鰕，可食，形似鰻，長三四寸，體圓尾扁，色清黑，無鱗而有黏質。常潛居淡水之泥中，故又稱泥鰮。

鱧

鱧，一作鰻，俗稱黃鱧，可食。似鰻細長，體赤褐，腹黃，頭部下有鰓孔二，內有鰓，腹中有肺，或謂之氣囊。

鱒魚

鱒魚，一名鱒，產江河及近海深水中，無鱗，狀似鱒魚，長者至一二丈，背有骨甲，鼻長，口近頷下，有觸鬚，脂深黃，與淡黃色之肉層層相間，脊骨及鼻皆軟脆，謂之鱒魚骨，可入饌。上海浦東之漁人嘗得一尾，權之，重二百四□餘斤。

鱒魚

奉天之魚，至為肥美，而鱒魚尤奇。巨口細睛，鼻端有角，大者丈許，重可三百斤，冬日可食，都人目為珍品。出黑龍、混同

等江，非釣所能得，捕之以網，圍之岸邊，伺魚首向岸，挽強射之。魚負痛，一躍而上。既至陸地，即易掩取。或鑿冰以捕，則必繫長繩於箭以掣取之。

海蠓

鄞有小魚，味類蝦，俗呼曰海蠓，王文簡《居易錄》所謂海蠓者是也。可食。

螺殼魚

螺殼魚口有螺殼，殼分數腔，有小孔相通，能噴出殼內空氣，而從海底升至海面。頭有薄皮兩塊，如船之帆。具六足，能划水如槳，乘風行於海面甚速，亦有時收合其殼而沉於海底。

京師之蟲

京師多蠅，而絕無蚊，惟蠓與蜈蚣入秋甚夥。舒鐵雲在京時苦之，作詩曰：「萋菲但有青蠅集，吟喝曾無白鳥羞。長日垂簾宵卷帳，憐絃見蠓又防秋。」

廣西之蟲

蜈蚣、蜥蜴及蜂、蠅、蚊之屬，廣西隨時而有，不必在夏秋也。最可異者，四月有蟋蟀，□二月有螢。

蟲窠

梁山舟學士同書舊藏蟲窠一枚，乃其太翁設林編修以圍碁決賭，得之嚴氏者。嚴自何處來，未曉也。作赤棗色，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，不鏤自雕，如細目之網，緣督為經，又若小口之囊，一面附著樹枝處，痕深陷而直，貫徹上下，以是知為蟲所結也。

小毛蟲

咸豐辛酉，粵寇陷蘇、常，人心大震。其冬，有小毛蟲緣延於人家屋宇，色淡黑，長不及寸，人被嚙則奇癢異常，逾時始愈。好事者掃而投諸火，旋掃旋聚，不知其何自來，亦不知其何名也。

酒蟲

蘇州陸某性嗜酒，以酒病死於滬。聞其祖若父亦以酒病死者，並某已三世矣。當某病劇時，吐數酒蟲，色赤，長尺許，大如指，兩端皆有首，以器盛之，能蜿蜒行，酒氣觸鼻。或謂《聊齋志異》所載長山劉姓，吐酒蟲為蟹，甕中注水，蟲入攪之，即成佳釀，此蟲當同其例。即如法考之，然竟不驗。

齒蟲

汪耕餘嘗語俞曲園曰：「人齒中實有蟲，有病齒者，或薦皖人王某捉之，召之至，問所需，曰：『無所需，需銀鍼一。』予之。乃持向齋問，搯指久之，得大蟲二，小蟲六七，大者長三四分，小者一二分，黑首而白身，皆若已死者。其人以紙封裹之，使置煖處，曰：『明日啟視。』及明日啟視，則已活矣。徧體毛毳毳然，頭有鬚有鉗，尾有長毫，腹有六足，行走甚疾。因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，非惟不畏，且甚甘之。三日不予食，乃死。」

水煙筒蟲

水煙筒周歲不用，則生蟲。蟲形似曲蚓，甚毒，生必雌雄成對，犯者多死。

慶忌

光緒某歲，某邑有鄉人持一蟲入城求售，長僅五寸，狀詭異，自首至腰具人形，瞳小如黑豆，灼灼有光。以物飼之，口張，齒細於針。兩手握拳，撩以草，輒張作攫勢。腰以下，毛茸茸然，兩股趨趨猶蟲也。觀者如堵。鄉人索值千錢，無購者。許植之素好奇，如其值，購歸，飼以果餌，越日竟斃，乃乾之，狀如木雕之小人。蓋即《搜神記》所載之蟲名慶忌，具人形，喜效人所為，此特變化未全者耳。然近時科學昌明，動物學中實未有昆蟲化人之說也。

小咬

長白山多小咬，體如米粒，夏日最多，晨暮尤甚。夾皮溝、湯河之馬賊，所用之非刑曰咬刑，蓋以繩縛人於樹上，令小咬咬之，兩晝夜即露筋骨。俗名喂咬，人皆畏之如虎。

草扒

草扒，長白山之蟲也，藏於草中。如入人身，其首即深入肌膚久而不出。傷處經三年之久猶覺痛癢。惟初入人身時，用指彈之，其首即出，再將患處毒水攝出，見血而止，即不為害。

雲虎

雲虎生塞外山中長四寸許，頭以下如翡翠，有紋如魚鱗，尾作金色，吐氣如雲，故名。

蜜蜂

蜜蜂之蜂，本作蠶，益蟲也。審之，有雌蜂、雄蜂、職蜂三種，聚群而居。雌、雄蜂皆黑色，翅灰色而透明。雌者尾端有毒針，以產卵管而兼禦敵之用。職蜂暗褐色，全體皆密生長毛。雌蜂每群一頭，體長五分許，通稱蜂王。雄蜂亦少數，體較短而翅大，但營生殖作用，不事工作，亦稱遊蜂。職蜂最多，為不完全之雌體，專營築巢、採蜜、育兒等事，並保護其群，亦稱工蜂，取花蜜釀而成蜜，以之哺子，食花粉及蜜，變質成蠟，以之營巢。飼蜂者常割取其蜜及蠟，以資食用。凡蜂類腹後大都有毒針，能螫人。

青海南境養蜂極盛，生蜜與蠟，山民割蜜以佐食，惟製法不佳，有黃色無白色。

閩之蜂窠

蜂房，大僅逾碗，垂如蓮房，所在皆有之。而閩中蜂窠，則有大如瓦甕者。某居馬江時，其樓角偶結一蜂窠，不旬日，大且如瓠，亦如雞心下垂。迨結成，則其巨過一石甕，僅下垂之尖露一孔，群蜂出入，胥由於此。中容蜂幾何，無可測計。外以五色泥構成，間有文彩，悉螺旋而上。蜂則黃質黑章，與常蜂稍異，而性至靈警，人有逼視其窠者，雖躡足屏息，至相距一丈之地，必轟然來逐。偶不及避，即為所螫，毒苦殊甚，蓋合群力與自衛力均甚富也。

結窠本在春夏時，以其善螫人也，人咸苦之。然未得除去之善法，亦惟避之而已。及秋冬之交，群蜂已不恆見，僅有一二蜂時緣其孔而伏，若為守衛者然。偶有以長竿遙擊之者，堅不可墜，惟五色泥略碎少許，不意致其死命者，即由於此。蓋自是而後，常有數□蜂墮於地，□餘日而窠中蜂已垂盡。人或緣梯鑿而取之，則見中為九層，亦如尋常蜂房式。最上一層，徑二尺餘，圍六尺餘，以次減小，每層距離二寸許，作小柱數枚，相連屬。由總孔達最上層，初不穿層而過，乃由外附之五色泥作成螺旋複道，正如樓閣之有室外梯也，其建築亦云巧矣。閩人謂是名虎頭蜂，冬則蟄居窠中，窠偶破碎，即殞死。

吳秀裔宅後蜂窠

康熙時，上海吳秀裔宅後，有大蜂窠，如大燈籠，外邊作月白色，內有葉，如蜜蜂所構。惟蜜蜂窠逐片橫掛，此僅有底下一窠，大如碗口，內葉層層即懸其上。

馬蜂

青海有馬蜂，似蜜蜂而大，兩翅之長可及尾，螫牛馬見血。

細腰蜂

細腰蜂觸角短而彎曲，體色多黑，腹柄細長，雌之尾端有毒針，飛走皆絕迅。常於隄岸及樹枝草莖上築小球狀或寸許小泥管之巢，藏螟蛉、蛄蜚等於中以哺其幼蟲，故有益於農產物。

寄生蜂

寄生蜂種類甚多，雌之尾端有產卵管甚長，插入螟蛉、粘蠶等之體產卵其中。其卵孵化後，在體內吸食膏血，以漸成長，變蛹成蜂破皮而出，螟蛉等因之以斃，故於農事有間接之益。

蝶

蝶，本作蜺，亦名蝴蝶，為粘蠶、烏蠅等羽化而成。體小，有四翅甚大，形色不一，喜飛翔於花間，遺黃色小卵於莖葉上，成蛹後始化為蝶，種類甚多。

熱河砂石板地產黑蝶，大者五六寸，土人呼為黑蛾，蒙人呼為額爾伯克伊。

塞蝶生沙漠，黑質黃駁，時來草間。

羅浮仙蝶者，產於廣東羅浮山，山中人呼之曰小鳳凰，大者徑尺，文采燦爛。其生以繭，繭中有一卵，小於雞子，重胎沁紫，外包烏柏葉，絡以彩絲繩。取之，翌年二月，置梧柳間，輒有大蝶展翅飛來，抱伏纏綿。經七日，繭破，栩栩然而出，大徑尺，文采無一同者。越數日，挾之飛去。若以筠籠貯之，雌雄必相尋覓矣。乾隆某歲，有得羅浮蝶者，置之籠中，一夕遁去。蔡松巖作歌紀其異，索錢叔美圖之，叔美並係以詩云：「手持綠玉杖，去踏羅浮山，羅浮山裏春風還。飛來蛺蝶大於掌，半空飄舉仙骨輕珊珊。或云葛翁羽衣之所化，罡風吹落片片蒼崖巔。烘以青城霞，飲以石砂泉，遂使狡獪遊人間。曾聞淮南雞犬一一入雲去，何以爾蝶尚復塵埃間？得無此山靈秀原不異天府，獨令盤踞窟宅千百年？況當青蚪萬株壓冰雪，餐吸沆瀣形神堅。人生萬事不足恃，昨日綠鬢今衰顏。金粉飄殘亦頃刻，只可蒙莊與爾相周旋。天公倘若作變幻，世間蜉蝣蝶蠅皆飛仙，蝶兮蝶兮殊可憐。且須騎爾黑甜鄉裏去，下視四百八峰青刺天。」

瓊州之蝶，大且徑尺，或白或紅，或五采，夜則倒掛樹間，若鳥眠。

雲南省城北隅有館青蒙翠翹翅如髻聳者，曰螺山，又名玄通，於懸峭紆迴中，有玄通菴，山半懸絕處，翼以危亭，登巔遠眺，則昆明可掬，太華可撫也。下有潮音洞，俗名紅孩。洞深里許，然炬可游。官府以藏奸，特畚土塞之，尚留竅尺餘，存其意耳。每歲孟夏，蛺蝶百千萬會飛此山，屋樹巖壑皆滿，有大如輪小如錢者，翩翩隨風，錦色爛然。每集，必三日始去，究不知其去來何從也。

錢警石放綠蝶

錢警石司鐸某邑時，學舍鄰近有女子，得綠蝶一，大逾常蝶，後翅若燕尾，籠之經宿，一蝶翔舞繞籠，若求其偶者，乃並獲焉。警石聞而異之，取放庭樹間。少選借去，因作放蝶詩。

徐蓮塘釋大蝶

無錫徐蓮塘嘗獲一蝶，大如碗，盛以筐，懸之花下。越宿往觀，乃有一蝶伏筐外，形色相似，視蝶筐，則筐外側翅而入，若幸其偶之猶存也。憐而釋之，因繪圖徵詞以紀其事。

蛺蝶

蛺蝶，舊為蝶類之總名，今動物學家區別之，定為蝶之一種。翅赤黃有黑紋，外緣凹凸如波紋，黑藍兩色相交錯，下面灰褐色。其幼蟲色黑，背有甚闊之白線二，多黑刺毛，棲集於柳朴等樹，為害蟲。

蛾

蛾與蝶類並稱，種類甚多，如天蛾、蠶蛾等皆是。翅有細鱗，與蝶類同。所異者，體肥大，觸角細長如絲，不為棍棒狀，翅下面多美色，上面帶灰白，止時形如水平，不疊合直立，常以夜出，此與蝶稍異耳。

燈蛾

蛾類皆有慕光性，喜撲燈火，如穀蛾、麥蛾之類，舊說概稱曰燈蛾，亦謂之飛蛾。張祜詩「剔開紅燄救飛蛾」是也。今博物家所稱之燈蛾，則為蠶蛾中之一種，其體肥大，密生軟毛，前翅赤褐色，有白色粗條，後翅赤，有黑紋。幼蟲色白，密生赤褐色長毛，有腳八對。夏時，疾行路中，能為桑梓及各種植物之害。

麥蛾

麥蛾為穀類之害蟲，生穀倉中，長三分許，兩翅展度約五分，體與翅皆黃褐色，翅有光澤，邊生長毛，產卵於麥粒。幼蟲為長橢圓形，乳白色，較穀蛾為肥大。蠶入麥粒，每粒一頭，食之至盡而留其皮，於麥中作白色薄繭，蛹化其中。其蛾喜就燈火及白布，可用此以誘殺之。

天蛾

天蛾，為蛾屬，體肥大，翅小而厚，前翅灰色雜綠，後翅深黑，中央灰黃，常於黃昏飛翔。幼蟲腳八對，尾有角，為葡萄害蟲，入地變蛹。

衣蛾

衣蛾，體長二分許，翅展時五分許，灰黃有光澤，翅緣有毛。幼蟲白色，生於衣服毛氈之上，吐絲作巢如管，幼蟲成長，管亦增大。所居之處，毛片寸斷，可燃燒硫磺以薰殺之。

蟬

蟬為蟲之善鳴者，生於夏秋，頭短，口為長吻，有複眼二，單眼三，四翅膜質，率皆透明，前翅較大。雄者胸腹交界處，有發聲器，具小皺膜，並有大肌肉連接之，收縮振動，以發高聲。幼蟲在土中，吸樹根之汁液，蛻皮成蛹，出而登樹，再蛻皮而成蟬，其間為期約二年。既為成蟲，交尾後即死，雌者產卵後亦死，不過數日耳。種類頗多。其蛻可入藥。

關外之蟬，其聲較內地宏而直，蒙古人謂之綽爾齊。綽爾齊者，胡笳奏曲人也，以蟬聲相似，故名之。

濰縣無蟬，或閱數年而聞其聲，則置酒競賞之，以為異事。

蚱蟬

蚱蟬，《爾雅》謂之馬蚱，俗稱蚱蜢，體長一寸四分許，色黑，胸背有灰黃短毛密生，翅透明，外緣黑。夏月始鳴，其聲直而長。

寒蟬

寒蟬為蟬之一種，體長寸許，胸背有黑綠斑紋，翅透明，脈作淡樺色。秋季鳴於日暮，其聲幽抑。

蟋蟀

蟋蟀為蟬之屬，體長七分許，色青紫，翅有黑白紋，甚美麗，而不透明。夏末自早至暮，鳴聲不息。蟋，亦作惠。

蟋蟀

蟋蟀，亦名促織，長六七分，全體黑色。雄者前翅左下右上相重疊，連接處有剛強之聲器，末端有尾毛二，較雌者為長。雌者翅短，尾毛之間並有產卵管一。秋夜鳴聲甚厲。雄者性喜鬪，飼之者以盆盛之。

油葫蘆

油葫蘆，形較蟋蟀為大，全身黑褐色，後翅長闊逾前翅，頭大，末端有尾毛二。晝鳴，聲甚高。常食大小豆，為害蟲。

金鐘兒

金鐘兒，似促織，身黑而長，前銳後豐，尾歧為二，以翼鳴作磴稜之聲，如小鐘然，俗稱為馬鈴子。又一種身作綠色，尾尖，略如梭形，鳴聲頗促，俗亦名金鐘兒。

昌平州有明□三陵其地產金蟬，俗呼金鐘兒，狀似促織，京師人家多畜之，悅其聲也。

蠡斯

蠡斯，一名蜚蠊，亦名蠹蝨。雄者長寸許，綠褐色，前翅右下左上相重疊，接合處成堅硬之發聲器，故能作聲。雌者長一寸五分許，色濃綠，微雜褐色，翅短於雄，尾端有產卵器突出。蝕害農產物，惟不如蝗類之甚。

紡織娘

紡織娘，蠡斯類，北人稱之為聒聒兒，體綠色，并翅長一寸六七分，觸角甚長，黃褐色，有黑點。雄者前翅甚闊，發聲器闊大發達。棲息草間，翅脈極密，頗類葉脈。夜鳴如紡紗聲，故名。

札兒

札兒，全體綠色，長寸許，觸角頗長，前胸背綠色帶褐，翅稍短於體，上有凹紋如曲尺，發聲器在右翅，薄膜透明，略似小鏡，以左翅摩擦作聲，尾端有尾毛四。棲息草間，秋日兒童多飼養之。朱駿聲謂即草蠹，今蘇俗稱札兒，亦稱叫哥哥。三種形體大小及翅之長短皆不同，不能併合為一。此蟲未見於動物學諸書，視其全體之構造，當定為蠡斯科也。

叫哥哥亦作叫囀囀，《周禮》囀氏及《月令》「螻囀鳴」注，皆以囀為蛙。塞外所產榛蠹，則為絡緯、蟋蟀之類，善以翼鳴，土人呼為叫囀囀。

秦淮妓院蓄札兒

乾隆末葉，有貨札兒於江寧之市者，鑲葫蘆為籠，蓋以玻璃而貯之，蓋來自糧艘，天津、德州間物也。飼以白粲，或蔥蔬嫩甲。性畏冷，納諸懷，裹以吳綿。自秋至春，飼以硃砂，則通體赤而有光。秦淮妓院多蓄之，入夜，輒護以錦衾，香殘燭灺時，細響沉沉，與嬌喘間作，誦唐人「今夜偏知春氣暖，蠡聲新透綠紗紗」句，聞之者不禁神往矣。

螳螂

螳螂，益蟲也，亦作螳娘，體頗長，腹部肥大，頭為三角形，複眼高突，前胸延長如頸，前肢變形為鎌，有棘刺，便於捕獲他蟲，有益於農事。秋季產卵，簇聚成房，包以麥麩狀之物，堅著枝莖，謂之螵蛸。

蜻蜓

蜻蜓，分頭胸腹三部，頭部甚大，複眼尤巨，口器強壯，便於咀嚼，翅薄如紗。止時為水平形，腹部細長。尾有歧，善捕食蝶蛾蚊蠅等害蟲，故於農家有益。胸部甚肥。飛翔能遠，不甚停息。黃昏之際，常高飛以捕蠅類。產卵時，以尾蘸水，使附著水草之莖。

蜻蛉

蜻蛉之性質形態，絕類蜻蜓，惟前翅之前緣較短。飛翔止息，常在一處，不能及遠。舊說皆與蜻蜓混合為一，今動物學家別之為二科。

草蜻蛉

草蜻蛉為益蟲之一，體纖細，長三分許，開翅寸許，色淡綠，複眼有金屬光澤。產卵於葉，卵有長柄，多數簇聚，如開小花，動物學家謂之優曇花。幼蟲色黑，類蝨，梭形，長二分餘，有硬毛，常於葉上作白色圓形之繭，蛹化其中。成蟲、幼蟲皆好食蚜，故有益於農產物。

馬大頭

馬大頭，在蜻蛉屬中為最大，體色綠，常於早暮搜食蚊蛾。產卵時，飛近水面，棲於蘆葦，以尾端插入水中。

蛟蜻蛉

蛟蜻蛉，稍似蜻蛉，頭細，翅尤薄，全體黑色，觸角短小，複眼甚大，翅上時有白粉，常在夜間飛行。幼蟲名沙梭子，色黑，形如蝨，長四分許，大腿之內側有細齒，常於沙內造漏斗形之孔，俟他蟲陷落，以銳齒鉗之，吸其體液，兼能食蟻。

蜉蝣

蜉蝣，長六七分，頭似蜻蛉而小，有四翅，後翅甚小，體細而狹，尾毛有三，細長如絲。夏秋之交，多近水而飛，往往數小時即死，故有朝生暮死之說。惟其幼蟲棲息水中，捕食微細蟲類，經二三年乃羽化為成蟲。

螢

螢為益蟲，長三分許。雄者體黃頭黑，有複眼，翅鞘柔軟，點線密布。雌者無翅，形如蛆。尾端皆有發光器，呼吸時，空氣傳入，生養化作用，發光頗美麗。夏間就水草產卵，亦發微光。□餘日為成蟲。成蟲與幼蟲皆食種種害蟲，於農事有益。

塞螢尾部亦發光，其極大之光可燭三尺許。

螢火城

乾隆癸巳夏六月，嘉定南翔鎮西郊，一夕，忽螢火團聚，至數□萬，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，其光燭天，觀者如市，五日後始滅。

蟻

蟻，本作螳，體分頭胸腹三部。赤蟻長不及一分，色黃赤。大黑蟻長四五分，山蟻長四分，皆黑色，有光澤。聚群而居，分女王蟻、雄蟻、職蟻三種。女王蟻、雄蟻主生殖。職蟻為不完全之雌體，一主營巢取食，謂之工蟻；一主戰鬥，謂之兵蟻。其組織尤勝於蜂。女王多數同居，亦不似蜂王之嫉妒專制。雌雄至交尾期生翅，職蟻無翅，多在地下營巢。

農人終歲勤動，必有收穫之糧，以資事蓄，物亦如之，故名曰儲藏物。每夏日，蟻必廣為蓄聚，移置窩中，故名為儲藏。有二種，一在外覓食，既覓得，別有一種選而藏之。其藏之之法，如植物種子發生，蟻能噓氣，使不能達其生意，且又能使植物生出細芽。因芽性發甜，蟻喜甜芽，可嚼其甜汁也。尤奇者，植物如自生芽，蟻以法噓之，亦不能阻，乃俟其初長時，噓其芽枝，則芽不復作。或有任其芽之稍長，嚼折，曝之日中，復收藏以備食者。

蟻結窠

蟻塚恆在地，居高者不多觀。閩中自秋徂冬，群蟻必就高處結窠，檐牙屋角，所在皆有，泥顆累成，幾如海燕之巢，而其大恆過之，惟不若燕巢之修整。迫視之，細孔萬千，為群蟻出入門戶。偶破，其中玲瓏屈曲，正不異萬戶千門、層樓疊閣也。間有於松柏梢頭結窠者，尤可異，式如雞心下垂，大且逾甕，其中結構與檐牙屋角者無少異，惟外形較整潔，遙望之正如絕大之柏子。閩人云，地多白蟻，秋冬則覓常蟻為食，故群蟻即遷巢高處以避之。

薛叔耘見蟻鬪

薛叔耘所居階前，有兩蟻穴，東西相望。天將雨，蟻輒背穴而鬪。西蟻數贏什五，東蟻敗，乘勢蹙之，將傳壘矣，東蟻紛奔告急，遂出穴如潮涌，濟師可三倍，逆諸礎下。相齶者，相禽者，勝相噓者，敗相救者，相持僵斃不動者，杳然眩目，西蟻伏尸滿階，且戰且卻。又有蟻自穴中出，嚮東蟻若偶語者，蓋求和也。東蟻稍稍引退，西蟻亦分道收尸。明日視之，則西蟻徙穴益西，無敢東首者矣。

汪耕餘聞蟻鳴

汪耕餘權常熟令時，行館甚卑濕，就寢而蟲入於耳，足聲窸窣如蟹爬沙，又時聞其鳴，如日唵唵，厥聲甚長。百計不能去，使刀鑷之工籊而出之，則一蟻也。蟻乃使人得聞其鳴亦奇。

白蟻

白蟻為害蟲，蝕梁棟椽柱及一切服用之物，舊說以為蟻類，故謂之白蟻，實則與蜉蝣同類異種。其種別，又有雌蟻、雄蟻、

職蟻、兵蟻之分，形態各不相同。大抵雌雄有翅，職兵無翅。四者相聚，以營共同之生活。職蟻營巢，蠹蝕梁柱而空其中，洞口以兵蟻守之，雌雄生殖其中。一日產卵可至八萬餘，故滋生極繁，大為房屋之害。多產於溫熱二帶，寒帶無之。古亦謂之巴蟲，以巴蜀多產之也。《元微之集》云：「巴蟻眾而善攻櫟棟，往往木容完具，而心節朽壞。」即此。

青海北境白蟻成群，傷蝕皮毛，為害至劇，土人每以酥油調鹽汁灑地以殺之。

白蟻食藩庫銀

粵東白蟻，為害至甚。康熙辛巳，藩庫交盤，每箱貯銀以千計，獨一箱少□二兩，或洞其腹，或陷其邊，蓋白蟻據之為銀窩也。

一足蟻

嶺南有一足蟻，生於樹根，自頭至尾，別無二足。而此一足又長尺餘，附於樹根之上，如膠漆之堅，故僅能盤旋樹下，不能遠行也。

蜘蛛

蜘蛛為節足動物，體分頭胸部、腹部，狀如囊，口有顎二對，上顎二節，末節為鉤，其末端有毒腺之孔，胸部有腳四對。其肛門端有瘤狀之物三對，是為紡織腺，內貯形如蛋白之液汁，上有細孔六七百個，脈體收縮，則液自細孔流出，觸空氣，凝為極細之絲，以後爪組合之，織網為巢，以捕昆蟲而食之。性殘忍，同類亦相食。

蜘蛛窩

蘆江之下金吾廟有蜘蛛窩，相傳乾隆時，是處有大蜘蛛，殆三寸許，織網徑一二丈，大者據其中，小者周緣往來，有數百。其旁一樟樹，圍可丈餘，參天蔥蘢，亦三四百年物也。其根下一穴，大於斗，望之窅然，即蜘蛛窩也。

蛛絲網龍

嘉慶時，海州有蜘蛛怪，不知何代物也，能虛氣為黑風。居民每望見風起，如黑煙蓬蓬，則皆嚴閉戶牖，行者面牆壁而伏，風過乃已，習為常，亦無他害。一日，龍擊之，雷雨既作，蛛吐絲網，龍窘，不能出，格鬪凡數□，須臾而濱海皆水矣。始有龍者二，焚網出籠。蜘蛛遁，莫識所往。詰旦，於數□里外有物縱橫散落，圓膩而色灰，圍如人臂，金石無所傷，而兩頭皆有焦火痕。

舒鐵雲聞之，乃為詩曰：「人不見風，鬼不見地。魚不見水，龍不見一切器。獨見蜘蛛精，近海歎黑氣。氣逼海水水逼風，海風墨墨海雲濃。漆鏡不照水精宮，鼇背暗壓蓬萊峰。烏鯽浮沫，海扇騰空。爰居避走龍出現，以角聽之三日聾。呼龍咄煙龍愛寶，分明龍大蜘蛛小。豈知龍見蜘蛛氣，不見蜘蛛絲。一絲兩絲徐吐之，千絲萬絲疾若馳。兩點小，霹靂雌。屠龍豢龍龍不知，蜘蛛太巧龍太癡。大似虎陷關，小亦抵觸籬。上不得登天唱刀鑽，下不得入海解倒懸，無可奈何束縛來人間。一撞海山搖，一掉海水翻。逐臭之夫狂走汗如生鐵汁，既非網西施，蠶上山。蚩尤五色迷天下，天孫一梭擲往還，何以買絲繡作浪花朵朵金鸞環。絲長不能已，絲密不知幾。絲亂不可理，千氣萬力頭腹尾，可憐不出蜘蛛一網裏。帝旁投壺玉女嬌，一箭躍出蓮花驍。低頭拾取見龍戰，見首不見尾，其血元黃壘。回身啟齒奏天帝，何不下界除此妖。金星乃言此是絲絲延延淫氣擢髮不可數，法當用火燒。紅雲居中赤燦，怒檄絳虬凡兩條。一然犀，一焚巢，丹煙朱霧海水焦。絲寸寸磔，蟲謄謄逃。但見龍潛蜘蛛隱天搖搖，火水未濟終此爻。明日蜘蛛不吐氣，拾得殘絲如斷臂。」

蠍

蠍，俗作蝎，蜘蛛屬，長三寸許，青黑色，顎上有觸鬚一對，如蟹螯，頭胸部頗短，腹部環節□三，後端大環節狹小如尾。末有毒鉤，遇敵，則向上彎曲，注射毒汁。生息於塵芥中，捕蜘蛛小蟲等為食，並螫人。

蠍長一尺

某邑城西門外人有為土工者，掘出一蠍，長近尺，大驚，急以鋤拄之，喚其曹。聲未及竟，頓然而絕。眾過之，則滿身青黑，死矣，蠍猶未去也，眾始圍殺之。蓋始拄鋤時，蠍皇急刺鋤，而毒即從鋤而上也。

蠍畏椒

薊州有石橋，相傳下有毒物，行旅相戒，莫敢休憩。一日，有販生椒者，驅二蹇馱椒籠來，苦熱，小憩於橋梁，卸其籠，置之欄，驢亦散乾於草際。披襟偃息，倦極熟眠，夢中似有風聲，又窸窣作響，疑有人攘其椒，而猝不能醒。久始起，視之，椒故依然，有巨物懸於欄側，狀如琵琶，灰青色，蠍也。大駭欲奔，以其不動，諦觀之，斃矣。蓋蠍固畏椒也。

蠍自殺

自盡惟人有之，若出諸昆蟲，則未之聞也。惟蠍性至躁急，試捕其一，納玻璃器中，照以火鏡，蠍被光線直射，畏縮忿怒，無以趨避，因倒鋒自刺，少選，斃矣。

蠅虎

蠅虎為蜘蛛屬，大三四分，白色或灰色，善跳躍，徘徊牆壁間，伺蠅而捕之，故名。一名蠅狐，又名蠅蝗，亦名蠅豹。

壁錢

壁錢，為蜘蛛類，體扁平，黑褐色，作巢於壁，大如錢，故名。其巢光白如繭，俗稱壁蟾，可入藥。

壁蝨

壁蝨，為蜘蛛類，與疥癬蟲同科，俗稱臭蟲，體柔軟，大如豆粒，青褐色，腳八，皆有爪。棲息林叢，或寄生犬鳥之皮膚中，吸其血液。間亦寄生人體，蝕入皮膚甚深，引取之，愈益進入，不易除。

絡新婦

絡新婦，為蜘蛛類，大而美觀，腹圓如球，有黃白黑色環紋，張大網於高樹，為車輪狀，捕昆蟲為食。

螳螂

螳螂，為蜘蛛類，《爾雅》稱土蜘蛛，體橢圓褐色，好穴土為管狀巢。巢有蓋，蓋有鉸鏈狀之物，合之無縫，表面則被以青苔，與地一色。伺蟲過，掩而捕之，方入即閉。

八叉蟲

八叉蟲，似土蜘蛛，大者如雞卵，小者如胡桃。身圓，褐色而明，間以黃綠，口紫而四歧，能嚼鐵。足有八，雖短，怒則悉聳立。大風起，輒御風而行。天山南北路之人家土壁溝渠中，無不有之。飛集人身，少選自去。觸之，即遭其噬，潰爛足致死。

喜蛛

喜蛛，即喜子，動物學謂之喜蛛。體細長，褐色，前肢長於全體三倍。所結之網亦為輪形。古謂之蠶蛸，或謂之長踦。

螟

螟，害稻之蟲也，凡三種。一曰二化螟蟲，長八九分，黃白色，背有黑縱線五，在稻莖或葉鞘間作白色繭。蛾開翅約寸許，翅之外緣有黑點七，產卵於稻葉表面，歲生二次。一曰三化螟蟲，形態略同，歲生三次。一曰大螟蟲，形體稍大。三者皆自葉蝕入稻莖，食其髓質，稻皆白枯而死，農家謂之白瘦。三化螟蟲為害尤甚，《詩》「去其螟螣」是也。

蝗

蝗，害蟲也，一名蝗蟲，以其善飛，亦曰飛蝗。前翅黃褐色，有黑色粗紋，後翅半透明而闊，前胸有脊線，甚高，口器闊大剛銳。飛翔成群，紛集田間，食稻立盡，為農家之大害。雌蟲秋晚產卵於地，翌春孵化，是名曰蝻。驅除之法，普通多掘產卵之地，殺其卵。迨至春日，多數之卵浮出水面，則收聚而燒斃之。若製大網捕取成蟲，亦一法也。

蚱蜢

蚱蜢為稻麥之害蟲，一名𧈧，蝗屬。體長寸許，有深灰色、黃綠色等數種。頭為三角形，前翅成革質，稍能飛翔，後腳節壯大，便於跳躍。好食禾本科植物，尤嗜稻葉，常於隴畔綴集卵子成塊。幼蟲綠色，長七八分，為害尤甚。

蠅

蠅，室中之害蟲也，亦稱家蠅。體長三分許，灰黑色，頭有複眼一對，甚大，褐色，幾掩其全頭。口器伸為管狀，前端稍凹，適於舐食。腳之末端有肉質吸盤二，止時，盤內真空，空氣壓於外，故倒跂斜行而不墜。搬運污物，傳布惡疾，甚為危險。產卵於污物之上，孵化為蛆。

青海有蠅，多毒，以其常集於腐臭之動物上也。凡飲食中有蠅點者，隔宿變綠色，誤吞之，若觸瘴毒。

李鐵君畏蠅

李鐵君處士錯酷畏蠅，觸膚，輒搗之去，不令須臾留。入夏，即潔治一室，常下簾坐。無事，人無入者，乃倘焉悅焉，無間而蠅且入，不知其何自來也。其來也，舐筆吮墨，亂書策，溷耳目。鐵君大惡之，如見惡人，亟起治之，而跡之無有，釋之在右，謂其點無偶也。

大麻蠅

大麻蠅，為蠅屬，亦名肉蠅。體長四分許，灰色，複眼赤褐，背有黑色縱線三條，腹灰白，有黑褐斑紋，作方格形。秋時甚多，最穢惡。

蒼蠅

蒼蠅，為蠅屬，體長四分許，色灰黑，背有硬毛，兩旁尤多，腹藍色，稍類球形。夏時最多，紛集於臭腐物體之上。

桑蠅

桑蠅，為蠅類，為蠶之害蟲。體長四分許，灰黑色，額有硬毛四列，背有黑色縱線五條，區劃不明。產卵於桑葉，與葉同入蠶腹，其幼蟲遂寄生於蠶體，謂之蠶蛆。

牛蠅

牛蠅全體密生黑毛，並有黃白毛散於各處。其幼蟲寄生於牛皮中，皮膚因以潰爛。

馬蠅

馬蠅與牛蠅同類，體較大，淡褐色，翅與腹部皆有淡黑色斑紋。產卵於馬之胸部，馬舐其胸，嚥卵入胃，孵化為蛆，漸次生長，與馬糞同出體外，變蛹成蟲。

狗蠅

狗蠅，全體黃色，複眼小，口吻剛銳。寄生於犬體，吸其血液。

蛆

蛆，蠅類之幼蟲也。長三分許，色乳白，略黃。蝕蔥及萊菔之根，被害處或生腫瘤。自孵化以至成蠅，約需三四星期。

天牛類之幼蟲，狀亦與蛆相似，居土中，專食稻之幼根，使稻株萎縮，不能發育。

雪蛆

雪蛆，一名冰蛆，大如指，出四川峨眉山，可食。

蚊

蚊，囓人之小飛蟲也。其幼蟲為污水中之孑孓，老則變形為蚊，如蛹之成蛾。全體灰褐色，喙為細管，中含毒質，人被齧，肌膚必腫。然凡吸取人血者，皆為雌蚊，雄者則專吸草木之汁液。種類甚多。

青海多蚊蚋，噁人至痛，雨後叢集，揮之不盡。

謝大令詠啞蚊

光緒初，餘姚謝小漁大令娘樞嘗從其師朱肯然官詹迨然至湘衡文，以幕中多蚊，而一種悄悄嗜人者，其毒螫尤中於不覺，俗謂之啞蚊，爰作詩以誌之。詩云：「前生子子悄含胎，幻蛻無端起水隈。鋒不及防真利吻，膚能暗剝肆陰災。伴蠅反免營營刺，羞鳥難防熠熠來。裸壤卻疑蠻俗似，不經苛痛未相猜。本來喜暗畏光明，況趁炎齊有限更。同雜市時偏匿影，聚成雷處忽收聲。薰經灼艾能潛躲，飽快如櫻始一鳴。倘為露筋祠報賽，莫將啞樂向神迎。」【自注：啞樂，見《宋史·禮樂志》。】

蘋果蚊

陶業始於虞舜，自後鑄沙範土，日益講求。不意昆蟲之中，亦有類陶工之巧者。其最著者曰蘋果蚊，以所成之窠如蘋果，故名，亦蟲中之最巧者也。其狀又類櫻桃，外渾圓，中有孔，全體大如瓜，恆營於牆壁，或樹枝，或草莖，或石上，若無處成之，往往營於細枝之上。初頗窄小，以後漸寬，作膨脹之式，但以沙泥為之。然窠雖極薄，而外有細紋如織。蟲在其中產卵甚多，旋生無數毛蟲，母蟲別以他種毛蟲銜而飼之。又恐他種毛蟲為害，乃以毒汁僵之，則幼蟲日形生長，可出窠而飛矣。

白蛉

京師入夏多白蛉，較蚊小而善噉，若元微之《蟲多詩序》所稱淫塵者，蓋蠹蚋之類。人呼之曰白蛉，猶蚊曰白鳥也。一作白翎。

蚤

蚤頭小體肥，赤褐色，前後股退化作鱗片狀，雌大雄小，六足善跳，口器發達，便於刺螫。寄生人體，吸取血液，亦有毒汁注入，與蚊無異。

蝨

蝨，亦作虱，體為長橢圓形，口突出，適於吸收之用。腳六，各有一爪，彎曲向內。腹部肥大。寄生於人體及他哺乳動物而吸其血。

頭蝨

頭蝨，為蝨之一種，體長一分五釐許，灰色，腹部作卵形，爪大於他蝨。寄生於人及猿之頭部，其卵黏於髮，搔之不易脫。

牀蝨

牀蝨，俗稱臭蟲，又曰蟹蟲。體圓而扁平，赤褐色，長二分許，周緣簇生粗毛。日棲暗處，夜出，吸人血。吸時注入毒汁，故被吸處痛癢赤腫。體有臭液。舊名壁蝨，晚近博物家析牀蝨與壁蝨為二，以壁蝨屬蜘蛛類。

牀蝨死人

雍、乾間，常州雙桂坊老郎廟有外方旅客宿焉，捕牀蝨數頭，以紙裹之，置牆隙。越數載，復宿其地，偶檢壁中紙裹，憶及前事，啟而視之，置掌心，臭蟲得熱氣復活。忽嚶然一聲，旅客仆地。肆主報官相驗。官欲窮其異，竭力搜索，始得其窟於肉砧中。砧高四尺，寬亦尺餘。剖之，則中已空，有血球一，大逾雞卵，色赤，四圍攢聚幾滿，如磁石，如子母珠。蓋中間之球，乃其精靈所凝結，不能自動，賴外層之小蟲出吸人血，以輸送而滋養之。後取出，投諸火焚之，臭聞數丈外。

牀蝨臭達數百步

長沙南鄉雨花亭有劉某所設飯肆，相傳有宿之者，必疲憊。有張七爺者，為近地富人，強而有力，聞之，沽酒醉飽，獨往宿焉。夜半，酒漸醒，則見帳上忽起赭色斑點，全帳幾遍。審視之，牀蝨也。急起掀帳抖之，均紛紛沿帳循壁，入樓椽而沒。張急呼

店主人，以所見告，偕店主登而索之，得一敗鼓，甚重，異之，疑為其巢穴，昇之下，集薪焚之，臭達數□步外。

毛蟲

毛蟲，體肉色，扁圓，背淡樺色，頭胸二部區畫分明。寄生於人之陰毛、腋毛等處，不易辨別，其卵膠附於毛，尤難分離，當用水銀軟膏除之。

蚜

蚜，害蟲也，古名竹蟲，今亦稱木蟲。種類甚多，有綠色、赭色、黑色諸種。體形如蟲，長半分許，口吻作管狀，刺入竹木之新芽嫩葉，吸收其汁液，自肛門排出甘蜜，以養幼蟲，蟻群聚舐食之。分卵生、胎生二時期，繁殖之速，為蟲類冠。可撒石灰於植物葉上，並檢集捲縮之葉，殺而除滅之。

蠹魚

蠹魚，體小，被銀白色細鱗，尾毛三，其長相等，能蝕衣服、書籍之屬。

桂蠹

桂蠹，桂樹所生之蟲也。大如指，色紫而香，蜜漬之，可為珍味。漢趙佗以獻文帝者即此，《楚辭》亦有之，則此物之見珍古矣。

污蟲

害稼之蟲，以奉天之污蟲為甚，非蝗非蝻。其食田禾也，必俟根葉罄盡乃止。

尺蠖

尺蠖，體長可二三寸，首尾相就，屈伸而行。種類甚繁，以桑尺蠖為最著，全體灰色，夏日居桑樹，食其嫩芽，歲生二次，桑之害蟲也。人以其行時一屈一伸，故借為始屈後伸之喻。

蝻蟊

蝻蟊，為天牛及桑牛之幼蟲，乳白色，無腳，有黃褐色短毛，被覆全體，背有顆粒狀突起之物，能支其體以覆行。蝕桑樹，能深入幹中，桑遂枯死。此蟲色白而豐潔，故古以比婦人之頸，《詩》「領如蝻蟊」是也。

紅娘華

紅娘華，體扁平，長寸許，黑褐色，頭小，口突出，前翅硬化成革質，不達尾端，尾有毛二，長於體兩倍。棲息水田池沼，捕食小魚，故為害蟲。

蚌

蚌，本作蚌，害蟲也，一名穀象，粵人曰米牛，紹人曰米象，蘇人謂之蚌子，生於穀倉中。其為幼蟲時，無腳舊稱好妨。老則成蚌，背有甲，赤褐色，亦有黑色者，頭小，口吻長於頭者二倍。春時產卵於穀之最軟部分，孵化後，蠹入內部而蝕之。

螺贏

螺贏，本作果蠃，體黑色，雌者尾端有毒針，能刺人。常銜泥，就樹枝牆壁作球形之房，產卵於中，藏蜘蛛、螟蛉等小蟲，以供幼蟲之食。有益於農產物。

蠹蝮

蠹蝮，本作蠹蝮，一名搜夾子。長七八分，全體黑色，腳六，色黃，能疾行。尾端有角質之附屬器，作鉗子狀，迫之，則洩毒液以自保護。在野食蚜蟲、葉捲蟲等，有益於農圃，入室則為幼蠶之害。吳俗多以蚰蜒為蠹蝮，誤。

蠹蟻

蠹蟻，一名蟻，小蟲也，微細色白，頭有絮毛。將兩，群飛塞路。一說即醯雞。

葉捲蟲

葉捲蟲，害蟲也，體長寸許，淡綠色，頭部略帶褐色，前後有腳□六。棲於稻葉及桑葉上，蝕其葉，吐白絲捲葉之兩端而巢其中。成蛹後，化為暗色蛾，謂之葉捲蛾，產卵於葉背，每年發生二次。

螻蛄

螻蛄，稻麥之害蟲也，體長寸餘，褐色，有軟毛甚短，前翅小，後翅較大，常疊於背，末端細長似尾，前肢頗強，利於掘地，能鳴而跳躍。晝常穴居土中，夜出飛翔，喜就燈火。

蔗蟲

蔗蟲生廣東潮州之蔗田中，形似蠶蛹而小，味甘，性涼，出痘險者可賴以助漿。

鼠婦

鼠婦為節足動物，體青灰色，形扁而橢圓，長三四分，胸部分七節，有等長之腳，恆居甕底、磚縫等濕地。舊稱即伊威，非。

地蟹

地蟹，一名廬，俗稱土蟹。大者體長寸許，前狹後闊，頭小，六足，背有橫紋錯起，多生濕地。

蜈蚣

蜈蚣為節足動物，以扁平之環節合成二□二節。第一節黃褐色，其餘各節背面深藍色，腹面黃色。每節有腳一對。生口邊者，變形成顎腳，鉤爪甚銳，端有小孔，內通毒腺，能注射毒液。潛伏於陰濕之地，捕食害蟲。

水蜈蚣

康熙庚午三月，蘇州荃墩湖有水蜈蚣數萬，游行水中。擦置於岸，則軟而無用矣。

蚰蜒

蚰蜒為節足動物，俗稱蓑衣蟲，與蜈蚣同類，體長八九分，暗黃綠色，有黑斑。腳細長，凡□五對，最後一對尤長，行走極速，其腳易脫。夜出壁間，捕食烏蠅等害蟲，與蜈蚣同，有益於農業。

馬陸

馬陸，蟲名，長寸許，體如圓筒，暗褐色，有赤色斑紋，多環節，每節有腳二對。棲於溫地，食草根及腐敗物質，發惡臭，觸之則蜷曲，成螺旋狀。以有油氣，俗稱為香油蟲，亦名馬蛭，塞外深山叢樹中間有之。斷之能行。

蟹

蟹為甲殼類動物，長一二尺，青里色，全體外包堅甲，頭胸部略成半月形，腹部六角形，背有複眼單眼各二，口在腹面，周圍有腳六對，最後之腳扁平如瓣，以護腹部五對之鰓，尾成劍狀。近尾之肉，味美，閩人以為食品，謂之蟹。

蟹叩首

乾隆辛丑，某縣濱海之區溢。及退，見地有物如車輪，非龜非蟹，雌雄相疊，遠近聚觀，閱五六日不能出。鄉人以車裝送海濱，擠之入水，物乃西向作叩首狀而沒。後有識之者，謂即蟹也。

介殼蟲

介殼蟲，果樹之害蟲也，體為橢圓形。其幼蟲約長半分許。介殼長分許，黑褐色，兩旁有刺毛。雌大雄小，雄有二翅，常蝕柑橘、蘋果等葉，微細難見。驅除法，冬用石灰、硫黃等煎水塗樹幹以殺其卵，夏則摘被害之葉焚之。

叩頭蟲

叩頭蟲，害蟲之一也，為小甲蟲，長者七八分，全身黑褐色，尾端稍細，頭部環節甚強。以指壓其體，則其頭為有力之振動，故名。俗稱跳搏蟲。幼蟲至細，色黃，俗名金針蟲。食植物之根，食盡一株，更移他株。數年之久，始化為成蟲，害麥類最甚。晉傅咸有《叩頭蟲賦》，唐盧延讓詩有「窗間膈膊叩頭蟲」句，故俗亦呼為膈膊蟲。舒鐵雲亦有詩詠之曰：「叩頭蟲，無腰而折，無手而空。跂跂脈脈何所求？剝剝啄啄頻叩頭。獨不見斷頭將軍強項令，與蟲語冰蟲弗聽。」

金龜子

金龜子，俗稱金蟲，體長六七分，金綠色，背有甲，六足，種類甚多。有一種害稻者，其幼蟲色白，是為螻蛄，棲稻根，齧食之。及化為成蟲，仍食稻葉，旋產卵於葉鞘，農家苦之。

蜣螂

蜣螂，亦作蜣螂，與金龜子相似，背有堅甲，全身黑如漆，好以人畜之糞推轉成丸，即產卵其中，故俗有運屎蟲、屎蜣螂之稱。

獨角仙

獨角仙，甲蟲也，長一寸四分許。雄者頭有角狀之突起物，頗長，末端分為二，其端又各分歧如前。體黑褐色，前翅少淡。常棲息於阜茨、栗、櫟等樹而蝕害之。

石背

石背，甲蟲也，以其背堅如石，故名。亦作石貝。冬伏荔枝葉下。荔花時，石背亦產卵。實熟，輒溺其上，全枝脫蒂，雨時尤盛，故為荔枝之害蟲。

吉丁蟲

吉丁蟲，甲蟲也，長寸許，全體金綠色，有黑紫色縱線，甚美麗，觸角短，六足，翅堅尾細。好吸收樹木及花之液汁。幼蟲色白，為松之害蟲。出嶺南賓、澄諸州。《本草》謂帶之令人喜好相愛，故舊時亦尚其形以製首飾。

蛸螳

蛸螳，長一寸三分許，色黑，翅無色透明，夏秋間鳴於高樹。

灶馬

灶馬，全體紅色，後肢頗長，而有長刺，多集於灶間，俗亦呼為灶雞。以其脊高腳長，故又有駱駝之稱。

斑蝥

斑蝥，亦作斑貓，長五六分至寸許，多生豆葉上，甲作紫綠色，帶金屬光澤。喜飛行人前，故又有鄉導蟲之稱。性有毒可入藥。幼蟲頭甚大，與成蟲異形，皆捕生蟲為食有益於農事。

水蠟蟲

水蠟蟲為介殼蟲類，寄生於水蠟樹，體小。雄者之後翅微小，雌者無翅。成長後，分泌白蠟甚多。凡介殼蟲多為害蟲，惟此為益蟲。四川、湖南等省皆飼養之，以收取白蠟。

蝦

蝦，與蝦通，為節足動物之長尾者，體分頭部、胸部、腹部，背甲為圓筒狀，青黑色，薄而透明，前端有長棘突出，觸角二對甚長，俗謂之鬚，腹部環節六，兩側有游泳器，謂之橈足。種類頗多，可食。

龍蝦

龍蝦為蝦之絕大者，可食，長七八寸至尺許，體濃赤褐色，胸甲有小疣甚多，前端有二短棘。產於近海以小甲殼類及貝類為食，其鬚頗長，韓愈詩「又常疑龍蝦，果誰雄牙鬚」是也。

斑節蝦

斑節蝦，長六七寸，前三對腳之尖端具小螯，體色常有青紅黃褐等斑，故名。

蟬蝦

蟬蝦，產鹹水中，大者長五六寸，出水即死，俗亦謂之明蝦。兩兩乾之，謂之對蝦，為珍饈。去其殼，俗謂之大金鉤。鮮者味尤美。

蝦蛄

蝦蛄為蝦類，體長四寸許，第二對腳較草蝦為大，其端彎曲，內緣如鋸齒，背節亦較多，全體淡黃微綠，入沸水中，成淡紫色。

螞蛄

螞蛄亦作刺蛄，蝦之屬，大可盈寸，第一對腳有螯如蟹，吉林、寧古塔等處產生最多。滿洲人嘗搗之成膏，以薦宗廟。其體有碳酸石灰質之突起物，供咀嚼之用，稱螞蛄石，可作藥。

寄居蝦

寄居蝦，蝦屬，以其形略似蟹，故又名寄居蟹。體之前半有甲，後半為柔軟肉體，常求空虛之介殼而入居之，腹部變為螺旋狀，與介殼合，故俗又稱蟹螺。第一對腳則為大螯，以捕取食物，並為閉塞殼口之用。種類甚多，有居木孔及海綿中者。

蟹

蟹，亦作螯一稱螃蟹，節足動物，淡水、鹹水皆產之，可食。頭胸部甲甚闊，腹甲扁平，屈折於胸部之下，有橫紋，雄者小而尖，雌者大而圓。複眼在背甲前緣之深窩，有柄承之。大顎堅硬如齒，便於咀嚼。腳五對，第一對變形為螯，橫行甚速。內臟皆在背甲下，俗所謂六角板者，即心臟，所謂脂與黃者，即精巢及卵巢也。

甘肅無蟹，土人終身不知有蟹也。間有一二知之者，則於蘭州商肆中見其所陳設以為標本之蟹耳。

長足蟹

延吉產蟹，其殼徑不過二寸，而足長至四五尺，每一足之肌肉足供一二人之食，其肉之美亦逾於常蟹。

金錢蟹

金錢蟹，小蟹也，以其形如錢，故名。產鹹、淡水間，有黑膏，可醃食。

蝓蚌

蝓蚌，一名蝓，蟹類，產海濱泥沙中，可食。殼圓如常蟹，最後兩足扁而圓長，無爪，與梭子蟹同，閩人稱之為青蟹，較梭子蟹為貴，而俗亦稱梭子蟹為蝓蚌。

虎蟬

虎蟬，蟹類，產閩中。其殼類人家門戶所繪之虎頭，色殷紅斑駁，有鑲為酒器者，肉粗味劣。通州如皋亦有之，俗稱關公蟹。

招潮

招潮，蟹類，小如螞蟥，殼白，隨潮而上，背坎外向，舉螯，不失常期，故俗稱招潮。

海蛆

海蛆為甲殼蟲類，體長寸許，褐色，有光澤，第二對觸角頗長，腳五對，顎腳二對，亦為步行之用，胸腹部區別不明。群棲海岸，行走迅捷。

水蚤

水蚤，甲殼類之小動物也，長約二釐，以顯微鏡照之，始能見其大體。色灰白，略透明，以雙殼蔽體，觸角大而分歧，有腳五對。產溝水中，人多捕之以飼金魚。

烏賊

烏賊，亦作烏鰂，為軟體動物。體蒼白色，有紫褐色斑點，分為頭部、腹部。頭部有足 \square ，中二足獨長，為捕捉魚類、貝類等食物之用。眼二，構造與哺乳動物無異。腹部為卵圓形之囊，名外套膜。兩旁有肉鰭，為游泳器，中有內殼色白，質堅厚而疏鬆，即海螵蛸也。又有白色小囊，中貯墨汁，有急，則噴之以自匿，故俗又稱墨魚。可鮮食及製齋行遠，為吾國海產之一大宗。

章魚

章魚為軟體動物，與烏賊同類異種，體較大，色青紫，而有褐灰等色之斑點，亦分頭部、腹部。其足八，長逾於腹數倍，足端各有吸盤兩行及脣狀之膜，互相連綴。腹短小而圓，無內殼。生於海中，捕食魚介，其大者能攝羊豕入水。

瀚海有蚌螺遺甲

瀚海一望斥鹵，無溪澗山谷，而沙中每有蚌螺遺甲，蓋其初皆澤國也。聖祖御製《幾暇格物編》，由委推原，謂古來西北本係水區，非即沙磧，實發前史所未言。

蚌

蚌為軟體動物，殼兩片，為長橢圓形，色紫黑，大者長八九寸，肉體扁厚，以鰓呼吸。運動時，有舌形之足出於殼外。質硬，能掘土。產於淡水。內面平滑，有真珠層，能產真珠。又可用人工作球形、卵形及人形之鉛模，納入其外套膜與介殼間，使歷久裝成珠質，而得異形之珠。殼之佳者，可碾薄，嵌於窗櫺，俗稱為明瓦。又研之為粉，曰蚌粉，可入藥。

蚌生珠

寧古塔城之西北 \square 餘里，名額富里，又六 \square 里為舊城，臨河。河多蚌蛤，出東珠，每粒約重二三錢，其色或粉紅，或天青，或白，非奉旨不許采。康熙時，有兒童浴於河，得一蚌，剖之，有大珠徑寸。

江珧

江珧為蚌屬，亦作江瑤，一名玉珧。殼長而薄，為直角三角形，殼頂在其尖端，面有鱗片，排列為放射狀。殼內黑色，有閃光，以根之細絲附著近海之泥沙中。肉不中食，而前後兩柱，以美味著稱，俗稱之為江瑤柱。

蚶

蚶為蚌屬，殼厚而硬，略成三角形，面有縱線突起，如瓦楞，故俗稱瓦楞子。外淡褐色，內白色，肉色赤，可食，大者謂之魁蛤。又一種縱線不甚高，外黑褐色，時有茸毛附著者，俗稱毛蚶。

淡菜

淡菜為蚌屬，以曝乾時不加食鹽，故名。殼為三角形，外黑色，內真珠色，長二三寸，足根有絲狀茸毛，附著於巖石。產近海，肉紅紫色，味佳，博物家以為即《爾雅》之貽貝也。

螺

螺，與贏同。軟體動物之硬殼有旋線，其體可以宛轉藏伏者，統謂之螺，種類甚多，大者可為酒具與吹器。殼之內面，光色美麗，可用以鑲嵌漆器。

螺中有珠

晉江黃傲庵給事熙纘嘗為安慶府推官，順治庚子，與王文簡公士禎同為江南同考官，以己亥城守功內擢。其僕人一日得大螺，煮食之，湯忽沸，有聲甚巨，螺自釜躍起，室中氣若煙霧，不辨，人皆驚走。移時視之，螺死，有珠如龍眼大，在其側。以經水火，晶光滅矣。秤之，重三錢。

鸚鵡螺

鸚鵡螺為軟體動物，有四鰓，口之周圍多絲狀觸手，介殼為螺旋狀，螺層尖處屈曲如鸚鵡嘴，故名。殼乳白色，有青綠斑，裏面有光如真珠，大者可受二升，製為酒器，奇而可玩，《格古要論》謂之鸚鵡杯。

菜螺

菜螺為軟體動物，亦作蝶螺，形如拳，故又名拳螺。殼甚厚，有壓，孔大而圓，外暗青色，內稍作真珠色，螺層上間有突出處如管。棲息巖礁之陰，肉味頗美。

法螺

法螺，我國古時軍隊用以示進退者，今釋道齋醮多用之。本係軟體動物，產於海中。殼為螺旋狀，上部延長，形略似梭，故又稱梭尾螺。色黃白，有炎紫斑紋。肉可食。大者於螺頭穿孔吹之，發聲甚響而遠，俗謂之海嘯囉。

海螵

海螵為軟體動物，與螺螵同類異種，殼較細長有旋紋。產於淡水者螺螵較細，可食。

牡蠣

牡蠣為軟體動物，一名蠔。右殼小而薄，左殼大而凸，外面碗蠟不平，腹緣為波狀屈折，色淡黃，內面白而滑潤。足漸退化而失其用，常以左殼附著於巖石，連綴至一二丈，巖如山，俗稱蠔山。產淺海泥沙中。肉味美，富有養料，易消化，謂之蠔黃，海濱之人多以為食品。寧波之象山港及台州灣所產最著名，有大小二種，並有綠蠔黃、雞冠蠔黃、斧子蠔黃等名。大蠔黃取於象山之馬鞍島，運銷上海。殼可燒灰，功用與石灰同，謂之蠔粉。

海扇

海扇為海中動物，與牡蠣同類異種，徑六七寸，其殼左深凹，而右扁平。水中浮行時，扁殼豎立如帆，乘風而行。表面有闊溝，表黃而裏白。肉與柱味均美。殼大者可以代鍋，小者亦可為杓。

螻

螻，與文蛤同類異種，殼為長方形，兩端常開，色淡黑，長二寸許，足及吸水管皆露於殼外。肉似蠔，色白而甘美，俗呼為美人螻，產海邊泥中。

蛤蜊

蛤蜊為軟體動物，螻屬，殼幾為正圓形，外面黃褐色，輪文稍高疊，內面白色。肉味甚美，水濱之人多以供膳，亦名圓蛤。

馬蛤

馬蛤即馬刀，一名蚌，與螻相似。殼長方形，大者長三四寸，外黃蒼色，內淡黃，足端銳尖，棲海邊泥中二三尺深處，肉亦可食。

西施舌

西施舌為軟體動物，一名沙蛤，產海邊沙中。狀似蛤蜊而長，殼白，足突出長二寸許，如人舌。足端有絲狀物，以之附著沙際。漁者見小穴出泡沫，即掘得之。肉鮮美，可食。

文蛤

文蛤為軟體動物，在淺海沙中，大者二三寸。殼略如心臟形，微白，有褐色放射狀之帶紋，內面白色，水管甚長。足有強力，

僅一二分時，能掘沙土，埋體其中。肉味美，研殼為粉，謂之蛤粉，可入藥。

蝸牛

蝸牛，一名蛞蝓，軟體動物之有肺者。外殼扁圓，無厝，體柔軟，平時全縮入殼中，行則伸出。頭有觸角四，其二較長，尖端有眼。頭側有小孔，內為肺囊，以通呼吸。腹部之兩端，伸展而成足。分泌一種黏液，以便移動己體，乾則成薄膜，光澤如銀。雌雄同體。常集於草叢樹蔭之濕處，蝕害綠葉。

《本草》諸家多以蛞蝓為蛞蝓，而謂有殼者為蝸牛，無殼者為蛞蝓。日本博物家用此說。程瑤田《釋蟲小記》謂蛞蝓即蛞蝓，與蝸牛為一物。蝸牛腹垂邊外，鋪如劍鏢而闊於背，故曰蛞蝓，蛞之為言闊也；蛞蝓身祇狹長一條，腹圓無垂邊之稜，特著《蛞蝓蝸牛正譌記》。

蛞蝓魚

蛞蝓魚為頭索動物，長一二寸，體半透明，兩端皆尖，形態如魚，頭部區畫不明，無腦頭骨及心臟，背有脊索一，其長與全體等，常居海底泥沙中。

蛞蝓

蛞蝓為軟體動物之有肺者，與蝸牛同類異種，居於溫暖陰濕之地，體為圓筒形，長三寸許，無殼，頭有觸角四，驚則縮入，背有淡紫色之縱線，雌雄同體。其經行處，輒留粘液之跡如蝸牛，為植物之害。

海鏡

海鏡為軟體動物，一名瓊蛤，郭璞賦謂之「瓊蛤腹蟹」。其肉可為醬，是為蛤醬。一名海月，粵人呼為膏葉，兩片合以成形。殼圓，中甚瑩滑，月照之，如雲母光，可製為明瓦。內有少肉如蚌胎，腹有小蟹子，如黃豆，螯足具備。海鏡飢，則蟹出拾食，蟹飽歸腹，海鏡亦飽。或迫以火，蟹子避火走出，海鏡立斃。人若生剖海鏡，則見蟹藏腹中，逡巡死矣。

蠶

蠶，吐絲之蟲也，環節蠕動，胸腹及尾有足六對，食桑葉。我國古時育蠶，以青、兗為盛，今則推江、浙二省。蠶自幼蟲成長，必蛻皮數次。每蛻皮，則必不食不動二三日，謂之眠。經三四眠，始上簇作繭。繭變為蛹，又由蛹化為蛾，則吐唾液，使繭受濕化軟，破之以出，謂之蠶蛾。欲取絲者，常乘蛾未出繭時繅之。既出，則絲緒斷絕，不復能繅也。

野蠶

野蠶為蠶之原種，一名天蠶，生於桑、樗等樹上，即食其葉。形狀酷似家蠶，惟身為黑褐色。蛾亦黑褐色，後翅內緣有白紋，為桑樹等害蟲。直隸、山東等省亦取其繭絲，織為繭綢，其絲輸出外國者甚多。

柞蠶

柞蠶，野蠶也，色綠，食柞、櫟等葉，成褐色繭。其蛾黃褐色間有雜以白色者。

山蠶

山蠶，一名樗繭，海州、蓋平、復州土人且放之樗樹以養之，不僅食柞也。

樟蠶

樟蠶，野蠶也，產廣東、江西等處。色綠，有長白毛。繭黃褐色，有孔，可製釣絲。蛾翅灰褐，雜以綠色。

地蠶

地蠶，害蟲也，種類頗多，體長寸餘，形如蠶，有灰黃、深黃等色。背上各節，大率有二黑紋，作八字形。蝕麥類、豌豆、玉蜀黍等之葉。觸之，則作環狀，落地即佯死。其蛾喜飛集燈火及有糖汁之處。

海蠶

海蠶，大如蠶，青黑色，頂有一竅。浙江之溫、台人輒取而置之於塘，插竹如林，蠶食水草，久之則緣竹而上，自竅吐粉，凝於竹末，粉盡，入水而死，即海粉也。

蚯蚓

蚯蚓為蠕形動物，亦名曲蟾。體圓而細長，有環節甚多，紫黑色，近前端處有一紅色肉帶，平廣無節，名曰環帶。腹面列生小刺，後向，以防體之退後而助其前進。雌雄同體。常吞食泥土，穿地為穴，故能使地中空氣流通，植物易於成長，為農家間接之益。

放光蟲

放光蟲，一名鼻涕蟲，蟲類之最軟弱者。秋雨初晴，放光蟲每緣牆而上，若遇鹽蛇，則鹽蛇雖相去數寸，昂頭張口，遂不能行。放光蟲從其口蜿蜒以入，久之，鹽蛇全身化為水，而放光蟲卒無恙也。

蛭

蛭為蠕形動物，亦名水蛭，產於池溝之溜水中。體黃褐色，有黑線，形略似蚯蚓，有輪紋甚多，口腔有緣如鋸齒，好吸附人畜肌膚而吮其血。江蘇、浙江、山東數省產生最多，有長至尺許者。其大者謂之馬蛭，俗稱馬蟻。又有名草蛭者，亦善吸取人畜之血液，甚有害。

馬蜚

馬蜚為水蛭之大者，俗亦稱曰馬蟻，棲水中，體長三四寸，背灰黃綠色，腹黃色，迫之則蜷縮其體。多以植物為食，農人在田中，亦吮其腿足之血。

斧蛭

斧蛭為蠕形動物，舊名度古，俗又稱土蠱，略似水蛭，長三四寸，背黑，或淡灰色，中有暗褐色縱線數條，匍行時，頭部有觸角，常棲息於草間濕地。

條蟲

條蟲為蠕形動物，能寄生於人之腸內，吸收人之養料，而令人衰弱者。其全體為扁方片，寸寸成節，色白，故又謂之寸白蟲。每節各具生殖機官，能自增殖。其在腸內，則互相連接，或長至二丈餘。其節片隨糞溺泄出，又移殖其幼蟲於動物體中，如牛肉、豬肉、魚類之肉，皆有為其幼蟲所寄生者，人食之，則此幼蟲又於腸內發育，而為完全之條蟲。察其首之形狀，可分為三種。無鉤條蟲生於牛肉內，有鉤條蟲生於豬肉內，裂頭條蟲生於魚肉內。

海參

海參為棘皮動物，舊名沙噀，而稱乾者為海參，今通稱海參。體長五六寸，圓而軟滑，色黑，口緣有觸手二〇餘。其足在背面者，成碗磊形，在腹面者，三行縱列，足有吸盤。腸管紆長，近肛門處有分歧之管，狀如樹枝，以營呼吸作用，謂之水肺，亦稱呼吸樹。雌雄異體。棲息近海，曝而乾之，可為食品。以產奉天者為最，色黑多刺，名遼參，俗稱紅旗參。產廣東者次之，色黃，名廣參。產寧波者為下，色白，名瓜皮參，皆無刺。別有一種，色白無刺，謂之光參，出福建。然每年自印度、日本輸入者亦不少。

海膽

海膽為棘皮動物，體為半球形，色紫黑，殼面密生硬棘，口在腹部，與背部之肛門位置相對。食道周圍有一水管，分枝伸出體外，而成管足，以為運動。棲息於暖地海岸，性遲鈍。卵巢黃色，可入鹽佐酒，鄞有之。以其殼圓如盂，外結密刺，內有黃色之膏，鄞人謂之海績筐。

海蜇

海蜇，即水母，又謂之蛇，腔腸動物也。產於近海，大者徑尺餘，種類甚多。最普通者，上面高凸，狀如張徽，平滑而軟，色淡藍，其薄皮俗稱海蜇皮。下有八腕，延長如柄，色淡紅，俗稱雞冠海蜇。腕上觸手叢生，觸手之間有無數細口，內通胃腔。繖之邊緣有耳及目，以司感覺。常浮游水面，眾蝦附之以為棲息，古稱水母目蝦，謂其以蝦為目，實非。

櫛水母

櫛水母為腔腸動物，單獨浮游，不成群體，發生及構造多與普通水母異。有數種。其體或圓如瓜，或扁平如帶，體壁極薄而透明，周圍有纖毛四條，各分為二，相比如櫛，故名。雌雄同體。常游於海面，夜放燐光。

水螅

水螅為腔腸動物，產於淡水，體為管狀，色綠，一端有吸盤，黏附於田沼之小草。一端有口，周圍有觸手數條，以捕食物，伸長約及寸許，縮則成一小塊，多為群體。其生殖為出芽法，然亦有雌雄生殖器，為有性之生殖。

海花石

海花石為珊瑚蟲類，《本草》謂之浮石。面有多數淺窩，紋如菊花，灰白色，堅硬如石。鞣皮廠中每以之磨皮垢，小者常供案頭清玩。

菟葵

菟葵為珊瑚蟲類之一種，其狀如菟葵之花，故亦名菟葵，或曰菟葵蒂。其體為圓筒形，大如拇指，一端附著礁石，周圍生多數觸手，用以取食。平時觸手斂縮，形如花蕾，全體柔軟，實為珊瑚蟲之無骨骼者也。

鞭毛蟲

鞭毛蟲為原生動物，淡水、鹹水中皆產之。體微小，大率為卵圓形，一端生長毛，毛一本或數本，以為攝食及游泳之用。有裂口，能納圓形食物於體中。運動時，伸縮偽足，類變形蟲。其生殖，常由分體法以成群體，如夜光蟲是也。

鈞鐘蟲

鈞鐘蟲為纖毛蟲類，狀如倒鐘，鐘緣環生纖毛，下接細長之柄，附著於水草之根。索食，則伸其柄，否則縮短，如緊螺旋狀。產淡水中。